

306

首博特展

首故
都博
物院

编

走进养心殿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燕山

出版

社

首 故
都 宫
博 博
物 物
馆 院

编

走進
養心
殿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IN THE FORBIDDEN CITY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首都博物馆 书库
丁种 第肆拾部
《走进养心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养心殿 / 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402-4498-9
I . ①走… II . ①故… ②首… III . ①故宫—文物—
图录 IV . ①K87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712号

书 名：走进养心殿
编 者：故宫博物院
首都博物馆
撰 文：章文永
责任编辑：金贝伦 刘冉
特约编辑：杨洋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邮 编：100054
电 话：010-6524383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965 1/8
字 数：60千字
印 张：30.5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8.00元

《走进养心殿》特展项目组

项目策划 单霁翔 郭小凌 白杰
项目指导 王亚民 娄玮 任万平
项目主持 杨文英
项目统筹 王跃工 李永兴 龙霄飞 鲁晓帆 曾君
吕成龙 方遒 史宁昌
展览责任人 鲁晓帆 邹典飞
展览大纲 章文永 许静
大纲助理 王鸿雁
展览设计 李光远
文物筹备 许静 张楠平 李中路 黄剑 赵瀛瀛
苏白 仇泰格 徐琳 高晓然 林欢
布展 索经令 徐涛 黄雪梅 王俊 马晓珣
夏天龙 陈思
文物摄影 余宁川
资料摄影 梁刚 谷中秀 张京虎 朴识罗 征
图片编辑 周耀卿 关剑波
英文翻译 杨丽明 邵欣欣 赵雅卓

序 一

养心殿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故宫内廷中距离乾清宫最近的一处宫室。其殿名“养心”二字出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在明代，养心殿是皇帝起居听政之外闲居的宫殿，也是皇帝时常用膳的地方。清初顺治、康熙时期，其仍然基本延续明代的功用，为皇帝闲暇驻留之所。从雍正帝移居养心殿开始，养心殿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自此成为皇帝寝宫，并取代乾清宫成为皇帝日常政务活动的中心。此后直至清末，这里一直是清朝最高权力所在地，几乎所有关乎军国大事的决策都是在此处产生并昭告天下。

养心殿区域是故宫博物院最受欢迎的参观地点之一，许多观众专程慕名而来。这里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过历史沧桑，有太多令人遐想的空间：怡情雅趣的“三希堂”、神秘的勤政亲贤殿，影响中国封建王朝命运的“垂帘听政”和清帝退位诏书颁布也都发生在此。这座宫殿，不仅有宫廷珍宝，背后还有一个个曲折的故事，折射出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让我们感受到历史跳动的脉搏。

然而，在风雨中屹立数百年的养心殿已经久未进行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剥落的彩画、皲裂的廊柱、厚积的灰尘都凸显出养心殿亟待修复的现状。为了更好地保护养心殿，恢复其本来面貌，也为了全面提升该区域的参观质量，2015年底故宫博物院启动了“养

序二

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此项目将遵循“学术先行”的原则，有计划地开展养心殿内可移动文物的研究和修复，以及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的研究和施工。这是我国首个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研究性修复项目，预计于2020年竣工。故宫博物院希望藉此项目，通过机制创新，建立文化遗产修复的科学规范，在国内创立文物修复与保护的典范。在保护修缮期间，养心殿暂时关闭。

为了向观众继续展示养心殿的风貌和历史，弥补关闭期间的参观遗憾，故宫博物院与首都博物馆在保护项目启动之初，即开始筹划养心殿专题展览，以期把一个“原汁原味”的养心殿呈现在首都博物馆的现代化展厅之中。这些文物几乎都是从养心殿中直接搬运而来，是首次离开故宫赴外展出。展览围绕“走出紫禁城，走进养心殿”的设计构想，复原了养心殿的主要建筑空间与陈设，参展文物涉及玉器、陶瓷、珐琅、玻璃、漆器、文房、竹木牙角、生活、宗教、家具、印玺、织绣、法书、古建筑等众多门类，以勤政、生活、礼佛等内容为线索串联，又以殿、堂等空间为区域分隔，让观众移情入景，身临其境。在故宫，几乎鲜有人能涉足养心殿内，囿于原状陈列的局限，观众只能隔窗而望。但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内，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养心殿正殿、东西暖阁、三希堂内的原状陈列，还能看到之前未曾展现的仙楼佛堂的宝相庄严、造办处的卓越技艺以及皇帝的日常生活用品，从容地去欣赏养心殿内的布局与陈设，更真切地体会帝王的家国情怀与生活雅趣。

2016年是首都博物馆成立三十五周年。《走进养心殿》展览是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馆共同给观众送上的一份“大礼”。近年来，两馆密切合作，陆续策划了《故宫珍藏·慈禧的瓷器》《长宜茀禄——乾隆花园的秘密》《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等众多广受好评的展览。《走进养心殿》展览不以人物为引子，而是围绕一座宫殿来深入展现帝王的政务活动与家国情怀，无疑又是一次新的尝试与创新。相信它一定会给广大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与体验。

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

2017年4月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馆利用各自的藏品、场馆、科研等方面的资源，合作举办了《故宫珍藏·慈禧的瓷器》《长宜茀禄——乾隆花园的秘密》《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等系列特展，把连台好戏奉献给了社会公众。这些展览选题之巧妙、文物之精美、布展之精心也获得了业界同行的认可，在首博历年的临时展览中也尤为夺目。“情义久益惇”，在此感谢故宫多年来给予首博的垂范、友爱和帮助。

2016年秋，首都博物馆迎来建馆三十五周年。故宫人送给首博人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走进养心殿》特展，以志庆首博华诞。养心殿是雍正以来的清帝寝宫，也是日常处理政务之所，地位殊为重要，堪称紫禁城里的权力中心。自明嘉靖年间养心殿建成，至清帝逊位、故宫对外开放，数百年来，养心殿“养在深宫人未识”，这次借养心殿大修的机缘，第一次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在紫禁城外和公众见面；而陈列在首博展厅里的“养心殿”，为公众提供了一次走近和走进养心殿神秘的难得契机。正如单霁翔院长所言：“养心殿特展的策划看点就是‘走出紫禁城、走进养心殿’，数百年一遇，此次错失，今生难期。”基于对展览主题及定位的深入探讨，双方最终达成“原状复原、近距离观赏、深层次解读”的策展共识，即将养心殿的主要建筑空间在展厅内原状复原，打通或用玻璃替代部

分墙体，实现近距离观赏，在主殿区外的对应空间，以小的专题展对该殿区涉及的人物、事件、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方式等作深层次解读。就展览中的宣传方案、文物点交、资料共享、设计制作等方面的合作，双方一如既往地高效、规范进行。首博对此次合作高度重视，我带领首博的策展团队数次来到故宫，就展览中的关键问题向单院长请教，与故宫同仁进行反复磋商、沟通，特别是在文物由宫中“起驾”的当天，我亲往故宫迎接和全程护送文物到馆，既是表达对故宫人的敬意和谢意，也是表达文博人对这份饱泽沧桑的民族史鉴的敬畏之情。

“同心舟已济，造膝璧常联”，正是在故宫、首博双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走进养心殿》特展如期开展。从2016年9月27日到2017年3月26日，这个历时半年的跨年特展，共吸引了各界公众45万余人参观展览，成为一个跨年的首都文化事件。

借展览图录即将付梓之际，回顾展览从策展到落幕的全过程，再次感谢单霁翔院长在展览全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以您为首的故宫人的敬业精神与历史责任感深深感染着首博人；感谢双方的专家学者、我的同事们和所有参与人员——你们正在用文博人孜孜以求的学人风范和工匠精神为世人解读灿烂中华，带观众品鉴智慧北京，在展览中“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是为序。

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 **白杰**

2017年3月31日



养心殿里“为君难” / 章文永	1
前言	34
一 养心殿正殿明间	36
二 西暖阁	44
三 “朕就是这样汉子”——雍正皇帝的一天	60
四 三希堂	76
五 斗室有天下——乾隆皇帝的雅趣	90
六 明窗开笔	104
七 垂帘听政	108
八 仙楼佛堂	124
九 后殿	152
十 体顺堂	170
十一 东围房 燕喜堂 西围房	202
附一 天工匠意 皇家造办——养心殿造办处简介	213
附二：养心殿大事记	227
结语——走出养心殿	230

养心殿里“为君难”

章文永

一、明代的养心殿

养心殿位于紫禁城内西六宫南，是一处由前殿、后殿、东西围房、东西配殿等建筑组成的独立院落。前殿面阔七楹，后殿面阔五楹，前、后殿以穿堂相连，呈“工”字形的平面布局。位于前殿，也即正殿前东西两侧的配殿为佛堂。后殿的东西两侧有围房与之相连，院落内的建筑呈半包围结构。

养心殿始建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其南侧为御膳房，在乾清宫听政起居的皇帝常常在此用膳，或偶尔闲居。“养心”取意于孟子的话——“养心莫善于寡欲”。¹“欲”首先是这些口耳鼻目所能感受的享乐，节制这类欲望是“养心”的基本要求，故将膳房附近的殿宇名之“养心”。

但明代的养心殿里却屡次发生有悖“养心”之道的事情。由西一长街进入养心殿宫区的入口为遵义门，俗称为“膳厨门”。遵义门内、养心门南，有北向的房子（下文论及），其南有一长排膳房，膳房的西南有一座无梁殿。无梁殿坐南朝北，“其制不用一木，皆砖石砌成者”。沉迷道术的明世宗曾在此烹炼丹药，研求房中术和长生术。²万历年间，有太监奏称“库内积银二百万两有余，应入大内。遂尽收养心殿后，掘窖埋藏。后欲取用，已无有矣。”康熙帝闻知后感叹：“今我朝库银有数千万两，若收进埋藏，亦安所用？”³然而，明正统时即把江南的夏税秋粮四百

1 《孟子·尽心下》。

2 （明）刘若愚《明宫史》，卷一宫殿规制。

3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

余万石田赋折成银两，解入内承运库，专供宫廷之用，称为“金花银”。金花银原额为每年一千万两，万历六年（1578）强令增加了二十万两，达到一百二十万两。太监所称的积银当是明廷内承运库历年所积余的金花银，断非大明的国库——太仓库内的银两。而内承运库的银两本就是专供皇帝开销，明神宗似无必要藏这笔“私房钱”。但明神宗以贪财好货为后人诟病，故这盆污水泼在他身上好像也没什么不妥。

明天启年间，年少而又少知的熹宗沉湎于他的木匠活计，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得以擅作威福，权倾朝野。“殿门（按，指遵义门）内向北者，则司礼监掌印秉笔之直房也。其后层尚有大房一连……祖制宫中膳房也。魏忠贤移膳房于怡神殿，将此房亦改为秉笔直房。”透过“亦改为”三字，可以推断出两个结论：在养心殿宫区，司礼监掌印、秉笔直房包含遵义门内北向房和膳房；这两处变为直房都是由魏忠贤办理的。关于怡神殿的具体位置，“麟趾门之东，曰‘延祺宫’、曰‘怡神殿’。再东曰‘嘉德左门’。再东则‘苍震门’也”。¹此处的“麟趾门”位于东二长街南端。《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戊子，“怡神殿灾”，只有区区四字。据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明天启七年的紫禁城图中，麟趾门、延祺宫、嘉德左门、苍震门等皆有标注，惟（唯，下同）有怡神殿阙如。²

魏忠贤将司礼监掌印、秉笔直房，即办公衙署由关雎左门内搬迁至养心殿前，在此处替熹宗批答章奏，培植“阉党”，俨然又一个权力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魏忠贤是第一个在养心殿宫区处理国家大政的人。

综上所述，明代的养心殿虽不是枢垣重地，但在这一空间发生的上述几件事情，却也见证了大明王朝自嘉靖朝以后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程。

二、清代雍正朝之前的养心殿

在清代的顺治、康熙朝，受限于资料的缺乏，养心殿的功用和陈设的具体情形尚不能像雍正以后的历朝那样，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其要者，就是顺治帝在养心殿病逝，康熙朝曾设造办处于养心殿，康熙帝曾在养心殿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学等。

¹ （明）刘若愚《明宫史》，卷一宫殿规制。

²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 66–67 页，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天津出版社 2013 年 9 月。

顺治十七年除夕（1661 年年初），顺治帝因患天花，由乾清宫移居养心殿。元旦，顺治帝无法像往年新正一样，在太和殿前举行盛大的朝会。他把礼部侍郎（加尚书衔）、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召至养心殿，赐座、赐茶。初三日，复召王熙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更，王熙再次被召入养心殿，顺治帝下谕旨：“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¹和王熙一同草拟遗诏的还有原任学士的麻勒吉。于是，顺治帝在养心殿的病榻上“降旨一一自责，定皇上御名，命立为皇太子，并谕以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姓名”。王熙与麻勒吉在乾清门撰拟遗诏，“三次进览，三蒙钦定”，直至太阳落山，遗诏方才拟定，顺治帝说：“诏书著麻勒吉怀收，俟朕更衣毕，麻勒吉、贾卜嘉尔二人捧遗诏奏知皇太后，宣示王、贝勒、大臣”。²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子时，顺治帝于养心殿去世，时年 24 岁。

清代官书中并无明文记载养心殿造办处设立的具体时间。这或许是因为康熙朝的造办处还处于初创时期，机构、执掌等尚在完善中。清初著名文学词臣王士禛在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中，在康熙帝优待礼遇儒臣一条内记述：“八月入直（值，下同），又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三学士和御制《赐辅国将军俄启诗》，仍命次日携名字印章入内，各书一幅，即发养心殿装潢，随御笔同赐之，皆异数也。”³康熙帝御制《赐辅国将军俄启诗》的时间是康熙十七年（1678），那么据此推断，养心殿造办处作坊不迟于康熙十七年就已存在并承接活计。这是目前所知养心殿造办处业已存在的最早文字记载。

康熙三十年（1691），造办处匠作陆续搬出养心殿，“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俱移出，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至康熙四十七年方才全部移出。⁴养心殿里的造办处虽然可能只存在了几十年，但后世提及清宫造办处，往往还习惯于称养心殿造办处，亦可见造办处设于养心殿的这一阶段在其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

康熙帝对西方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教授康熙帝西方科学的老师就是活跃在康

¹ （清）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

² （清）蒋良骐《东华录》，卷八。《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³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读故二。

⁴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七三。

熙朝的西方传教士，而学习的主要地点就是在养心殿——“皇上旨谕我们首先用满语讲讲《欧几里德原理》。康熙皇帝希望像教师那样彻底掌握这些知识而不断学习（“这些知识”指传教士讲授的天文、几何、算术等西洋科学）。为了便于讲授，皇上在皇宫内赐给我们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父皇顺治帝的寝宫，现在是皇上的御膳处。我们就在这个房间觐见皇上，度过白天的一部分时间”（按，所谓养心殿是顺治帝寝宫，是指上文所述的顺治临终前几天曾移至养心殿居住）。¹这些传教士包括法国人张诚、白晋和葡萄牙人徐日升、安多等。

其中的法国人张诚，其留下的《张诚日记》，除记述康熙帝的学习及彼此间的交流情况，也记录了学习的主要地点——养心殿当时的布局、陈设等情况。日记明确“皇帝听我们讲课处”主要是养心殿，记述学习情况非常的详细，如：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1月17日，这天“很早皇上就召我们进宫，我在那里停留两小时以上，解释几何学上的问题。全部谈话中，皇上都极其慈祥可亲。他让我们把南怀仁神甫指导下为他所绘制的各种仪器的用途再讲一遍。我和皇上交谈时经常用鞑靼语（按，指满语），但在讲解数学时不愿用这一语言”。1月19日，康熙帝“驾临我们所在养心殿的那间房内……并到漆匠屋内看他们干活。然后他回到我们候驾的房内，和我们在一起好久。像以前一样，我们用由南怀仁神甫指导为皇上制作的等高仪，为他讲解了好些几何学上的问题”。次日，“圣驾再临养心殿与我们同在一起三小时左右。这一天赐下的御膳食品中有鞑靼人所珍视的酸奶酪。圣恩优渥，著（着，下同）人传旨：皇上因为知道我们喜欢这种食物，特地把进奉给他的留下不吃，赏给我们”。2月13日，“白晋神甫和我应召进宫到养心殿，进呈一座烛台的模型，它经我们设计可以自动熄灭蜡烛。皇上问我学鞑靼语有无长进，我用同一语言奏复：我们正在努力学习，以求不负皇上的期望……皇上拿着这份稿子，命令我们靠近他身边。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未写完，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胃、内脏、血管等部分……随后，皇上就与安多神甫去做几何题”。3月8日，“白晋神甫和我，于今日晨与徐日升、安多两神甫同到养心殿。圣驾在此与我们在一起达两小时。他阅读了我们用鞑靼文写出的定律，令我们解释给他听”。4月22日，“御驾返京，

并于当晚到养心殿。我们也在该处。皇上远远看见我们，立即大声问好。他走进殿内，向我们提出一些关于演算的疑问，并说因为天晚，不拟看我们所准备的几何原理了”。¹此类的学习活动可能贯穿于整个康熙朝。

传教士们还看到了在养心殿劳作的工匠。康熙帝二十九年（1690）一月十五日，张诚初次来到养心殿，“徐日升、安多神甫和我遵旨进宫。我们被领到皇宫内一处名为养心殿的地方。那里有一部分最巧的匠人，如漆画匠、木匠、金匠、铜匠等在工作”。第二天的日记又记录：“我们进入左手一间，看见里面满是画匠、雕刻匠、油漆匠。此处也有许多大柜，放着许多书籍。”日记里述及的方位是以养心殿建筑的朝向为参照系来界定的，因此“左手一间”即是指东暖阁——可知东暖阁是造办处匠人的工作场所。工作场所的书柜、书籍应是为匠人准备的，可能是一些图样、画样等。传教士们在养心殿见到许多的匠作，其工作场所可能不仅仅在东暖阁，也应包含后殿、东西配殿等处。

《张诚日记》还记载了当时养心殿内的格局和一些装饰、陈设。养心殿“包括当中的正殿和两翼的配殿。正殿朝南，有一大厅和两大间耳房，一边一间”。这是说养心殿的主要建筑有正殿和殿前的东西配殿，以及正殿的明间和东、西暖阁（也即东西次间），和目前的格局一致。“正厅前留有约十五呎宽的走廊，仅有粗大木柱承顶，木工精细，雕梁画栋，而五望板”。这说的是养心殿的抱厦，说明从康熙朝至今，殿前的抱厦没有变动过。“大厅不算豪华，正中安置高约一呎的坛，覆以角毯，像我们所用的土耳其地毯，但很普通，地毯上饰有几条大龙。皇上的御座并无特殊之处，只是一把很大的木质涂金扶手椅，放置在坛上靠里面的地方。大厅顶彩绘涂金，也很平常，中间雕龙，口衔下垂的球珠”。²这描述了养心殿正殿明间在那时就有地平台，台上铺覆龙纹地毯，且安置了皇帝的御座；中间雕龙藻井和现在一样，口衔龙珠、金碧辉煌。

日记中有关养心殿西暖阁的记载更为详尽：“另一间耳房是皇帝临幸此殿时晏息之处。虽然如此，这里却很朴素，既无彩绘金描，也无帷幔，墙上仅用白纸糊壁而已。这间房内的南边，从一端到另一端，有一呎到一呎半高的炕。上铺白色普通

¹ （法）张诚《张诚日记》，陈霞飞译，第65—74页，第84页。另，日记中记载1690年4月22日，康熙帝“御驾返京”，离京的缘由是该月14日“皇上离京到他祖父的陵墓所在，并从那里到邻近的温泉洗浴”。此处记载有误，该年康熙帝并未到盛京谒其祖父皇太极之昭陵，而是去谒其父亲顺治帝之孝陵。

² （法）张诚《张诚日记》，第62—63页。

毛毡，中央有黑缎垫褥，那就是御座。还有一个供皇上倚靠的引枕。其中有一呎左右高的炕几，光滑洁净，放着上用的砚台、几本书和一座香炉。旁边小木架上置碾细的香末。香炉是用合金铸造的，在中国很名贵，虽然它所含的大部分只是一种很古而稀有的铜。接近炕，皇上走过的地方放着蜡制的水果，这是我们抵达北京时进献的。室内许多书橱满贮汉文书籍。旁边多宝阁上陈设各种珍宝和珠玩，有各色各样的玛瑙小杯、白玉或红宝以及各种名贵宝石，琥珀小摆设，甚至手工精雕的核桃。我还见到皇上的大部分印玺都放在极为精致的黄缎袱印匣中，里面的印章大小不一，种类各异，有玛瑙、白玉、碧玉、水晶等，上刻文字大半是汉文。我只见一颗上面镌有两种文字，鞑靼文的音为‘翁察、克鲁、切、车尼亚库、加邦尼、巴帕伊’，意思是：广大无外，大政之宝。有些印章上面还有一个形如子弹的印钮，两条龙盘着中间的篆文印名。”¹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皇帝身边，观察得尤其仔细，对陈设品最多的西暖阁，从靠窗的通炕、炕几、垫褥、砚台、书籍、玺印等材质、种类、摆放位置都有描述。

总的看来，养心殿内造办处匠作工作场所之外的一些建筑空间，其装饰、装修简朴、实用，显示这是一个礼仪性氛围不重的场所，而且康熙帝可能会在这里召见臣工。

那么是否有关于康熙帝在养心殿明间召见臣工的记载呢？

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礼部侍郎牛钮（赫舍里氏）出使朝鲜前，康熙帝召见于养心殿，面谕：“汝近侍日久，今奉使东方，惟慎大体，服其心而已，勿使轻我中朝。”²

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康熙帝考试满洲官员翻译，“召大学士明珠、提督麻勒吉、学士常书、至养心殿，命阅卷”，还问麻勒吉：“尔曾阅《性理大全》否？其中意义亦能通晓耶？”麻勒吉回奏后，康熙帝阐述了自己对其要义的体悟，

“因出手批《性理大全》以示”。³康熙帝能在养心殿随手出示自己所批注过的明朝人所编的《性理大全》，亦可见康熙帝除了踱步到此看工匠劳作，也会在此偶尔阅读，并与大臣们讨论读书问学之心得体会，甚至给他们一定的奖赏。如康熙帝曾召

¹ 张诚《张诚日记》，第64页。

² 《国朝者献类征》，徐乾学《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牛公钮墓志铭》。

³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戊辰。

其特别赏识的词臣高士奇至养心殿，“赐观塞外所产盘羊、夜光木”。¹养心殿前的白石榴初熟，康熙帝摘了一个赏赐高士奇。高士奇分外珍惜，将半个石榴带回家，“绘图供纪：涂林异种人间少，蜡纸斑螺带露香。向晓玉阶亲摘赐，侍臣最渴得先尝”。高士奇在养心殿侍直时，曾蒙康熙帝恩赐“狐腋裘一袭、紫貂一领、内紝二端”，遂又作诗二首，恭纪其事。其一为：“秘殿承恩雨露频，早寒天气赐衣新。丰貂粹腋千金贵，繁穗鲜机一色匀。薄学有惭稽古力，愚诚但效负暄人。因思彼服真无限，长短偏宜稳称身。”²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元旦，康熙帝和往年的大年初一样繁忙，“诣堂子行礼，还宫，拜神毕，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大学士、侍卫等、诣皇太后宫行礼；御太和门，王以下、文武各官、外藩王、及使臣等、上表朝贺”，³只不过停止了招待筵宴。朝贺仪式结束后，张诚等传教士跟着皇上往内廷走，为的是让皇上看到他们也来参加朝贺。随后，他们“跟在一位台吉或蒙古王爷的后面，他是皇上的表弟，并经皇上指为额驸。赏赐这位贵人以大金托盘满盛御膳食品。皇上另赐一盘给两位亲信侍卫，他们被召进我们所常去的养心殿”。⁴

康熙帝特别喜爱一件产自辽东的自鸣葫芦，“中能作音乐之声……上甚为爱惜，日置养心殿中，后随殉景陵云”。⁵这条资料从侧面反映了康熙帝日常光顾养心殿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否则不会把如此心爱的把玩之物放在养心殿。

为便于康熙帝联络传教士，清廷还专门安排一些近臣充当固定的联络人，“养心殿、武英殿等处，管制造、带西洋人，并传谕旨事，为伊都立、张常住、王道化、赵昌”，其中赵昌甚至入教受洗。⁶他们相关的传谕亦有记载——“奉养心殿赵昌、王道化传谕：江西巡抚郎廷极之子郎文杰，将江西临江府居住西洋人傅圣泽即速送进京，交与养心殿”。⁷

养心殿的南侧是御膳房，皇帝在此用膳宴飨自然较为便利。康熙帝曾在此多次

¹ （清）高士奇《塞北小钞》。

² （清）高士奇《随辇集》，卷一。

³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癸巳。

⁴ 张诚《张诚日记》，第70页。该书记载该日为1月9日，有误，应为2月9日。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元旦，即正月初一是阳历的2月9日。

⁵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九。

⁶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陈垣编辑、整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辑》，（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⁷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三册，《江西巡抚郎廷极奏报差家人护送西洋人傅圣泽进京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影印，1984年。

赐宴翰林院、南书房的文学词臣。词臣们的应制诗记录了宴会的盛况，如康熙十六年（1677）高士奇《丁巳除夕侍宴养心殿应制》：“凤烛辉煌瑞霭中，宫花高插御筵红。金镛雅奏钧天乐，玉律初回献岁风。乙夜杯深虬箭缓，辛盘香暖雉膏融。来朝春色应如海，会看车书万国同。”¹此外，还有张英《元日养心殿侍宴应制》、高士奇《戊元旦侍宴养心殿应制》等诗。²

综上所述，康熙朝的养心殿一度作为造办处匠作的工作场所，而康熙帝在养心殿的活动则包括日常在此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偶尔接见臣工，讲论诗文，随意赏赐，佳日宴集等。养心殿之所以有以上的这些功用，也因其与康熙帝的寝殿——乾清宫近在咫尺有关。³由康熙帝在养心殿的这些活动内容看，雍正帝以养心殿为寝殿，似也顺理成章。

三、雍正朝的养心殿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于畅春园。此前在病榻前，康熙帝以“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嗣位皇帝雍正帝奉安大行皇帝于黄舆，连夜扶灵回紫禁城，停灵乾清宫。大殓、举哀等仪注皆由礼部奏准施行。雍正帝哀恸不已，以乾清宫东庑为倚庐，“昼必席地，夜必寝苦”，坚持每日五次上香奠礼。“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⁴雍正帝亦如此，“毁瘠过甚，圣母皇太后屡传谕，劝进饮食”，因“苦块之次，中心纷瞀”，于是还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紧接着是按顺治帝丧仪成例，于十二月初三日将康熙帝梓宫暂厝景山寿皇殿。在此期间，雍正帝反复提及持服守孝的期限。⁵

关于帝王守孝之期限，上古时期甚微严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意思是

说殷商的武丁住在凶庐里守孝，三年不说话。孔子则进一步强调：“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¹为什么是三年呢？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²汉文帝改制，以日易月，“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计三十六天。但据唐颜师古注，“三年之丧，其实二十七月”，故应是二十七日释服。³韩愈则认为“皇帝宜三日而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释服”。⁴后世帝王多持服二十七日。

十一月十八日，雍正帝对诸王、满汉大臣说：“三年持服，乃人子之道。若未遂朕志。必致憇恨无已。”三天后，大臣们又奏请雍正帝遵循古制和大行皇帝遗诏，二十七日释服。雍正帝认为：“以日易月，虽始于汉文，而高宗谅阴三年，独非古制乎？朕不能上比高宗，而哀慕之情，不能自己。且稽之史册，汉文以来，谁能媲美皇考？则朕又安忍守汉文二十七日之制乎？”是月二十三日，诸王、大臣再以国家郊庙祀典必待皇上除服后举行，恳请雍正帝二十七日释服。雍正帝叹曰：“朕惟有嗚咽悲恸耳，始知为君之难，只此持服一节，乃天子第一苦衷！曾不如臣庶尚能各尽其心。虽勉从所请，朕之哀思因兹愈切矣！”至二十八日，雍正帝终于作出最后决定，说：“诸王大臣金云，朕持服二十七日后，应居乾清宫。朕思乾清宫乃皇考六十余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实不忍。朕意欲居于月华门外养心殿，著将殿内略为葺理，务令素朴。朕居养心殿内，守孝二十七月，以尽朕心。”于是，雍正帝于十二月初九日释服，持服二十七日后由倚庐——乾清宫东庑移居养心殿，并守孝二十七月。⁵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雍正帝“以圣祖仁皇帝三年服阕，亲诣太庙，行祫祭礼”，“释服即吉”。⁶三年居丧正式结束，此间的寿诞、元旦等皆免行贺礼。

雍正帝在养心殿守孝二十七月之后，继续居住在养心殿，以之为“宵旰寝兴之所，凡办理庶政，召对引见，视乾清宫”。⁷自此，共有八位皇帝以养心殿为寝殿，直至清帝逊位。养心殿成了清朝政务的主要决策地，所有的关乎军国大事的决策几

¹ （清）高士奇《随辇集》，卷一。

² （清）高士奇《随辇集》，卷二；（清）张英《存诚堂应制诗集》，卷二。

³ 康熙帝即位后改保和殿为“清宁宫”（仿盛京皇宫里的帝后寝宫清宁宫），作为寝殿。康熙四年，康熙帝大婚，大婚的合卺礼在内廷的坤宁宫举行。大婚后，康熙帝仍回清宁宫居住。直至康熙八年，孝庄太皇太后下旨，认为以殿为宫，殊为不妥，让康熙帝移居乾清宫。康熙帝令工部将乾清宫稍加修葺后，于该年的十一月正式移住内廷乾清宫。

⁴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⁵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⁶ 《尚书·无逸篇》。

¹ 《论语》，宪问第十四。

² 《论语》，阳货第十七。

³ （汉）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

⁴ （唐）韩愈《顺宗实录》，卷五。

⁵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⁶ 《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三年二月庚辰。

⁷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十七，国朝宫室。

乎都是在此处产生并昭告于天下。

有关养心殿内各殿室的功能、陈设，有些朝代有更张，有些则前后变化甚微。本书正文中的有关篇章将尽可能地逐一钩沉述要。此处挑选个别陈设及相关掌故，展开论述，意在弥补后文中不便深入、而于主题又至关重要的内容。下文主要说一说雍正朝养心殿内的部分匾联。

雍正朝养心殿中原有匾额“戒急用忍”。康熙帝曾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即胤禛三十岁的时候评论其幼年性格喜怒不定，并教育他遇事要“戒急用忍”。故雍正帝说：“曾蒙圣祖慈训‘戒急用忍’，故殿中匾额即用此四字，仍敬书上谕二字于上。”¹结合该书的上文内容，此殿即指养心殿。另，他处亦有此记载——“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处之所，以警观瞻”²。雍正帝牢记了父亲的话，但“言之易、行之难”。雍正帝曾就自己未能好好践行“戒急用忍”的庭训而自责。宗室阿布兰是八阿哥、廉亲王允禩的党羽。由于允禩的保奏，雍正帝特加殊恩，将阿布兰由辅国公晋封贝勒。不久，雍正帝发现“阿布兰自任用以来，并不实心效力，而且素行卑污。前大将军允禩，自军前回时，伊特出班跪接。从来宗室公，于诸王阿哥，并无此例也。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阿布兰以为不佳，另行改撰，并不颂扬皇考功德，惟称赞大将军允禩，拟文勒石。朕即位后，伊自知诬謬，复行磨去”。雍正帝反复强调自己用人，“善则用之，不善则退之，朕素性也”。阿布兰过错皆有，但雍正帝如此深文周纳，当然也有其兄弟夺嫡纷争的因素。因此，雍正帝以没有好好记住圣祖“戒急用忍”四字来自责、自警，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自我掩饰——掩饰自己的党同伐异。他说：“今于阿布兰，既不加详察，任用太急。今伊自干不可宽宥之罪，又难以容忍，则皇考训诫之圣明益著，而朕亦知过矣！”³

养心殿西暖阁原有“为君难”匾、“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联。⁴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帝亲自吩咐管理造办处事务的怡亲王允祥，令安排造办处裱作装裱御笔“为君难”匾、“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联，并提出

具体要求：匾对俱做木格眼一块玉，不必镶边。三天后，允祥将匾、对呈进。¹“为君难”的典故出自《论语·子路篇》。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这样的话吗？”孔子认为语言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如果有近似这种作用的话，那就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这句话了。以为为君易就会轻忽自己的职责，故其难将至；以为为君难就会勤勉有加，故其易将至。因此，国君知道了为君之难，不就相当于一言而兴邦了吗？孔子将身为国君而能知道“为君难”之意义上升到如许的高度，并和后面关于“一言以丧邦”的问答一起，意在劝诫、警示鲁定公该如何做好国君。雍正帝应该是理解这个典故和孔子的用意，所以截取了这段对话中的关键词“为君难”，御笔题为匾额。²

前文提及的雍正帝御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对联，其上联钤引首章“为君难”。这方引首章也是由怡亲王允祥承办的。雍正元年（1723）正月，允祥呈上三方印石，雍正帝令造办处刻字作将其中的一方红色寿山石“双螭玦扁钮长方引首下边它（砣）做腰圆形，镌‘为君难’”（按，印文为双龙抱字）。是年三月，印章做好呈进。³但这副对联是这年的正月就装裱完毕。据此可推断对联上的引首印章是后来补钤上的。为什么要在已经装裱、悬挂的对联上补钤这方引首章呢？唯一的原因应该就是引首和对联内涵上的契合。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联句出自唐代张蕴古的《大宝箴》，原文为“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张蕴古规谏唐太宗的一篇劝诫文，雍正帝将其中的这句名言稍作改动而成联句，意思当亦有改变——将臣子提醒君上的箴言变成清帝自我砥砺的警句。“惟以一人治天下”并不仅仅是说皇帝君临天下，当乾纲独断，凡事均由君上裁断，应还有另一重含义，那就是帝王受命于天，以一人治理天下，那么对帝王的才能、操守等势必有特别高的要求，方能以一人之力统治天下兆民。帝王当明了任重而道远，必须砥砺情操、历练才干、勤于政务、亲近

¹ 朱家溍、朱传荣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第7页，故宫出版社，2013年12月。

² 关于养心殿“为君难”匾悬挂的位置，据徐锡龄、钱泳所著《熙朝新语》和李调元所著《淡墨录》中的记载，此匾是悬于养心殿西暖阁的。另据嘉庆帝《养心殿联句》注，“为君难”匾悬挂在后殿前楹，北向。此三部文献都属乾嘉时期的记述，有关雍正时期此匾的位置都非作者所能亲见。或许有以下可能：此匾原悬挂在西暖阁，后移至后殿，如嘉庆帝所记；此匾本就悬挂在后殿，不排除《熙朝新语》《淡墨录》记述错误的可能。另据《日下旧闻考》卷八十载，圆明园勤政殿的后楹，也有一个雍正帝御题“为君难”匾，和养心殿相似功能的殿及相似的地方，出现了同一块匾额（文中会有论及）。在“惟以一人治天下”联句上，雍正帝钤有引首章——“为君难”，在同一个不那么宽大的空间反复出现“为君难”，略显重叠和堆砌。综上所列，“为君难”匾究竟悬挂何处，似需要更多的证据来佐证。

³ 朱家溍、朱传荣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第9—10页。

贤者（对联中间悬有雍正帝御笔“勤政亲贤”匾）才能担此重任，而不是位尊九五后只图以天下之资财供一人之享乐。另外，《大宝箴》的第一句就提及了“为君难”：“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按，辟指国君）作福，为君实难。”“为君难”实为此文的“文眼”。

此联是悬挂在养心殿西暖阁勤政亲贤殿中，此处是雍正帝日常召见军机大臣及部院中亲近臣僚的地方，而非外廷。此处悬挂对联不只是怡情养性，也不是告示天下臣民，而是皇帝用来不断提醒自己该如何治国理政，换一个说法就是以“为君难”、“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匾、联、印，一起来强调一个皇帝必须时刻铭记的道理——上天以一人治天下，而不是将天下之所有奉给一人享乐，是为君难，不是为君易，更不是为君乐！一言以蔽之，“为君难”难就难在“惟以一人治天下”。可见，引首章“为君难”钤在此联上是何其贴切。

雍正帝“为君难”印章还有多方。根据目前故宫的旧藏，除上文论及的寿山石双螭块扁钮双龙抱字“为君难”章，至少还有青田石异兽钮“为君难”章、黄寿山石异兽钮“为君难”章、黄寿山石瓦钮“为君难”章、黄寿山石“为君难”章等四方。¹可以想见，雍正帝会在很多御笔诗屏、匾联、卷轴上，在钤“雍正宸翰之宝”前，先钤上不同的“为君难”印章，以昭示他时刻兢兢业业、勉力为君的自我警示意识。恰如雍正帝自己所云：“‘为君难’数字，朕写成匾额，镌刻宝印，时刻放置眼前，心中时常挂记思考。”²

雍正帝还御题了另一方“为君难”匾。圆明园勤政殿，是清帝在园内居住时召见群臣、御门听政的地方，也是披览章奏、召对臣工、引见官员和会见外藩王公之所。“勤政殿额曰勤政亲贤，四十景之一也。后楹额曰为君难，皆世宗御书”。³但雍正帝御题的这两方“为君难”匾目前皆已不存。

在日常理政中，“为君难”也是雍正帝的切身体会。他曾批评科道言官，说：“朕观数年以来，科道陈奏者，并无忠谠可信之词；又有庸陋之科道，既不敢直陈政务之大端，又恐蹈缄默之愆，往往摭拾琐细迂谬、毫无关系之事，滥行条奏，甚至颠

倒是非，紊乱黑白，或借以行私植党者有之。”接着话锋转到为君者该如何面对——“从来人君听言纳谏，原为美德，但言之公者，自应嘉纳；而言之私者，岂可漫为听从？今科道所奏，朕若不加采纳，则以朕为不能受谏，若所言谬妄，而稍为惩戒，则谓刻待言官，以杜忠谏之路。此为君之所以难也！”¹雍正帝在此处只看到了“为君难”，有意无意忽略了孔子的后半句话——“为臣不易”。

雍正帝还从帝王的立场，对前人品评帝王的诗文进行辩难，感叹为君之不易。他说：“汉文帝见贾谊，问以鬼神，至夜半前席一事。李商隐则为诗讥之曰：‘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夫贾谊入见时，文帝方受釐（禧）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问之，此固非问苍生时也。如欲问苍生之事，随时可以召对，又何必夜半哉？至于坐久前席，亦寻常事耳！且文帝，汉之贤主也，恭俭仁厚，移风易俗，阅历世务深矣！视贾谊之疎狂少年，才识相去，何啻什伯？盖知其不足与问苍生，故姑问鬼神耳。贾谊经济，具见《治安策》中，不独论当世之务，迂阔难行，其于尧舜之治道，亦未窥见本原也。贾谊之策，仅托诸空言；文帝之功，已见诸实事。文帝岂弃才之主哉？而王勃又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朕以为‘屈贾谊于长沙’，必须‘圣主’；‘窜梁鸿于海曲’，正待‘明时’。鸿之诡激，自弃于肃宗之朝；谊之狂疏，未足以佐文帝之治。安得以是为二君讥议哉？”雍正帝阐述宏论，既是告诫臣子，要慎重对待评说古代君王的诗文，要有正确的立场，更要仔细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但作为人主，他还不忘替自己发声：“孔子尝言为君难，即此可见。”²

雍正帝的子孙们至少在表面上都牢记了他的话——“敬天法祖”，此句堪称清帝祖训。³乾隆帝作了《为君难跋》一文，“敬述勤政殿后楣皇考御书‘为君难’之义，而为之跋”，表明了对其父亲以“为君难”自警的领会。跋文中说：“大哉王言，示大清亿万斯年家法大训欤！夫为君难之言，孔子道人之言耳，而吾直以为皇考之言者何？盖耕当问仆，织当问婢，岂不以习焉安焉，不见异物而迁之谓乎？孔子非为君者也，其云难亦不过思其理而度其势，究未身历其境而心亲其劳也。皇考

¹ 笔者是以对联上引首印文的大小、椭圆形的印文形制，与故宫目前所藏之雍正“为君难”印章的材质、印钮、形制等进行比照，而认为对联上的引首章就是雍正元年正月交由允祥承办的寿山石双螭块扁钮长方引首章。

²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閩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教诲折》，黄山书社，1998年。

³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国朝范围。

¹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五年十月乙酉。

²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七年十月乙丑。另，雍正帝提到的诗文分别引自唐李商隐的七言绝句《贾生》、唐王勃《滕王阁序》。

³ 雍正帝遗诏开篇即说：“自古帝王统御天下，必以敬天法祖为首务。”见《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稟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以躬行，故取孔子之言而銘之楣端，所以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詔世世孙曾，常凜此志以迓天庥而基命宥密永永無極也。”乾隆帝让于敏中恭写《为君难跋》，悬于圆明园勤政殿后楹西壁上。¹乾隆帝自己也亲书了《为君难跋》册。该册页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²

乾隆帝之后的“小子”们定然是看了这篇《为君难跋》，所以也不忘续写“为君难”匾额，以克绍祖训。根据目前故宫旧藏，我们知道，至少嘉庆、咸丰两位皇帝也曾御笔亲题“为君难”匾（故宫中咸丰帝御笔“为君难”匾有两方）。

四、养心殿里盛世的象征与隐忧

自雍正朝以后，养心殿成为清帝在紫禁城中生活起居、处理庶政的主要场所，因而也堪称全国政治中心之所在。殿内的布局陈设及帝王活动等，往往和帝国的命运相关联。下文试以养心殿正殿明间宝座后的花梨木屏风上的乾隆帝御制诗，及乾隆帝在养心殿元旦明窗开笔吉字的内容变化，来述论两者如何反应“康乾盛世”之强盛与隐忧。

“康乾盛世”是清朝268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如果从时间上严格界定，“康乾盛世”当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至嘉庆四年（1799）终，跨越一百余年的时间。³称康乾时代为盛世，有许多衡量的标杆，其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康乾时期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的版图。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蒙古的战役，方略明确，用兵持久，是三朝巩固边疆，维护统一的诸多军事行动中历时最久、意义最大的军事行动。

准噶尔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的四部之一。清初，准噶尔是四部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康熙二十七年（1688）六月，以内大臣索额图为首的清朝使团，途经漠北喀尔喀蒙古，前往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与俄国使团谈判签约（即后来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在此时，准噶尔部汗噶尔丹率领三万骑兵，越过杭爱

¹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国朝范围。

² 根据跋后落款，乾隆帝写该册页的时间是乾隆己卯年的夏天，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地点是在紫禁城内的敬胜斋。

³ 文中有关康乾盛世的起止时间，参考郭成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载《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7月。

山，向东分路进攻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铁骑过处，生民罹难，喀尔喀蒙古遭到血洗。索额图使团行近战地，看到了这凄惨的一幕：“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¹“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²“迁徙者蚁聚蜂屯，其色惊慌”。³土谢图汗和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被迫率众南下，进入漠南，请求清政府的援助与保护。使团与俄方谈判的第一次行程因此而中断。噶尔丹在此过程中还获得了俄国军事援助。上述的军事冲突，特别是喀尔喀蒙古的全面瓦解带来了清朝北部边疆的危机。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六月，清廷第二次向俄国派出谈判使团。盘踞在喀尔喀的噶尔丹要求清政府交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及其下属众。康熙帝认识到艰巨的平准战争已不可避免。而噶尔丹又不断放出和俄国互相联系的消息。为避免和俄、准两线同时作战，康熙帝决定在对俄谈判中稍作让步，对索额图说：“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⁴以图集中力量平定噶尔丹，早日实现准噶尔蒙古、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有效管辖。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噶尔丹的大军进入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乌珠穆沁盆地、锡林郭勒草原，先后击败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安北大将军常宁（康熙帝的弟弟）所率领的清军。噶尔丹在大漠南北一胜再胜，遂无比骄纵，欲与清朝分庭抗礼。噶尔丹对康熙帝说：“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我与中华同一轨道，宜遣来议”。⁵此时康熙帝已决意亲征，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宣谕安抚，施行“羁縻”策略。面对康熙帝的致书，噶尔丹对使臣说：“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⁶还扬言“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他们将直接进军北京，若他们征服了皇朝，他们将伙分地盘”。⁷

康熙帝洞悉噶尔丹及其分裂势力的巨大危害，说：“噶尔丹者，赋性凶残，中怀狡诈，戕贼其兄弟，兼并四部，蚕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⁸“朕深知此

¹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庚申。

² （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³ （清）钱良折《出塞纪略》。

⁴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

⁵ 《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九。

⁶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⁷ （法）张诚《张诚日记》。

⁸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七年七月癸未。此为康熙帝为《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作的序文，故时间在康熙四十七年。

人之势盛志大，必舍命觊觎中原地方，万难置之度外”。康熙帝在亲征前曾令朝中三品以上大臣会议，然后大臣们虽认为“残贼不足一提”，但畏惧情绪漫滋，“举国请征者，不过三四人”。康熙帝力排众议，“决定不避寒风雨雪，不畏习战劲敌，务必亲征”。¹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三次出塞亲征，深入朔漠，分别于乌兰布通重创敌军，昭莫多再歼其主力。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战败西奔的噶尔丹途穷道尽，饮药而死。然而准噶尔部的威胁并未消除。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承汗位。他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派大将策凌敦多布率军突袭西藏，攻占拉萨，杀了拉藏汗。厄鲁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在西藏建立的蒙藏联合统治瓦解。新建立的西藏政权是策凌敦多布的傀儡，并随即进兵入侵青海。清政府不得已而开始了“驱准保藏”战役。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清军第一次进藏征讨失利。是年十月，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禩为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分三路进军西藏，历时两年，终于击败准噶尔部军队。

雍正朝，准噶尔部与清廷依然处于敌对状态。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帝认为此时政局已经稳定，且国库充盈，正是用兵西北、一举击溃准部的大好时机，于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进兵准噶尔。以为胜券在握的雍正帝君臣却胜少败多。不得已，雍正十二年（1734）双方议和，暂时息兵。

清帝欲彻底解除准噶尔部威胁的方针一直未变。而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

乾隆十年（1745）九月，噶尔丹策凌去世，准噶尔内部各派势力为汗位而纷争。最终，达瓦齐自立为汗，厄鲁特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三车凌”——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三台吉，杜尔伯特属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先后降清（乾隆十九年（1755），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隆重招待这些来归附的各部首领）。准部内乱给了乾隆帝一个平准的天赐良机。乾隆二十年（1756）二月，乾隆帝以班第为定北将军，会同阿睦尔撒纳等蒙古部众，发兵讨伐达瓦齐。兵锋所指，厄鲁特各部纷纷前来归顺。战争只历时三月，准部即告平定，达瓦齐被擒获。

乾隆帝准备封阿睦尔撒纳等人为辉特、和硕特等部的汗，施行“众建以分其力”策略。但阿睦尔撒纳请求封自己为四部总汗，乾隆帝坚决予以拒绝。于是阿睦尔撒

¹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帝《御制征讨噶尔丹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纳起兵叛乱。喀尔喀蒙古部首领、定边将军成袞扎布，副将兆惠等率军再征准噶尔。历时两年有余，准部平定。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国，不久死去。

此外，天山南部的“回疆”，生活着信奉伊斯兰教、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回部（维吾尔族）。乾隆年间，其首领大小和卓木兄弟被准噶尔部掠拘为人质，受尽欺凌。清军第一次平准后，大小和卓木乘机逃回，名义上归顺了清廷。清廷依然让他们作回部首领。但他们反而即依附阿睦尔撒纳叛清。于是清军在清剿准部余部的同时，挥师南下，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底，平定了大小和卓木叛乱，统一回疆的战役结束。

与此同时，乾隆帝废除准部旧制，设置伊犁将军及都统、参赞大臣等官职，在天山南北筑城驻兵，移民屯田，将天山南北纳入清政府的版图。西北一隅遂得以安宁。

康雍乾三代君主，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历时 70 年，坚忍不拔地非彻底战胜和消灭准噶尔部不可呢？¹

准噶尔在全国战略大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雄踞西北的准噶尔部尚武彪悍，几乎历代首领都有实力和野心与清朝一争中国的主人。其兵锋所向：一是南向西藏，挟持达赖和班禅两个宗教领袖以号令众蒙古；一是东向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以完成蒙古统一大业。对清朝来说，准噶尔不是什么肘腋之患，而是心腹大患。不彻底消灭准噶尔，西藏就永无宁日，大漠南北尊奉喇嘛教的蒙古各部也就永无宁日，被康熙帝倚为长城的蒙古不能安定，²清朝也就失去了统治占全国人口 90% 以上、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汉族的最可靠的盟友，处于被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大清的生死存亡实系于西北准噶尔一隅。正如雍正帝对其心腹大臣鄂尔泰所言：“准噶尔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贰。此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圣祖明见事之始末利害，立意灭取准噶尔、安定西藏者，圣知灼见，不得已，必举者也。”³

乾隆帝在战略思想和治国方略上与其父祖是一脉相承的，并最终做到绳其祖武，完成了他们的未竟之功——平准伟业。乾隆二十四年（1759）岁末，当平定准噶尔取

¹ 对该问题的解析，参考郭成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一文中的观点，在此致谢，对先生的真知灼见恕不一一列出。

² 康熙帝巡幸塞外时，对身边的大臣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³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云南总督鄂尔泰奏遵旨筹画（划）进兵西藏事宜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得最后胜利的报捷红旗驰递至京师时，乾隆感慨地说：“鸿庥殊勳速奏，隶版籍者二万余里，治军书者不及五载，载籍以来，实罕有伦比，而朕所深用惬意者，乃不在远图之式廓，而在先烈之克成。钦惟皇考付畀，朕躬夙夜勉图继述。矧在早年，备承皇祖眷顾优隆，每遇军国重务，即令面聆圣训筹画。是朕躬之仔肩倍重，而缵绪者亦倍艰。今以数载间运筹决策之劳，克全我两朝挞伐绥遐之略，返衷自问，差可无负燕贻者，当在于是。”¹对父祖遗愿继承和完成后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乾隆帝自我矜夸的“十全武功”竟有七次——两次金川之役、两次平准之役、回部之役和两次廓尔喀之役——都与西藏蒙古有关，在取得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自卫反击战胜利后，乾隆帝专门写了《喇嘛说》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兴黄教”对于维护帝国统治的重大战略意义。他提出，为什么要尊奉保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²当然这也是明确告诉他的子孙要继承这一统一战线策略。

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第六次南巡至杭州时，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献——《南巡记》，对自己御宇五十年的历程进行了一次总结。他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³乾隆帝一生文治武功所在多多，但他仅举两端，而上文所述的平准即指“西师”，可见乾隆帝对完成该项伟业是何其重视，何其欣喜，何其感慨！

行文至此，“康乾盛世”最终底定西北，开疆拓土，这与养心殿有何干连呢？站在盛世之巅的乾隆皇帝明白“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西师平准功成的次年正月，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正，乾隆帝写了一首诗——《新正养心殿》，并将诗文刻在养心殿正殿明间的花梨木屏风上。诗文内容为：西师归振旅，东陆舒由庚。执徐奉执规，持躬凜持盈。三白兆宿岁，万几简新正。闲中足养心，而予有所怦。怀安岂良图？无逸斯元亨。自强励不息，善长时偕行。⁴落款为“乾隆庚辰新正御题”，钤双龙捧乾卦“☰”圆形玺和双龙捧“隆”字方形玺。该诗的大意是，

¹ 《乾隆帝起居注》，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壬寅。

² 乾隆帝御制《喇嘛说》原碑现在北京雍和宫内，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另载《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卫藏通志》《清高宗仁皇帝实录》等。

³ 《清高宗仁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己酉。

⁴ 该诗又见于乾隆帝《御制诗三集》，卷一。

西师得胜归来，东方的中原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龙年伊始，秉持执古以规今、保成守业的理念。在三场大雪和处理繁杂国家政务中迎来了新的一年。方今天下太平，可以在闲静中养心怡情，但我心里却有别样的想法。怎么可以心怀安逸呢？只有不贪图安逸、时时自强不息、施行仁政，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

就诗的写作背景来说，该诗是康乾盛世西师平准、固疆拓土的记录和见证之一，堪称盛世的象征；就其内容来说，当平准凯旋的喜悦还萦绕在心头时，乾隆帝就写了这首诗，以《尚书·无逸篇》中阐明的要义来警示自己，提醒自己不要贪图安逸，持盈保泰之时更要虔敬、谨慎，永远保持自强不息的心态方能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把这首诗刻在养心殿的屏风上（或者说可能就是为这个屏风而题写了这首诗），放在自己日常理政的殿堂中，抬眼可见，时刻提醒；提醒自己，也是提醒自己的后世子孙，莫忘创业之艰、守业之难。其用意可谓深矣！

然而，尽管乾隆帝发出了“无逸”的自警，“武成功定”的骄傲心理、进取精神渐退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乾隆帝养心殿元旦明窗开笔吉字的变化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因而发生在养心殿内的这种变化所反映的状况也堪称“康乾盛世”的隐忧。¹

每年元旦（大年初一）举行的“元旦开笔”写吉字是清帝新年祈福祈愿活动之一。清朝皇帝从雍正年间开始，仿民间习俗举行元旦开笔——皇帝在元旦子刻时分，到养心殿东暖阁临窗处，研墨开笔。养心殿东暖阁窗纸通明，故曰“明窗”，亦有明目达聪之义。届时，在紫檀长案上，先置一寓意大清疆土、政权永固的“金瓯永固杯”，盛入屠苏酒，点燃一支蜡烛，再用朱漆雕云龙盘，中盛古铜八趾吉祥炉和两个古铜香盘，将笔管先在炉上微熏，然后用这笔端曰“万年青”、笔管镌“万年枝”的专用万年枝笔，写下对新一年的希望、期盼和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吉字写在两种纸上，一般先用红笔在黄纸上写数句，再用墨笔在红纸上写数句，或在黄纸上，先用红笔书中行，再用墨笔书左右行。写完后，皇帝亲自把所用物件收拾好，交人收贮，备来年开笔时再用。写好的吉字则放入专门的黄匣内封存，不许任何人拆看，等到第二年开笔，写的吉字仍放入该匣。一直到这位皇帝去世，他所写的元旦开笔吉字均完整地封存在内，甚至要求其子子孙孙，都“不许开看”。

清朝皇帝元旦开笔的内容，不像民间那样仅仅写两句话，其开笔吉字，多者上

¹ 以下有关乾隆帝元旦明窗开笔的相关材料及主要观点来自邹爱莲《从“元旦开笔”看清帝治世思想的变化》，载《中国文化报》，2013年5月27日。作者详实的史料、新颖的视角启发了本文更好地阐述养心殿内的人物及其故事，谨致谢忱。

百字，少者几十字。祈望政权巩固、国家安定和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是清朝每个皇帝开笔中最主要、最基本的两项内容。如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在朱笺上分别写下的吉字是“春韶介祉，开笔大吉”和“一入新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民安乐业，边尘永息，大吉大吉”。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开笔写了三笺心愿，第一笺上写道：“登基宜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日月光明，万民乐业，四海清宁，刀兵永息，长享升平，所求如愿，所愿遂成。”第二笺中行用朱笔写道：“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右行和左行用墨笔分别写道：“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最后在第三笺中更尽情发挥，先用朱笔写了“天清地宁，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万姓安生，雨旸时若，百谷丰登，臣民乐业，上下安宁，中外清吉，所向皆从，风调雨顺，大有年成，所求如愿，所愿皆成”，又用墨笔写道：“新年大喜，四季八节十二时永永平安，吉祥如意。”

乾隆十二年（1747）至二十五年（1760）西南、西北战事期间，皇帝开笔中年年都有“西海早靖”的祈愿，如二十二年写道：“捷音早报，永靖西海，天下太平，万民安泰。”二十三年写道：“天下太平，捷音早报……边庭宁静，远近归化。”二十四年写道：“平定回部，大吉利……早开捷音，如期应愿。”

虽然元旦开笔仅是春节文化的一种习俗，清帝每年的祈愿语也犹如说不完的套话、吉祥话，但作为一国之君，他的祈望反映的是其执政思想和理念，解读他们的开笔吉字，可以看出其本人的思想变化，甚至可以从中找到和王朝兴盛衰亡相关的心路轨迹和思想根源。

上文所举的雍正帝和乾隆帝留下的开笔吉字，除“雨旸时若”、“和气致祥”、“三羊开泰”、“吉祥如意”等雷同的吉祥语外，每年国家发生的重大事情在元旦开笔中都有体现，并且他们每年还都有一些新的祈求和愿望，正是在这不断的期望、不断的奋斗中，清朝社会不断发展，达到了康雍乾盛世的顶峰。从他们每年不一样的开笔祈愿中，我们解读到的是盛世统治者不懈的进取精神。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的元旦开笔吉字是：“二十五年元旦，天下太平，万民安泰……武成功定，修养生息。”“武成功定，修养生息”所透露的是一种大功既成、维持现状的消极思想。这种思想一经产生，便一发不可收拾，反映在元旦

开笔中，从乾隆二十七年开始，除笼统的吉祥话外，再未有任何新的目标和祈求，其每年的元旦开笔形成了固定不变的24个字：“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三羊开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在此后他当政的33年和当太上皇的4年间，每年开笔所祈所求，内容再无一字改变。并且从这一年开始，开笔吉字由原来的3笺变成只有简单的1笺。

乾隆帝在养心殿里“明窗开笔”写吉字，从每年大年初一满怀信心地写下新一年的期望和目标，到37年间无任何新的期望和追求，这背后传递的是最高统治者奋斗意志的变化——没有新的期望和追求、事业中没有新的奋斗目标。乾隆帝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当他志得意满、思想开始僵化、开始倦政、再也没有新的追求时，社会弊端开始快速积累，前进的步伐也就逐渐停滞。这不能不说是在养心殿里的盛世隐忧。

可叹的是，这种因循保守的风格还在延续。嘉庆帝开笔吉字都是从其父那里原本本抄录下来的，并且一抄就是25年。据嘉庆帝“御制元旦开笔诗”记载，他当皇帝的第一年春节子时，太上皇乾隆帝在养心殿东暖阁临窗处，将整个开笔程序示范了一遍，当年乾隆帝写下的仍是33年来一直写的24字：“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三羊开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嘉庆帝当时也就仿照这24字写下了当皇帝后的第一份元旦开笔。从此，嘉庆帝年年元旦重复着这24字，一直到去世。嘉庆朝25年，加上乾隆朝33年，合起来计算，这份24字的空话、套话，经两任皇帝共念了近六十年。两任最高统治者60年祈愿没变化，也预示着国家60年间再无新的发展思路。

养心殿里象征盛世的御制诗屏风，和书写反映盛世隐忧的开笔吉字的地点——东暖阁明窗，不过咫尺之遥。

五、养心殿里太后垂帘与皇帝逊位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次年病故于避暑山庄，6岁的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忻发动“辛酉政变”，除掉了辅政八大臣。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一日，同治帝“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王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于养心门外行礼”。¹晚清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开始了。

同治初年，因同治帝年幼，两宫太后就分别住在了养心殿后殿的东西耳房。慈安太后住在东耳房（当时称绥履殿，后称同和殿、体顺堂），慈禧太后住西耳房（当时称平安室，后称燕喜堂）。²

为让太后垂帘听政从礼仪上更具合法性，慈禧太后令礼亲王世铎等制订了《垂帘章程》，规定了祭祀、谒陵、殿试，特别是日常理政中的礼仪及过程等。其中有关在养心殿内太后垂帘听政时的陈设及如何引见等环节定制如下：“召见臣工，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皇太后前垂帘，于议政王、御前大臣内轮派一人，将召见人员带领引见。京外官员引见，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份，并将应拟谕旨分别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例进绿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见如常仪。其如何简用，皇太后于名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等军机大臣传旨发下。”太后懿旨准行。³

而垂帘听政的具体情形，晚清重臣曾国藩、翁同龢、张荫桓等人的日记皆有所记录。

翁同龢时为同治帝老师、弘德殿行走，其日记中记录的最初的垂帘听政情景如下：在东暖阁召见大臣时，慈禧、慈安两宫太后的帘子为“黄幔”，同治帝“坐在帘外，恭邸（恭亲王）、宝少农（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宝鋆）带领入见”。慈禧太后对翁同龢温谕再三，要求其对幼帝“尽心教导”，并对小皇帝说：“须听话，勿淘气”。在明间引见大臣时，两宫太后面前是“纱屏八扇，黄色”，同治帝“在帘

¹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乙酉。

² 据《内起居注》，同治初年，几乎每天都会记载“上诣绥履殿母后皇太后前请安，平安室圣母皇太后前请安”。

³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咸丰十一年十月辛巳。

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醇亲王奕譞）立于右，礼部堂官递绿头签，恭邸接呈案上”。¹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救大清王朝于将倾。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及湘军派官员之势力几乎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于是本年底，清廷将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抵京后，慈禧太后给予曾国藩高规格接待，赏紫禁城骑马，赏克食，并一连三日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日记中有关第一次召见的答问等情形如下：已正叫起，奕公山（内大臣奕山）领余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散几多勇？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三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的安静？对：安静。问：汝一路可安静？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问：汝出京多少年？对：臣出京十七年了。问：汝带兵多少年？对：臣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问：汝从前在礼部？对：臣从前在礼部当差。问：在部几年？对：四年。道光二十九到礼部侍郎，咸丰二年出京。问：曾国荃是汝胞弟？对：是臣胞弟。问：汝兄弟几个？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问：汝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问：直隶甚是空虚，汝须好好练兵。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旋叩头退出。²

曾国藩日记记述的垂帘听政中召见大臣的过程形象、生动，并且与礼亲王世铎等制订的《垂帘章程》中的规定大体一致。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同治帝大婚，次年的正月，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然而，天不假年，同治帝亲政不到两年即病逝。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内暗施伎俩，密谋再度垂帘听政。³

¹ 《翁同龢日记》第一册，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廿四日，中华书局，1989年。按，东暖阁垂帘，帘为黄幔，明间垂帘，帘为黄色的八扇纱屏。笔者推测，东暖阁用“幔”，似为悬挂之帘。明间殿宇较高，且有匾联、宫扇等陈设，如用从天花垂下的帘子，势必挡住身后的匾联等，因此所用之帘应为落地的、黄色纱八扇围屏。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则慈禧一人坐帘后听政。

²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³ 此处有关对慈禧再度垂帘的谋略分析，参考孔祥吉《不平静的养心殿》，载《京华史迹揽胜》（上），王道成、林克光、佟洵主编，黄山书社，2008年。

翁同龢日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八日，“已正叫起，先至养心殿东暖阁……两宫皇太后俱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上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眸，偃卧向外，花极稠密（当时称同治帝患天花），目光微露。瞻仰毕，略奏数语皆退”。¹慈禧太后召大臣入见皇帝，意在让群臣知道皇帝病情严重，接着抛出国家政务如何处理的问题。

须臾，慈禧太后再次将大臣们传入，开始点出主题：“皇太后御中间宝座，南向。宣谕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奏折等事，裁决披览，上既未能恭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皇太后调护过勤，焦忧过甚，不免流涕……未退时诸王奏言，圣恭（当为“躬”）正值喜事（古人把出天花讳称“喜事”），一切奏章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命诸臣具折奏请”。²

慈禧本人可能觉得这种露骨的暗示有些操之过急，于是在军机大臣们还在拟折稿时，再度召见——“甫散又传再见，趋入，待齐入见于西暖阁，皇太后谕，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不可径请”。³一天之内，三次传见王公、军机大臣，慈禧的计谋可谓环环相扣。不出其预料，次日由同治帝之口说出了由太后裁决庶政。同治帝“首谕恭亲王：‘吾语无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并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太后谕略如昨，并言昨西暖阁一起，本恐烦皇帝心虑，故未告知，今当诸王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已允诸臣所请矣”。⁴由此可以还原慈禧太后在同治帝病重时，策划欲在养心殿再度垂帘的手段：先让大臣们知道皇帝病情的严重，然后让群臣奏请，最后由皇帝出面宣布，这样至少在表面上减少了各方面的阻力与非议。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酉时（下午5—7时）19岁的同治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去世。两宫太后急召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御前大臣奕劻，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荣禄，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南书房行走黄钰、潘祖荫等人入西暖阁。慈禧太后“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恩乞垂帘”有了大臣恳请太后再度垂帘的

铺垫，慈禧顺势说：“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还包括慈安太后），汝等敬听。”随即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场的醇亲王奕譞听到后当即“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御前大臣等连夜以舆往醇亲王府迎嗣皇帝、年仅4岁的载湉（光绪帝）。小皇帝著大蟒袍补褂，寅正一刻（凌晨4点多）入宫——从大清门入皇城，经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后殿成服（换着丧服）。¹

光绪二年（1876），光绪帝6岁，按清廷定制，皇帝开始读书，定于是年二月二十一日启蒙，两个月后正式到毓庆宫书房开始读书学习。翁同龢继续做皇帝的老师，启蒙地点设在养心殿东暖阁。光绪帝“南向坐，设矮案，铺纸索笔作书”。此前慈禧太后曾教过光绪帝认字、写字，在翁同龢将笔染墨后，光绪帝分别写了“天下太平”、“正大光明”，“极端正”。翁同龢等又“以朱书仿格进，上运腕稍涩”。面对着《帝鉴图》（明张居正所编之《帝鉴图说》），翁同龢等“指点开说，上甚会意，引手指帝尧、大舜，若甚喜者”。小皇帝又让翁同龢写“帝德”二字，又让恭亲王奕訢接着写“如天”二字，“玩视良久”。此外，还有宗室王公教授小皇帝满文。东暖阁内小皇帝的读书启蒙仪式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²

年幼的光绪帝在养心殿内的生活又如何呢？慈禧太后曾对军机大臣瞿鸿禨说：“外间闻我母子不如初乎？试思皇帝（指光绪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衾，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³可见，光绪帝名为皇帝，实是一个时常尿炕、胆小的孩子。清代皇帝一般总是一个人用膳。小皇帝也不例外。他的早膳一般为乳酪，小米粥和松饼之类的，“他坐下去，独自大模大样地吃着。万岁爷的架子是不能忘记的，也不允许忘记的，万岁爷的餐桌上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坐上

¹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甲戌。《翁同龢日记》第二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²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光绪二年二月廿一日。按，此时翁同龢为户部侍郎兼皇帝师傅，改任户部之次日，慈禧太后召见于养心殿东暖阁，问以原任职的刑部事务、新就任的户部事务、皇帝的功课等事。翁同龢特别提到此次召见“不垂帘”，说明太后面对近侍大臣，可能偶尔不垂帘，见《翁同龢日记》第三册，光绪二年正月廿四日。又据《张荫桓日记》所附之王庆保、曹景麟所撰《驿舍探幽录》载，张荫桓说：“先前太后待我恩遇甚隆，自我为道员至卿贰，太后每次召见，皆卷帘见，必赏饭”，此为又一不垂帘的例子。

³ （清）瞿鸿禨《圣德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二辑，（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

去的。光绪次次吃饭总是只有他一个孩子孤零零地高踞在上面。”光绪帝早膳后就要去太后宫里给太后请安——称“皇爸爸吉祥”或“亲爸爸吉祥”，随后跟在太后的藤轿后面返回养心殿，早朝就要开始了。“光绪的身材还不够长，坐在那龙椅上悬空了双足，很不好看，所以他们还特别给他备着一张搁凳；每天待他把自己的双小靴在这搁凳上一搁稳，早朝便开始了。”退朝以后，光绪帝的事情就是读书学习，内容包括认字、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绘画等。午饭后，小皇帝可以到户外骑一匹白色小马，当然有太监拉着缰绳。厌烦了骑马之后，光绪帝还可以练习射箭、击弹。¹

晚餐后的光绪帝可以像一个普通的小孩一样在宫里随意嬉玩，但八点必须上床睡觉。光绪帝有非常多的玩具堆放养心殿内——有他亲生父母送的，有慈禧太后赏赐的，有大臣们进献的，也有宫里造的。有时候在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光绪帝会突然问：“醇王福晋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她老是不来看我们呢？”²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光绪帝举行亲政典礼。十五年正月，光绪帝大婚，三天的大婚典礼结束后，皇帝由坤宁宫继续回养心殿起居。但慈禧太后仍然控制着大清的政局。

直至甲午、戊戌时期，王朝瓜剖的危机让光绪帝开始想要有所作为。甲午战败后，养心殿东暖阁内，光绪帝面对翁同龢等，“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面对痛哭失声的光绪帝，军机大臣们惟有“流汗战栗，罔知所措”。³明知《马关条约》“秉笔者直欲以海疆拱手让人”，君臣也只能同意签约，徒唤“可恨可恨”。李鸿章“复电台湾事不能与伊藤说”，割台在即，光绪帝哀叹：“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君臣相顾挥涕，此何景象耶！”⁴

昔日发出“西师归振旅”的盛世捷音的养心殿，此刻却传出帝王因感念时艰而痛哭之声。无需走出养心殿，家国兴亡都在此上演了。

在王朝危难面前的光绪帝知道必须卧薪尝胆、发奋为雄了，在这种精神的鼓舞

¹ 德龄《光绪秘记》，万千译，（民国）上海三民图书公司。

² 德龄《光绪秘记》，据书中记载，慈禧的妹妹、光绪帝生母、醇亲王福晋婉贞曾到宫中见过一次光绪帝，回去后不久即去世，宫中封锁了这个消息，没有让光绪帝知道，光绪帝思念自己的生母，故有此言。但据《德宗景皇帝实录》载，光绪帝生母去世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去世前慈禧太后、光绪帝曾不止一次去醇王府探视。去世后，慈禧太后赏给陀罗经被，亲往赐奠，光绪帝“诣邸成服行礼”。因此，《光绪秘记》所记有误。

³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⁴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初八日。

下，光绪帝开始了维新变法。养心殿是光绪帝召见臣工、筹划变法的主要场所，先后在此召见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并破格委任为军机章京，以“专赞新政”。此时归政后的慈禧太后虽宴居颐和园，但大清的局势依然在其掌控之中，“二品以上官员黜陟，皆需诣颐和园取进止，上不得自专”。¹麇集在她周围的后党集团极力反对变法，实力也强于养心殿里的光绪帝及其帝党集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一、初二两天，光绪帝去颐和园向太后请安，同时处理政务，特别是和新法相关的官员任命，更是力促办理。初三日，光绪帝由颐和园返回皇宫大内养心殿，慈禧太后对新法的不满，让光绪帝深感不安。也就是在这个晚上，维新派看到了光绪帝数天前赐给杨锐的密诏。诏书中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俟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期盼之至，特谕。”²维新派当即商议决定，要谭嗣同连夜去法华寺劝袁世凯派兵“锢后杀祿”。

初四日傍晚，慈禧太后突然回宫，³光绪帝惊慌之下，匆忙至仪鸾殿瀛秀园门外跪迎。慈禧太后“睹其惊惶状，亦知其召外兵谋已”，轿舆刚落地，即戟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人）向光绪帝责骂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光绪帝仓促不知所对。⁴慈禧太后随后又至养心殿，“尽括章疏携之去”，并怒诘光绪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帝“战栗不发

¹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第56页。近代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2007。

² 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戊戌之变》，载于点校本《赵柏岩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³ 文中有关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及囚禁光绪帝于瀛台的时间，参考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载《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⁴ 费行简（沃邱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中，（民国）崇文书局。

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生病不能理政为由，由太后临朝训政。¹

“名不正则言不顺”，慈禧太后以何名义再度走向前台掌控政局，亦有不小的争议。有大臣吁请太后一如光绪帝幼年时之仪制，再度垂帘听政，“众皆称当”，惟有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王文韶认为不便。他说：“以帝非孩提，不可费朝，太后当曰训政，不当曰听政，庶天下后世无间言。”“后颇动容，荣禄亦有不妨以虚名归皇上之奏。”²于是以太后训政布告天下。翁同龢此时已不是军机大臣，初八日他由阁抄得见谕旨，“战栗罔知所措”。³

从戊戌政变到光绪帝病故瀛台，光绪帝只到过养心殿几次，因为召见外国使臣时需要这位名义上的皇帝出现，摆摆样子。训政时帝后所坐的位置不同于垂帘时，“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瀛台三面环水，隆冬结冰，光绪帝想从冰上走，“为门者所阻”，甚至有“传匠凿冰之举”；光绪帝在太监屋里看到《三国演义》，“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也！’”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重，慈禧太后令将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以载沣为摄政王。病中的慈禧太后让人把溥仪抱到自己在仪鸾殿的病榻前，她想要亲手抱抱这孩子。或许慈禧略显狰狞的病容吓到了溥仪，这位即将登基的小皇帝立即哇哇哭闹，哆嗦不已。二十一日傍晚，光绪帝驾崩于瀛台涵元殿，时年38岁。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二十二日的午后，掌控大清政局四十余年，也是养心殿事实上的主人——慈禧太后驾崩于仪鸾殿。⁵

养心殿的主人换了——三岁的溥仪、隆裕太后和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但隆裕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像慈禧太后那样垂帘听政。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⁶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清政局，

¹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第56页。

² 费行简（沃邱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下。

³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

⁴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第57页。

⁵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壬申、癸酉、甲戌。

⁶ （美）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第十二章：慈禧身边的女人们，吴自选、李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隆裕太后经常抱着小皇帝哭泣，哭大臣们在革命党面前的退缩萎靡，或许也哭自己不幸的身世。

摄政王载沣成了养心殿真正理政的人。根据各部衙门奏准的监国摄政王在养心殿处理政务时的礼节，在养心殿明间设御座，东侧设摄政王座，座前都设桌案，但都是个摆设。王公大臣们进殿后，象征性地向御座行跪安礼，然后起身入东暖阁，向摄政王载沣奏对。在东暖阁摄政王的案、座椅旁，还备有矮杌凳。载沣有时会让三品以上的大员坐着说话，说“就杌坐”；如果不命坐下，则站着奏事。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时多省响应，大清政局危如累卵。借南方革命党咄咄攻势，袁世凯在养心殿里恫吓隆裕太后，上演了“逼宫”一幕。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养心殿以内阁名义上奏，言民心向往共和，革命军多地发难，朝廷势难长期支撑剿灭之战，且长久战乱势必引来洋人干涉，劝太后顺民心，争取不太坏的结局。他说：“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人心动摇，异于恒昔。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同意，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民生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未有之创举也。屡接该大臣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现期已满，展限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惟论目前情形，北方一隅，虽能少保治安，而海军尽叛，一旦所议不合，舰队进攻，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御京津，而弃各战地于不顾，危逼万分，等于呼吸，宗社所寄，民命所关，早夜以思，良用悚惧。若激励将士，勉强一战，财赋省分，全数沦陷，行政经费；若如捕风，搜讨军费，饷源何出？惟鲁惟预，满目苍夷，地方素瘠，就地筹款，为势所难，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辽东已为强邻所虎视，库伦早有背顺之萌芽，悉索敝赋，力与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爵禄已不足以

¹ 《大清宣统政纪》，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壬寅。

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党人所能煽惑，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已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灭皇室之尊荣。况东西友邦，因此次战祸，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亦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¹说到动情处，袁世凯也是泪流满面。据溥仪后来回忆说：“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²袁世凯此后以东华门遇险为借口，³不再进宫。

但不进宫的袁世凯更为忙碌。被袁世凯一番话唬得茫无头绪的隆裕太后赶紧在养心殿召开御前会议，让宗室贵胄们拿主意。庆亲王奕劻贪财好货，已被袁世凯收买，故一力主张自行退位。隆裕听了，唯有抱着小皇帝流泪。而曾经的“皇族内阁”成员载泽等坚决反对清帝退位。他与良弼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主张罢黜袁世凯，组织军队与革命军决战，甚至直接写信给袁世凯，叫板“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绝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⁴袁世凯善使暗招，一面买通隆裕太后身边的总管太监小德张，从侧面对其不断恐吓，一面唆使第一军军统段祺瑞等将领四十余人一再致电清廷，要求“明降懿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

连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惟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因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厉害”，¹即直接威胁从前线回师，可谓杀气腾腾，近乎图穷匕见了。在袁世凯的遥控下，养心殿里妇儿的啼哭声，王公亲贵们的哀叹声、争执声嘈杂而悲凉。

1912年1月26日夜，反对清帝逊位的强硬派、军咨府军咨使良弼，在自家门前遭革命党人暗杀，被炸伤，两天后毙命。²宗室王公们一时萎缩，无复有反对逊位的出头之人。至此，隆裕太后知道再无强撑的必要了。2月4日，隆裕太后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谈清帝逊位条件。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最后一次召见大臣，以6岁的宣统皇帝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参加这次养心殿最后朝会的大臣们没有像以往的召见那样行磕头礼，只是向太后和小皇帝三鞠躬。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退位诏书是张謇起草，但也有人认为退位诏书是南北双方的隆裕太后、袁世凯、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梁士诒、张元奇、徐世昌、李石曾等人反复协商修改的集体智慧的结晶。³诏书内容为：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

¹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9—300页，（民国）龙门联合书局。

²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40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

³ 就在这天，袁世凯退朝回家，途经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遭到革命党人从酒楼上掷炸弹暗杀。袁世凯幸运地未被击中，炸死了侍卫长，炸伤数名护兵。

⁴ 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73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¹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5—3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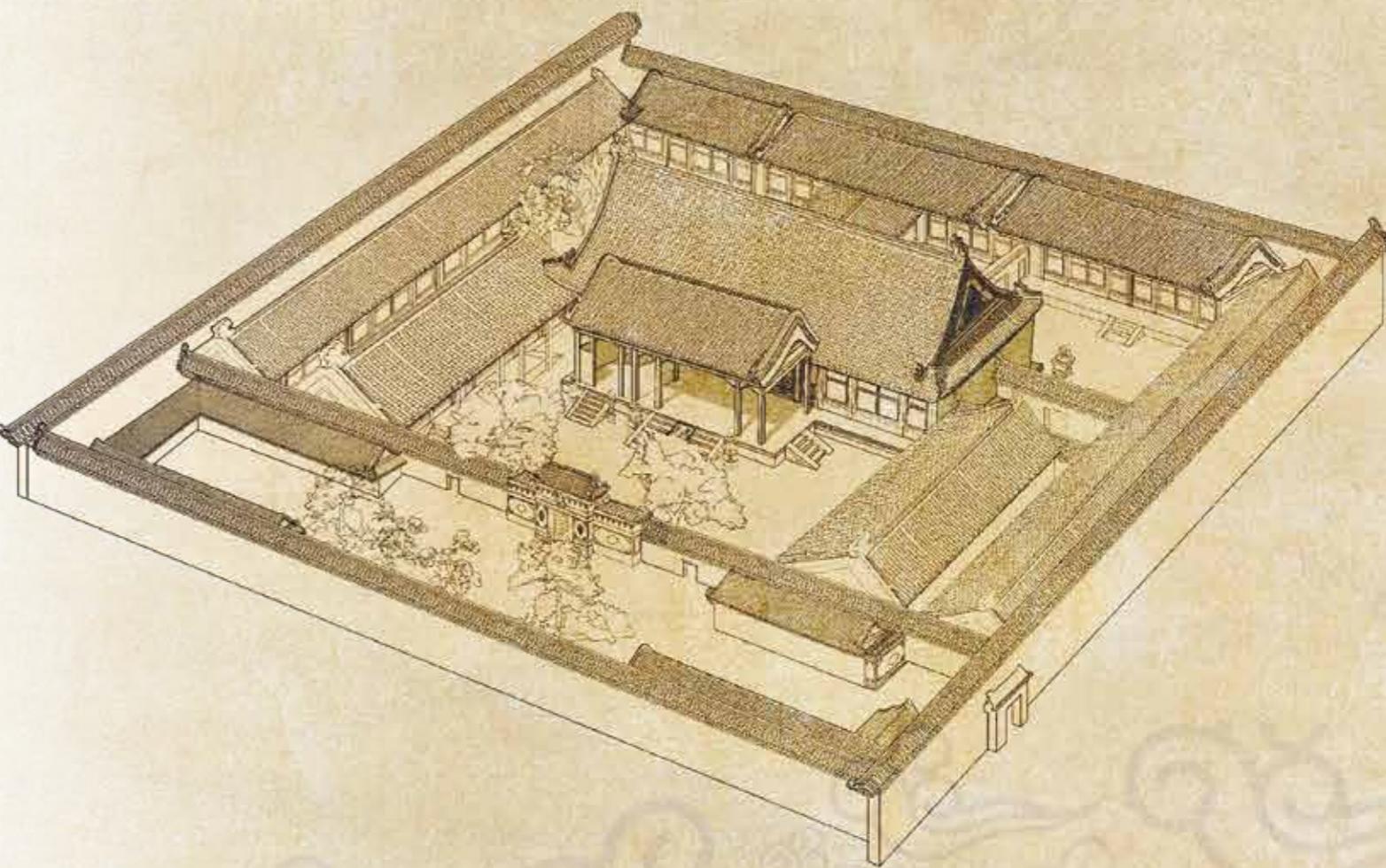
²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7页。

³ 张耀杰《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载《文史参考》2012年第4期。

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¹

隆裕太后匆匆浏览了一下诏书，不禁掩面呜咽、大发悲声。隆裕太后也许是为无力保住祖宗江山愧疚而落泪，也许是想到了自己了无生气的一生而感怀哀泣，却又“不知心恨谁”。细思之下，柔弱的隆裕太后放弃了负隅顽抗，没有和南京临时政府作殊死一搏，岂不也是国之幸甚？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诏书上加盖玺印后，清朝 268 年的统治落幕了，养心殿里再也没有清帝升宝座了。曾经，养心殿里的清帝们或真心以“为君难”自警，或无奈以“为君难”自叹。“惟以一人治天下”，时移事易，那个“天下”早已开始变化，而“一人”总是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铁律，必然被历史淘汰。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为君难”——难到养心殿里再也没有“君”了。



¹ 《大清宣统政纪》，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戊午。

前言

Preface

『养心期有为!』

养心殿——清雍正朝以后的皇帝寝宫，也是皇帝日常政务活动的中心。

这里，曾有帝王召对臣工、批阅章奏的勤政劳形，曾有丹青吟咏、潜心礼佛的风雅诚敬，曾有宴飨祈福的天伦之乐，曾见证两度垂帘听政的衰乱之象，曾听闻自强之路的戛然而止，更不幸地弹出了千年帝制的终止音符。

走进养心殿，走近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权力中枢，看列列故什、听纷纭往事，见家国情怀、叹王朝兴亡……



The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became a place for relaxation for emperors during the reign of Qing Emperor Yongzheng (1723-1735) and where emperors did their daily 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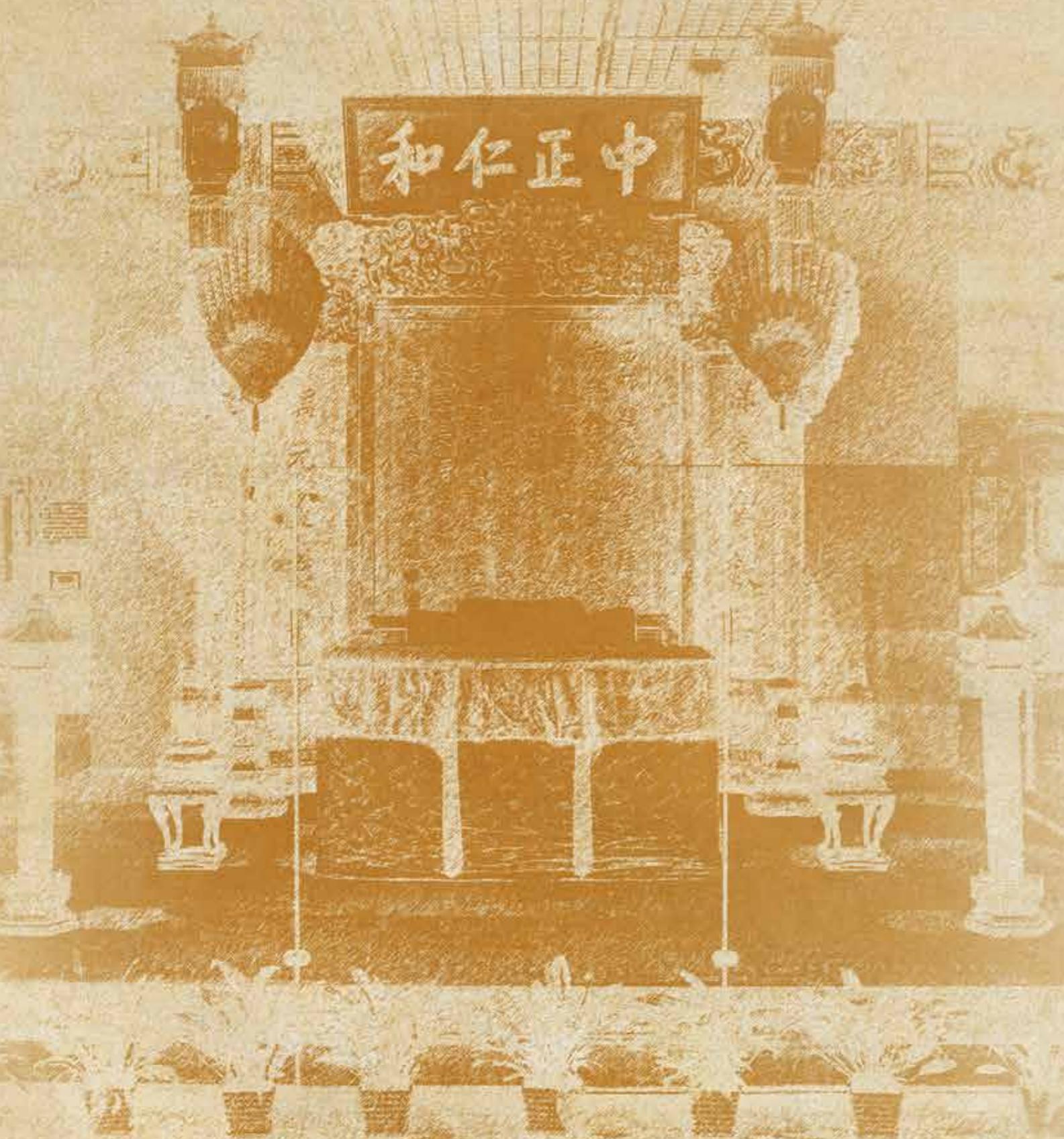
Qing emperors read and made comments on daily documents, discussed national affairs with court officials, and appreciated antiques, did Buddhist activities and enjoyed the happiness of every-day life with family. As a symbol of the center of imperial power, the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also witnessed several interesting unusu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dealing with state affairs behind a screen, the failure of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launched by the Qing court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end of Chinese monarchy in 1912.

Let us walk into the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and experienc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一 养心殿正殿明间

Central Room of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养心殿正殿明间是皇帝日常召见大臣、商讨政务和引见官员的地方。清代有官员引见制度，中下级官员入仕选拔、升迁调补、降革处罚时，须由王公大臣等高级官员引领在此处觐见皇帝。





雍正帝御笔“中正仁和”匾

Horizontal plaque inscribed with "Zhong Zheng Ren He"

宽 243 厘米 高 8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花梨木宝座、花梨木刻乾隆御制诗文屏风

Huanghuali wood throne chair

screen inscribed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s writing

宝座长 160 厘米 宽 90 厘米 高 102 厘米 屏风底长 260 厘米 高 27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屏风上的诗文与对联皆为乾隆帝御制。对联为：保泰常欽若，调元益懋哉。上联钤“奉三无私”双龙抱字椭圆形玺，下联钤“所宝惟贤”、“乾隆宸翰”两枚方形玺。对联大意是保成守业要常怀敬顺之心，调养元气要更加勤勉，提醒自己和后世的皇帝不可以无为的心态君临天下。

诗文为：西师归振旅，东陆舒由庚。执徐奉执规，持躬凜持盈。三白兆宿岁，万几简新正。闲中足养心，而予有所怦。怀安岂良图？无逸斯元亨。自强励不息，善长时偕行。落款为“乾隆庚辰新正御题”，钤双龙抱乾卦“☰”圆形玺和夔龙纹“隆”字方形玺。

“西师”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清廷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蒙古的战争。准噶尔是厄鲁特蒙古的一支。康熙帝曾三次出塞，亲征朔漠，打击准噶尔部叛乱。雍正年间，与准部始终处于备战、开战、和谈状态中。乾隆帝抓住准部内乱之机，倾全国之力，最终完成了历时 70 年的平定准噶尔的大业。“振旅”指军队整队班师。“东陆”，又称“青陆”，古代将日行东方的轨迹称“东陆”，泛指东方。“由庚”出自《诗经·逸篇》，“由”意思是从，“庚”意思是道，“万物得由其道”，后来指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它本身的发展规律，做到“顺德应时”。“执徐”，古时以干支纪年，岁在辰，即龙年称为“执徐”。“执规”，指执古以规今。“三白”指下了三场瑞雪。“无逸”，《尚书·无逸篇》，教导帝王不要贪图安逸。“元亨”，“元”指开端，“亨”，顺利、通达，即能做到“无逸”，从开始就会顺利。“善长”，“元，善之长（zhǎng）也”，事物发展的四种状态——“元、亨、利、贞”被进一步引申为君子的四种品德，“元”为四德之首，也即以“仁”开始，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故云“善之长”。“庚辰新正”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

该诗的大意是，西师得胜归来，东方的中原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龙年伊始，秉持执古以规今、保成守业的理念。在瑞雪普降和处理繁杂国家政务中迎来了新的一年。方今天下太平，可以在闲静中养心怡情，但我心里却有别样的想法。怎么可以心怀安逸呢？只有不贪图安逸、时时自强不息、施行仁政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就诗的写作背景来说，该诗是康乾盛世西师平准、固疆拓土的记录和见证之一，堪称盛世的象征。



紫檀雕花角端座

Zitan (sandalwood) incense burner stand

高 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碧玉香熏

Dark green jade incense burner

高 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碧玉龙纹香亭（一对）

Dark green jade incense burner tubes (a pair)

高 9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紫檀木边镀金竹林鹤图挂屏

Hanging screen with gold crane-bamboo design

宽 201 厘米 高 12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紫檀木边镀金竹林兔图挂屏

Hanging screen with gold rabbit-bamboo design

宽 201 厘米 高 12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二 西暖閣

West Warm Chambers

西暖閣為皇帝批閱奏折、单独召见大臣、批阅殿试考卷等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

卷之三
仁三典傳
上以安民為君止於
天及勤民三無凜然奉大
公何私親四序協時月
熙績在撫辰五事惟敬
用其要以備身六府賴
脩治其施均養人七情
時省察懼爲私欲淪八
珍有弗甘念彼飢餓倫
九歌揚政要鄭衛慢亟
陳十聯書屏辰式聽師
保誨茲詩越絕明遠體
乾隆御筆



雍正帝御笔“勤政亲贤”匾

Plaque inscribed with Emperor Yongzheng's writing

宽 230 厘米 高 6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寿山石扁钮“为君难”玺

Seal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印文长 8.6 厘米 宽 5.2 厘米 印高 4.5 厘米 纽高 0.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帝御笔“惟以一人治天下，豈为天下奉一人”联

Couplet inscribed with the Yongzheng Emperor's writing

宽 45 厘米 高 26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联句出自唐代张蕴古《大宝箴》，原文为“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雍正帝稍加改动，意思亦略有变化——既是强调帝王治天下，皇权独揽，又是一种警示、自勉：上天让皇帝一个人治理天下，那么皇帝必须砥砺自己的才能、升华自己的情操才能胜此重任，而不是以天下之集聚满足皇帝一个人的享乐，如何做呢？答案就是中间的匾额：勤政亲贤。

上联钤双龙抱字“为君难”椭圆形玺，下联钤“朝乾夕惕”、“雍正宸翰”两枚方形玺。



乾隆帝御笔“一心奚所託”诗纸屏

Screen inscribed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s writing

宽 230 厘米 高 16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纸屏悬于西暖阁北墙壁上，诗屏内容为乾隆帝仿照南朝宋文学家鲍照《数诗》，¹将数字一至十嵌入诗中，阐述了为人君者在理政治国、修身娱乐等方面所要遵循的理念和原则。

诗文内容为：一心奚所托（托），为君止于仁。二典传家法，敬天及勤民。三无凛然奉，大公何私亲。四序协时月，熙绩在抚辰。五事惟敬用，其要以备身。六府赖修治，其施均养人。七情时省察，慎为私欲沦。八珍有弗甘，念彼饥饿伦。九歌扬政要，郑卫慢亟陈。十联书屏宸，式听师保淳。

落款为：《数诗》，拟鲍明远体，乾隆癸酉冬至御笔。钤双龙抱乾卦“三”圆形玺和夔龙纹“隆”字方形玺。

“二典”指清帝奉为圭臬的家法——“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三无”，即“奉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比喻帝王要像天地日月那样无私地以天下为公，不谋一己私利。“四序”指春、夏、秋、冬四季，“抚辰”指计时、报时，这里指安排好四季农时。“五事”，《尚书·洪范》“九畴”之一，指貌、言、视、听、思，要求做到貌恭、言从、视明、听聪、思睿。“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六者为财货聚敛之所，古人认为它们是养生之本。“八珍”指八种珍贵的食物，其具体所指随时代和地域而不同。“九歌”相传是夏代乐歌，后遗落民间，屈原《离骚》中有“奏九歌而舞韶兮”；“郑卫”指“郑卫之音”，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因不同于雅乐，被儒家斥为“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宸”（yǐ），古代宫殿内设在门和窗之间的大屏风。“式”，恭敬之意；“师保”，古时任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有师有保，如太师、太保，统称“师保”。乾隆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

¹ 鲍照《数诗》：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见钱仲联校注《鲍参军集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



乾隆帝御笔“奎画殿楹悬”诗纸屏

Screen inscribed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s writing

宽 135 厘米 高 1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纸屏悬于西暖阁东墙壁上，诗文是乾隆帝对雍正帝御笔“中正仁和”匾的诠释，并希望后继者能明白祖宗的良苦用心，更好地践行“敬天法祖”的祖训。

诗文内容为：奎画殿楹悬，因文道以诠。养心奚外此，示后永无愆。律己旰宵慎，临民政化宣。守中惟不倚，居正要非偏。仁则物皆育，和斯情毕联。分虽各具意，合是一承乾。清宴宁堪恃，崇高益巩固。晨昏兹惕息，四字奉尧传。“中正仁和”，皇考御书养心殿扁额也。日夕仰瞻，以为莅政临民法则，敬赋心存，并示来许。丙戌季春月上瀚御笔。

“奎画”，指帝王的墨迹，意思是奎宿主的文章，这里指雍正帝御笔“中正仁和”匾。四字要义就是守中居正，仁育万物、和以联情。“丙戌”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瀚”，即上旬。诗屏落款后钤“惟精惟一”、“乾隆宸翰”两枚方形玺。《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尊为儒家文化的“十六字心传”。其中“允执其中”之“中”也是“中正仁和”里“中”之含义，所以印文“惟精惟一”钤在此处也甚是恰当。



乾隆帝御笔“六卿近分职”诗纸屏

Screen inscribed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s writing

宽 95 厘米 高 9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时，西暖阁西门上张贴各省文官督抚以下、知府以上，武官将军以下、总兵以上的官员姓名，西壁上张贴全国各地缺分繁简单，以便选用官吏。乾隆帝该御笔诗屏即悬挂在西暖阁的西壁上，阐明了张悬官员名单的用意。

诗文内容为：六卿近分职，日观切筹咨。方伯各司牧，地远或忘遗。念兹文武众，胥任典常资。殿壁名陈列，宵衣予细搜。元康传要论，贞观著前规。时亮虞廷慎，卓哉不可追。命书各省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将军以下、总兵以上名于殿壁，诗以志事。丙戌季春御笔。

落款处钤“所宝惟贤”、“乾隆御笔”两枚方形玺。

“六卿”，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称“六卿”，诗中泛指在朝的各部院官员。“方伯”，商周时代一方诸侯之长称“方伯”，后世泛称地方长官。

“宵衣”，宵衣旰食，指帝王勤于政务。“元康”，晋惠帝年号。晋朝在太康盛世后有元康之治，这主要是得力于晋惠帝在元康时代继承太康时代任用清廉官员的用人方针，因而能延续了太康盛世的景象。“贞观”，唐太宗年号，历史上有盛世“贞观之治”。唐人吴兢著《贞观政要》，记述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之为鉴。“虞廷”，虞舜的朝廷，以“虞廷”为圣明王朝的代称。

关于全国各地缺分的繁简，雍正六年（1728），由广西布政使郭琪奏准，将全国州县以“冲”、“繁”、“疲”、“难”四个要素所占多少进行分类，以便选用官吏，即“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多者为难”。该地四要素占全，或兼有其二、其三，或占有一个，定为“要缺”，遇有缺出，令该省督抚于所属州县内拣选调补；四项俱无者，定为“常缺”，遇有缺出，令吏部掣签补授（即从具有任职资格的官员中抽签决定）。雍正时期，雍正帝反复强调，各省所定府州县冲繁疲难等缺，务求准确，如将来接任督抚题请更改，则将追究原题草率之督抚的责任。



紫檀木铜包角炕几

Zitan (sandalwood) bed table

长 102 厘米 宽 41.5 厘米 高 4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紫檀木雕绳纹方几

Zitan (sandalwood) table

长 44.5 厘米 宽 44.5 厘米 高 9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白玉镂雕云龙椭圆式墨床

White jade inkstick rest carved with cloud-and-dragon design

长 9.6 厘米 宽 4.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雕漆三狮长方盒

Carved lacquer box with lion design

长 33 厘米 宽 19.7 厘米 高 1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青玉浮雕寿意花卉图笔筒

Green jade brush pot

口径 12.3 厘米 高 14.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紫檀嵌螺钿长方盒

Zitan (sandalwood) box inlaid with mother-of-pearl

长 28 厘米 宽 13 厘米 高 9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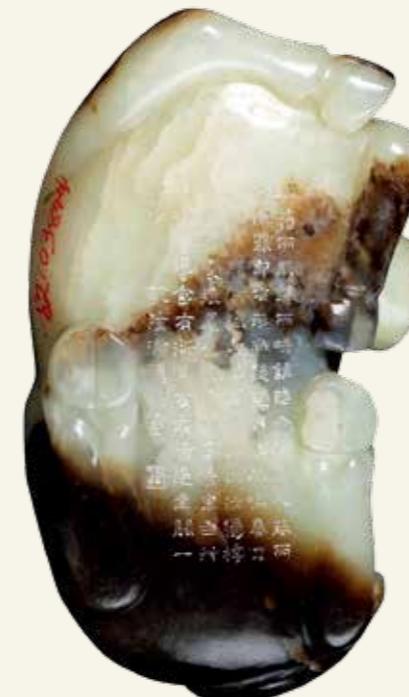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青玉蝶耳活环三足洗

Green jade tripod washer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9.6 厘米 口径 18.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题诗黄玉牛

Yellow jade ox carved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s poem

底 17 厘米 高 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带皮巧作云龙纹洗

Large green jade washer with cloud-and-
dragon design

口径 14 厘米 高 12.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黄玉浮雕螭虎纹镇纸

Yellow jade paper weight carved with a beast in high relief

长 17.2 厘米 宽 2.6 厘米 高 2.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窑变釉水丞

Flambé glaze water container

底径 4 厘米 高 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三

『朕就是这样汉子』

——雍正皇帝的一天 One Day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雍正帝胤禛（1678-1735），为康熙帝四子，即位后认为乾清宫是康熙帝居住60余年的宫殿，自己不忍继续居住，遂移居养心殿。养心殿此后就成为清帝在紫禁城中的寝殿。

雍正帝在位13年，其间用兵西北、创设军机处、实行耗羨归公与养廉银制度、推行摊丁入亩、实施西南改土归流、密建储君，推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堪称一个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时代。雍正帝是康乾盛世的关键推助者，其本人更以勤于政务、雷厉风行、个性鲜明的皇帝形象而著称。



雍正帝观书像

Yongzheng Emperor Doing His Morning Reading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帝每天 5 点左右起床，洗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做早读，必恭读《实录》《圣训》，从中取法借鉴治国之道。



雍正皇帝真容彩塑像

Painted statue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高 3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Factual Record of Qing Kangxi Emper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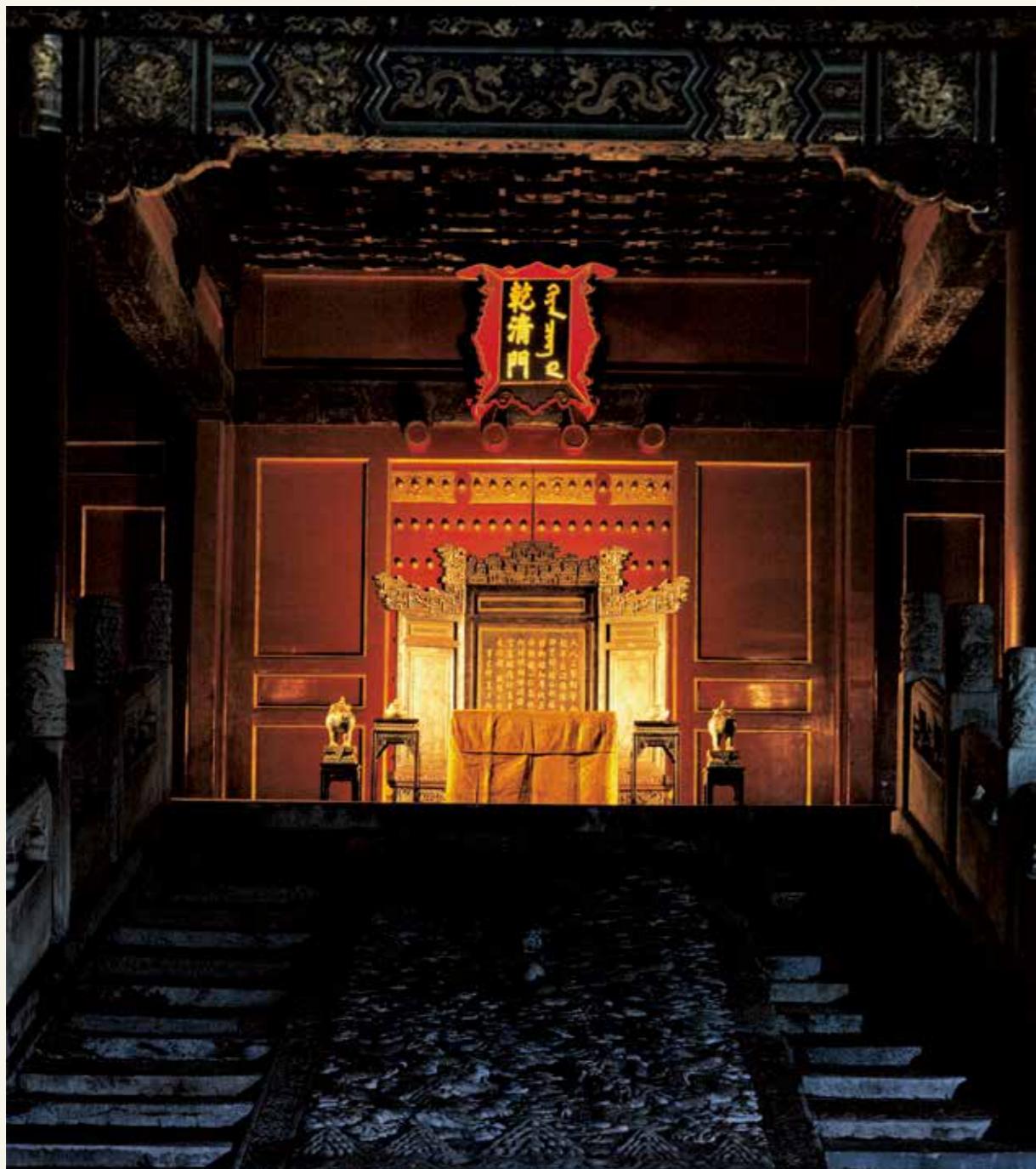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



《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

Instruction of Qing Kangxi Emperor

故宫博物院藏



乾清门御门听政
Gate of Heavenly Purity



“御门听政”是指帝王亲到门前，与文武官员一起处理政事，以示勤于政务。清代的“御门听政”在内廷正门——乾清门举行，时间都在黎明前，视需要而不定期举行。



军机处值房
the Office of the Grand Council



军机处初名军机房，本为雍正年间西北用兵的军务而设，但它逐渐部分取代了内阁的作用，成为新的行政中枢内阁。军机大臣人员无定额，均为兼职，由一人领班，主持工作。雍正帝选择军机处官员的标准是“惟（唯）用亲信，不问出身”。

军机处值房在乾清门外西侧，离养心殿很近，便于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军机大臣、章京每日寅时（凌晨3—5点）进入值房，辰时（7—9点）皇帝召见。每日召见次数不定。军机大臣退出后即依皇帝的旨意书写文件。

大學士伯和 字寄

留京辦事王大臣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

日奉

上諭此次咈哈利國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勝觀看伎劇並因其航海來朝道路較遠欲比上次更加優待令該使臣等到熱河後遣_{其屬}_知觀望_許知禮節昨令軍機大臣傳見來使該正使捏病不到止令副使前來並呈出字一紙語涉無知當經和珅等面加駁斥詞嚴義正深得大臣之體現令演習儀節尚在托病遷延似此妄自驕矜朕意深為不愜已令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京中伎劇亦不必預備俟照例筵宴過萬壽節後即令該使臣等回京伊等到京後著留京王大臣在內_{中左}_右_三_五_七_九門外軍機處直房傳見王大臣等應照行在軍機大臣傳見之禮按次正坐使臣進見時亦不必起立止酒預備杌櫈令其旁坐所有該國貢物業經裝好安設自可毋庸移動其發去應賞該國王物件即於是日陳設午門外王大臣等當面傳旨_{全責下人}_金_人_不_可賚給差人送至伊等寓所_勿_急_速_送_方其正使臣求進貢件已諭知徵瑞不必收接代奏俟其在寓收拾一日二日妥為照料費餘起身仍令徵瑞伴送至山東文代接替該使臣等亦不必令在京伺候迴賓接駕朕於外東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優待用示懷柔若稍涉僭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馭外藩之道宜然阿桂素有識見其意以為何如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廷寄

Court dispatches

故宮博物院藏

廷寄是清代的一种官方文书。内容不便或不宜公开的速谕或密谕等不明降谕旨，由一名军机大臣单独面承皇帝旨意，拟写公文，密封发出，称“寄信上谕”。因其不经过内阁六科，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封函表面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钤军机处印信，并视公文的缓急程度，在封面上写上递送速度，交兵部捷报处发送。



绿头牌、红头牌
Bamboo-made name cards

长 28 厘米 宽 3.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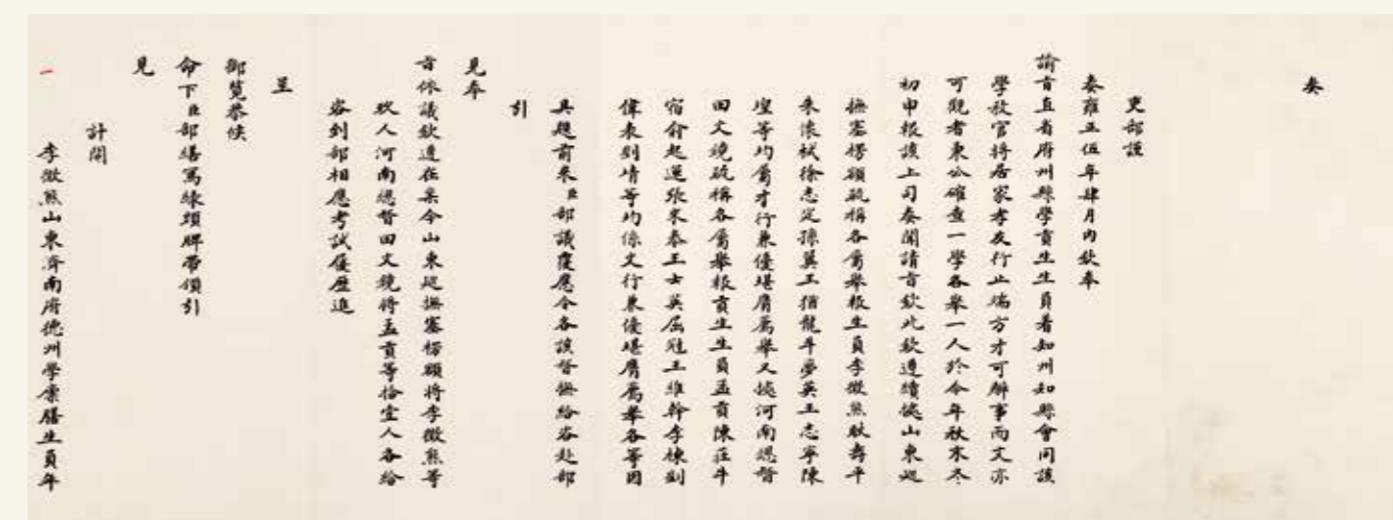
绿头牌又称绿头签，是清代官员因事求见皇帝而呈递的衔名竹牌。牌上写有大臣姓名、官衔、籍贯、勋绩等，宗室王公用红头牌，其他官员用绿头牌。奏事处官员在皇帝用早膳的时候（早上 7-9 点）呈上红、绿头牌，皇帝挑出欲召见对象的牌子，故红、绿头牌又称膳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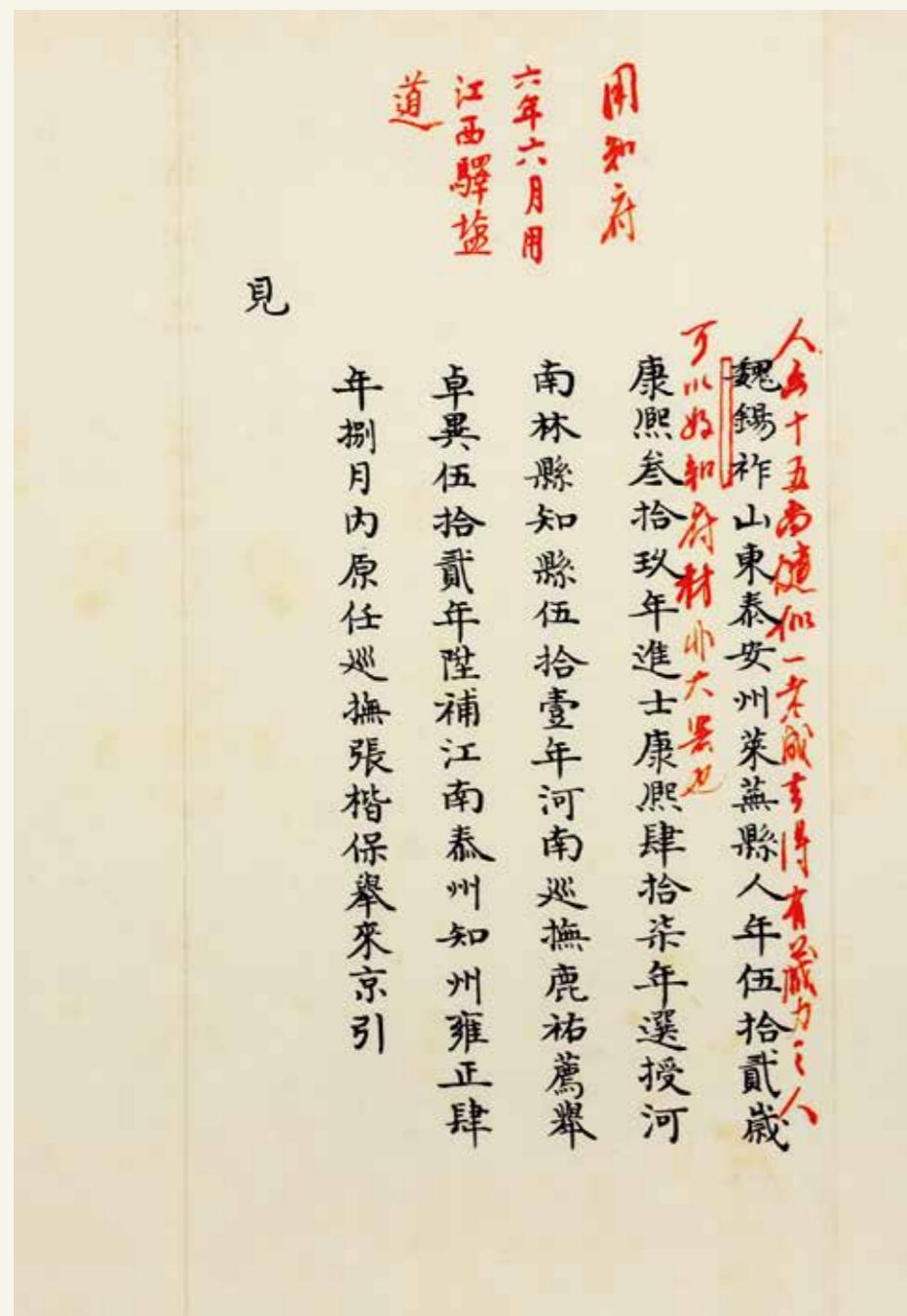
奏为山东巡抚塞楞额并河南总督田文镜遵保贡生生员李征熊等赴部引见恭进考试履历呈览事
Palace confidential memorial to Yongzheng Emperor

故宫博物院藏

早膳后，皇帝开始依红、绿头牌召见大臣、引见官员。

清代中下级官员有签掣、保举、拣选等多种办法产生。任用前由吏部、兵部请旨，报告考核结果，并附上该官员的履历单，带领引见；对于考核优秀或需参劾的官员，也需引见。是为官员履历引见折，或称引见单，由吏部上奏。此类引见一般成批在养心殿明间正殿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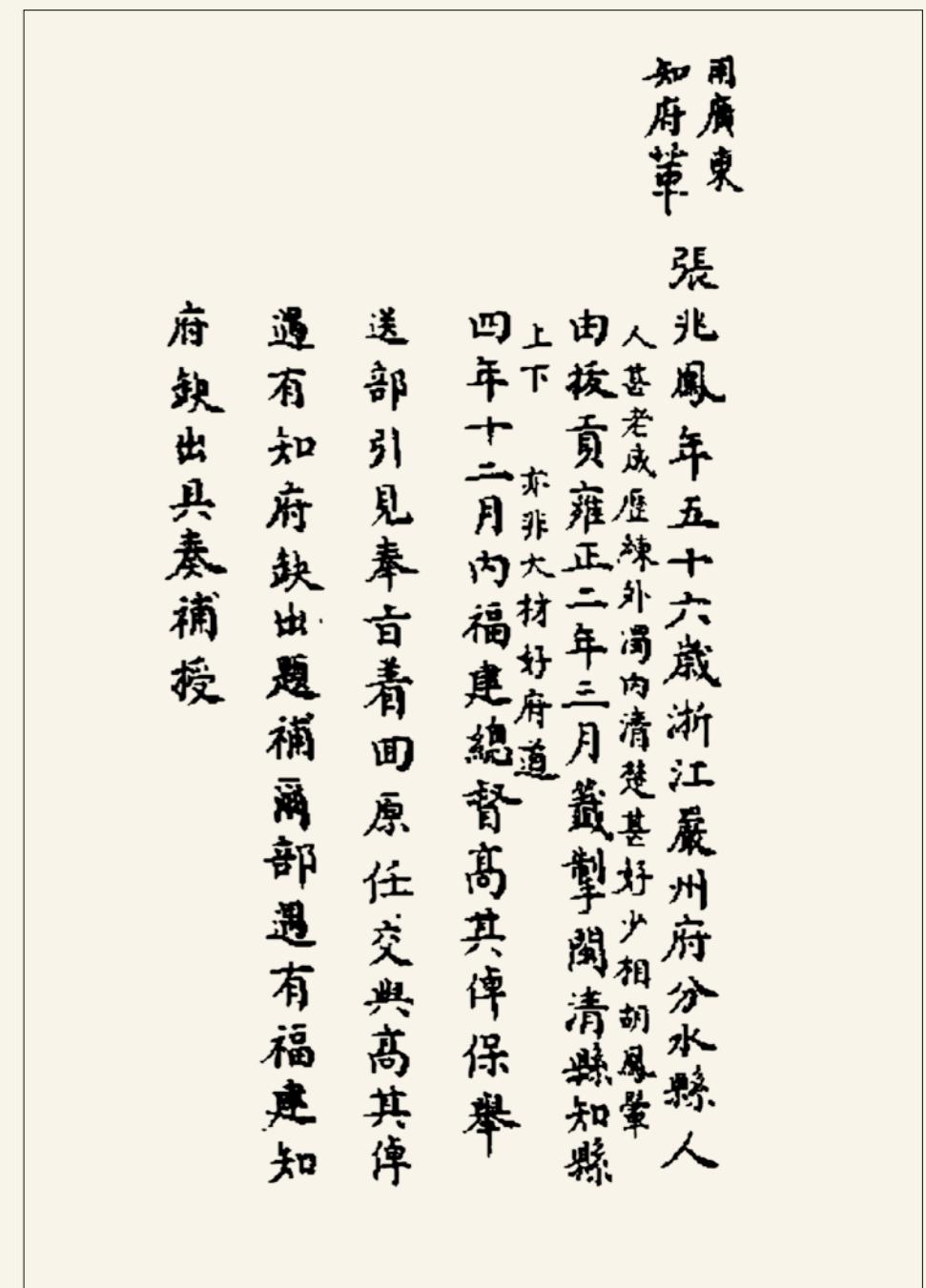


呈魏锡祚履历单

Working experience of an official named Wei Xizuo submitted to emperor

故宫博物院藏

履历单一般由官员自己填写，限300字以内，故又叫履历考试折。皇帝引见官员时，阅看该官员的绿头牌、引见单、履历单，与其交谈，观察其身材相貌、言谈举止、人品德行，并用朱笔把评语、升迁降革意见写在引见文书上。官员们常被第



张兆凤履历片

Personal file of an official named Zhang Zhaofeng

故宫博物院藏

官员履历片是军机处制备的一种官员档案。履历片由硬纸做成，上面用墨笔抄录官员姓名、履历等，用红笔抄录朱批谕旨和考核等级及何时引见等。军机处遇有该官员应升官缺，即缮折并附上履历片呈递皇帝。皇帝在履历片上或朱批评语，或授意评定等第、任命何官等。



硬木奏折匣

Hardwood box for confidential memorial

长30厘米 宽15.3厘米 高5.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奏折：署理陕甘总督查郎阿奏报

雍正七年陕西省额征耗羨银两收支数目事

Palace confidential memorial to Yongzheng Emper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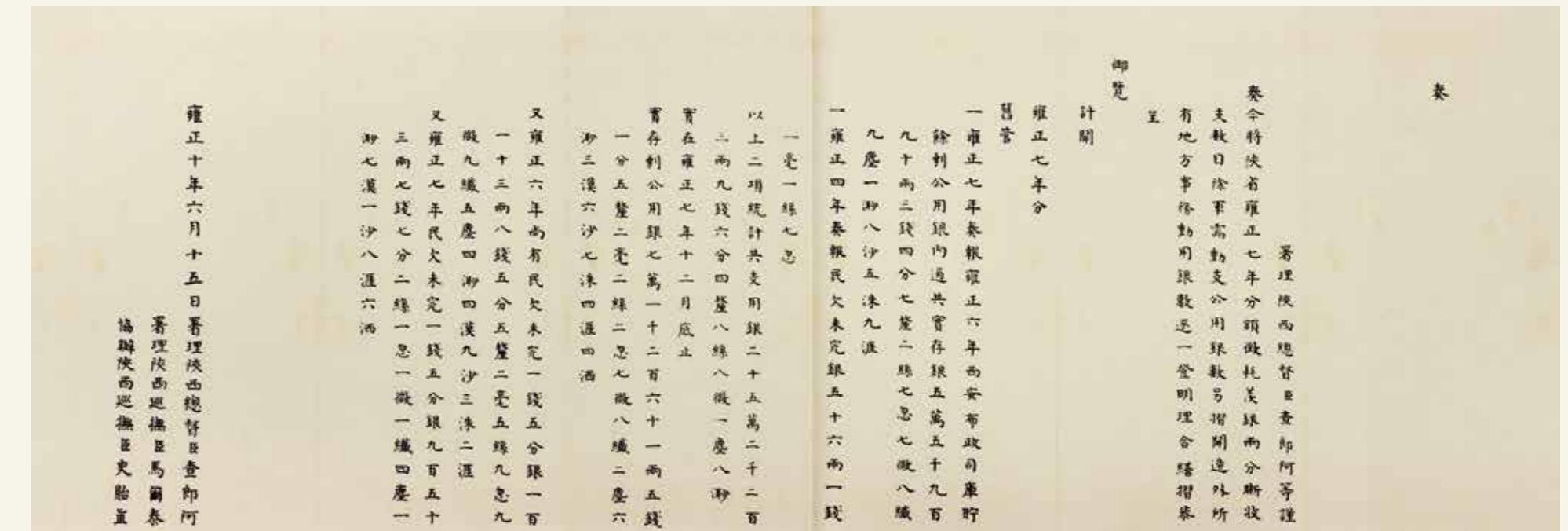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



奏折又称密折、折子，约产生于康熙二十年前后，是清代独有的一种官员呈递给皇帝的上行文书。批阅奏折是清帝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加强对奏折的保密，雍正帝令内廷特制配备西洋钥匙的折匣，颁给每个具折人二至八个不等，专供封装递送奏折之用。折匣钥匙由皇帝和具折人分别执掌，他人无权开启。

耗羨是指官府在征收钱粮时，以弥补火耗、鼠耗、雀耗为名，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耗羨银一部分用作办公费，此外则用来打点上司和中饱私囊。雍正帝采纳了山西巡抚诺岷、河南巡抚石文焯等人的建议，实行耗羨归公和养廉银制度——降低火耗率，火耗银上交至省，由全省统一支配使用，并由中央根据地方政务繁简情况，制订从总督、巡抚至地方小吏数目不等的养廉银数目。



聖鑒爲此謹

奏

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
這樣皇帝不愛大臣君不負朕人再不
負吊也賴！」

雍正元年拾貳月

廿伍

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

朕安朕原不欲不來各地方要緊今質不可奏不妄
不先朕原不從難處之二者軍務摺事結局虛田一降
科多量必得你來因商討地方情形汝若可以來得
乘擇遠東再由二降科多此人朕其先不不但不
深知他真否大錯了天人真

三聖祖皇考恩良朕之功臣國宗良臣莫不當代第一
趙羣技類之希有大臣尤甚朕見你之面再細一
問你有旨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具

目今都中摺回解制一事即有此胡謬辦事的
理況又不是你往上的事程中不明之至

雍正元年玖月

拾柒

日

知還了此事時你何干你先奏的朕深為表獎
此一番事若言朕不福大豈有此理

三天先憐朕即福人矣但就事而言實皆
聖祖之功自你一下抑一個不是

皇父用的人那一個不是數十年教養的兵前西海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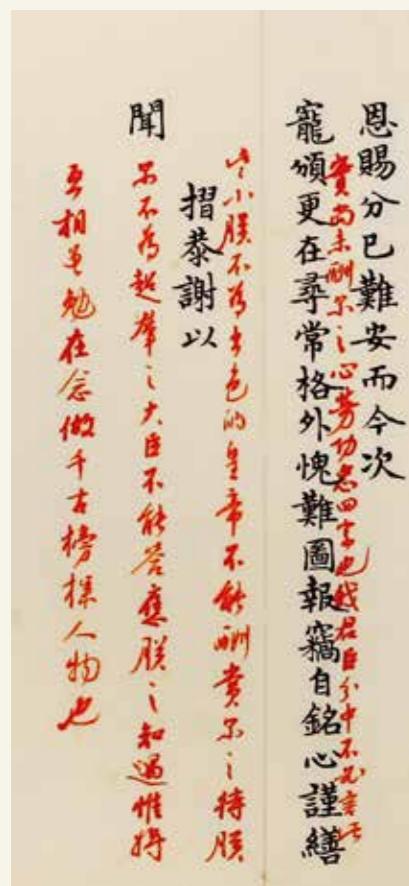
湧正考慮之時朕原在三念即使事不致善結
朕不肯退次大過好也當不起原是

朕相時遠一念今以此事於中外部就將此考熟自己
認起未宣上面愧心懶至朕身即是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具



朕今授用你光榮既又係府下四人體面地步內
外各省之糧農督撫地方布道等形勢必
加倍持撫力竭力自持無少懈怠少壞
朕旣委平地方秉性之事一點恩索不任
朕之耳目密諭深知員朕旣大恩垂輕之庶不
之事已越之慎之你若有辦不來差使不妨
奏明朕命人幫你不可移作一事移求一利
一切食用節儉為要內口織造等非分之事
用今日之現報望不見手荷車之成業當自
樂說不之利害又勝前人之數倍福祐之
闊矣不少忽將論
屏棄報地方情形兩水不要徇私套浮泛
隱匿一切看該官寧在奏聞



雍正帝朱批

Yongzheng Emperor's comments in red
on palace confidential memorials

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帝即位后，将这种只有少数官员使用的、具有君臣间秘密通信性质的奏折，逐步推广为官僚普遍使用的正式机密官文书。奏折成了君臣之间商讨政务最重要的工具。具折人的范围由康熙时的二百余人大扩至两千一百余人。奏折皆由雍正帝本人披览。因为白天更多的时间用来引见、召见大臣，因此，雍正帝经常披览奏折至深夜，且偶尔还在朱批中提及，如批“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灯下所批，字画潦草，汝其详加审视”，“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雍正帝在位13年间，批阅奏本近20万件，批语超过1000万字，可谓自朝至夕，目不停视，手不停批。雍正帝朱批不仅文字繁多，而且往往充满个性话语。

四

三希堂

Hall of Three Rarities

此处原名『温室』，乾隆时改建为书房
三希堂。宋儒周敦颐提出士人修身当『士希
贤、贤希圣、圣希天』（希，意思是效法）；

乾隆帝的老师蔡世远，以宋代范仲淹（字希文）
和真德秀（字希元）为楷模，名其堂曰『三希』，
乾隆帝又效法老师，则有『三希』；又此处
收藏了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
秋帖》、王珣《伯远帖》三件稀世之珍，故
名『三希堂』。『三希堂』匾为乾隆帝御笔。

博 觀 古

三希堂

深心託豪素



三希堂内乾隆帝的御笔对联“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为集句联。上联取自南朝诗人谢灵运《斋中读书》诗：“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下联取自南朝颜延之的《五君咏·向常侍》诗：“向秀甘淡薄，深心托豪素”。上联表面上意思是赏览三件稀世珍品法帖，实是以宽广的胸襟去品鉴、效法古今贤人，应对希贤，进而希圣、希天的“三希”堂号。承接上联的含义，下联中的“深心”依然指希贤、希圣、希天的深远用心。

“豪”即毫，指笔；“素”，绘画用白色生绢，“豪素”即指书法丹青。上联指出“观古今”是希贤、希圣、希天的手段，下联指出表达希贤、希圣、希天的方式——书法丹青，当然也包括吟咏唱和等。另外，此联上联的末字为平声，下联末字为仄声，不合“仄起平收”的对联规则。形式服务于内容，因内容的起承转合贴切而又气势磅礴，因此在形式上稍作变通亦未为不可。

三希堂内部狭小，尚不足八平米，但陈设幽雅、古朴，自乾隆时期至今仍保持原貌。其北墙上为董邦达的山水画，画上的乾隆御制诗为乾隆二年（1737）状元于敏中题写。西面墙壁采用通景帖落的装饰手法，在视觉上加深了房间的纵深感。帖落上的绘画为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所绘《平安春信图》。画中的雍正、乾隆父子，身着汉服，在古松、梅竹、山石之间授受一枝梅花。“梅传春信、竹报平安”，故名“平安春信”。东墙壁上悬挂了乾隆帝特别钟爱的壁瓶，五颜六色、形式各样，计有11件之多。

三希堂内的陈设，自乾隆时期至今基本保持原貌。



紫檀木卷书式炕几

Zitan (sandalwood) small bed table

长 73 厘米 宽 31.5 厘米 高 3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紫檀木二层炕几

Zitan (sandalwood) small bed table with two shelves

长 90 厘米 宽 30 厘米 高 4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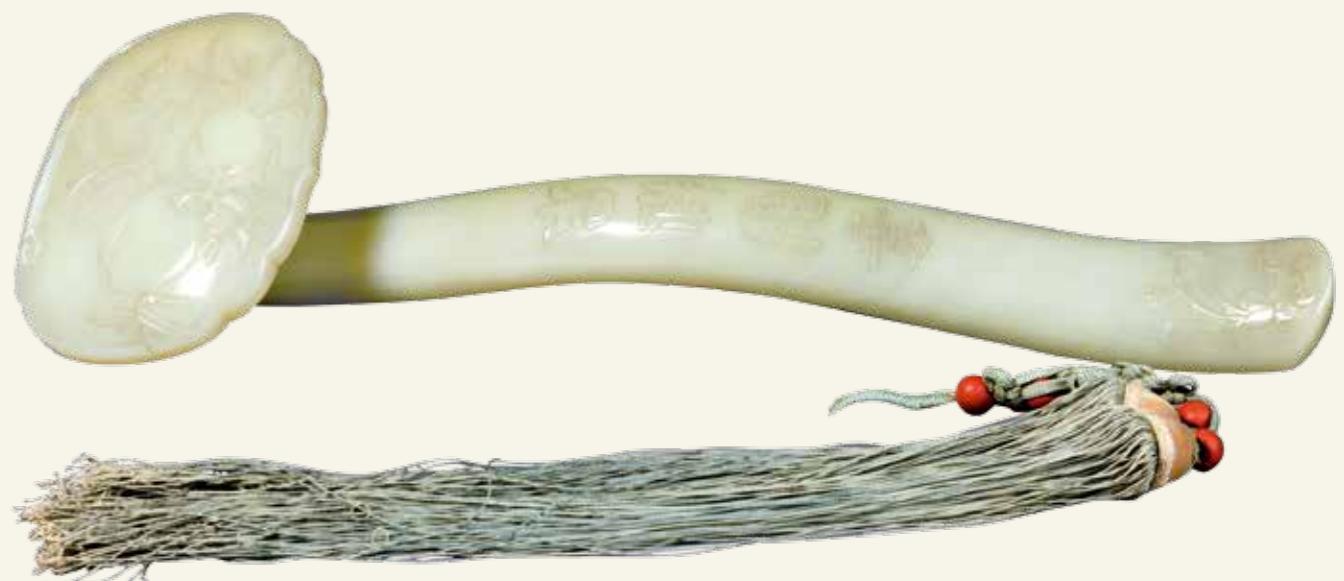




白玉笔架
White jade brush support
长 14 厘米 高 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雕松竹梅管笔
Ink brush with green jade stalk
长 2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福寿吉祥如意
Green jade *ruyi* ornament
长 38.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光素托莲蓬式香插
Green jade stand of joss stick

口径 11.2 厘米 底径 2.9 厘米 高 2.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牺尊
Green jade zun in the shape of an ox

长 13.5 厘米 宽 8.8 厘米 高 8.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款仿哥釉鱼耳炉
Copy of ge-style incense burner

底径 10 厘米 高 1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白檀边座青石刻花卉插屏
Stone table screen with floral design

长 19.5 厘米 宽 8 厘米 高 17.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青玉圭（镇圭、介圭、琰圭、躬圭等）

Green jade gui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御用”款嵌玉冠架
Hat stand with inlaid jade and Qianlong reign mark
径 19 厘米 高 3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勾云兽面蝉纹瑁
Green jade *mao* with monster face and cicada patterns
长 10.5 厘米 宽 7.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带皮螭纹龙首觥
Green jade *gong* wine vessel
carved with dragon patterns
底径 10.4 厘米
口径 7.8 厘米 高 17.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蒲纹璧
Green jade *bi* disc with round pattern
外径 8.9 厘米 内径 2.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金底粉彩开光诗句花卉壁瓶
Wall vase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27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绿底粉彩花卉壁瓶
Wall vase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3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霁蓝地描金开光粉彩花卉诗句图壁瓶
Wall vase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3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黄底粉彩勾莲红蝠壁瓶
Wall vase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3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五

斗室有天下——乾隆皇帝的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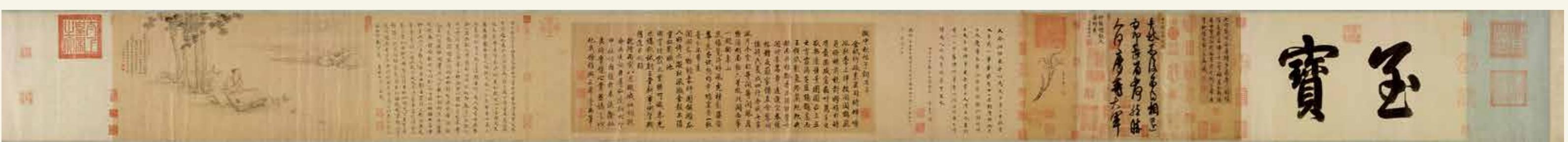
Elegant Taste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乾隆帝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除创作大量诗文，还广罗历代及当代名家书画，品鉴、摹习。乾隆帝在三希堂内进行的活动及与三希堂有关的其他文化活动，既有裨益于治道，亦陶冶情性，是其『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与儒雅之风的集中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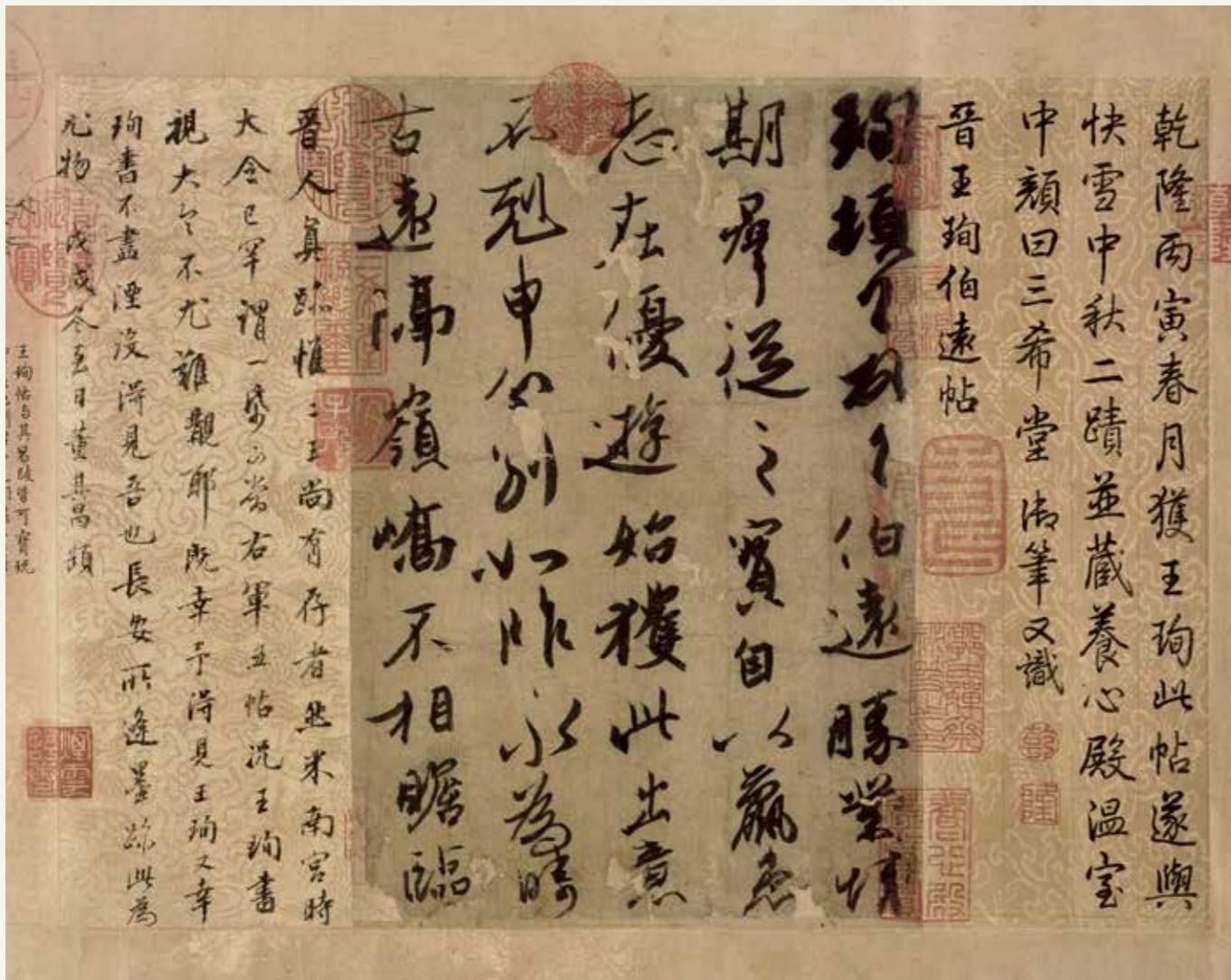
乾隆帝在三希堂内的临帖、丹青、吟咏等活动，并从帝王统治方略的高度去解读这些爱好和创作活动，以之作为对三希堂这一空间的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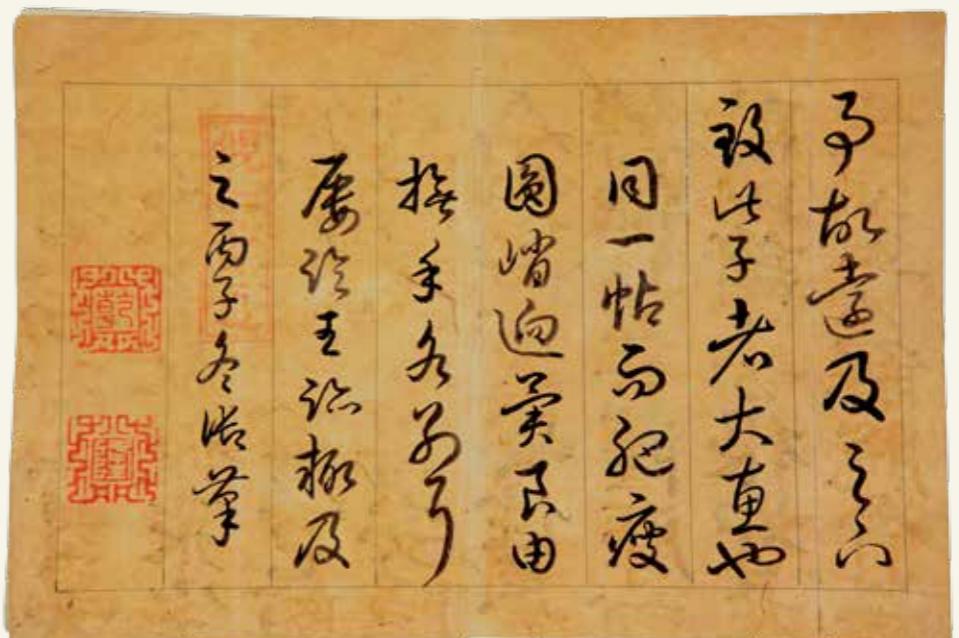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Calligraphy work by Wang Xizhi
故宫博物院藏



王献之《中秋帖》
Calligraphy work by Wang Xianzhi
故宫博物院藏



王珣《伯远帖》
Calligraphy work by Wang Xun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临王羲之帖
Copy of Wang Xizhi's Work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曾反复临摹。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夏日，乾隆帝在养心殿临《兰亭序》，并赋诗记述：熏风来殿阁，亦自生微凉。近政抚兰亭，即景玩词芳。



“乾隆宸翰”玺
Seal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高 15.2 厘米 印文长 8.4 厘米 宽 8.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昌化石质，随形浮雕鸳鸯荷花“满池娇”图景，刻有诗文。
此玺钤于乾隆帝御笔书画、诗文作品上。



青金石螭钮乾隆御制“养心殿铭”玺

Lapis lazuli seal carved with Qianlong Emperor's Inscription of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高 10 厘米 边长 1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临元曹知白《十八公图》卷

Copy of Cao Zhibai's Painting of Pine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纵 22.7 厘米 横 53.8 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此幅为乾隆帝临摹之作，“十八公”即松，“岁寒三友”之一，乾隆帝在题诗中称“汉家一树引遐思”。曹知白为元代画家，尤擅绘雪景寒林，和倪瓒、顾瑛并称江南三大名士，也与黄公望等往来唱和。



一是二图
丁观鹏 绘

The Qianlong Emperor Appreciating Antiques by Ding Guanpeng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仿绘自宋人绘画，乾隆帝一生至少仿绘了四幅。此幅为宫廷画家丁观鹏所绘，画中的乾隆帝在品茗鉴古，御题：“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养心殿偶题并书”，钤“乾隆宸翰”宝。画面既具哲学意味，也再现了乾隆帝对古物收藏的钟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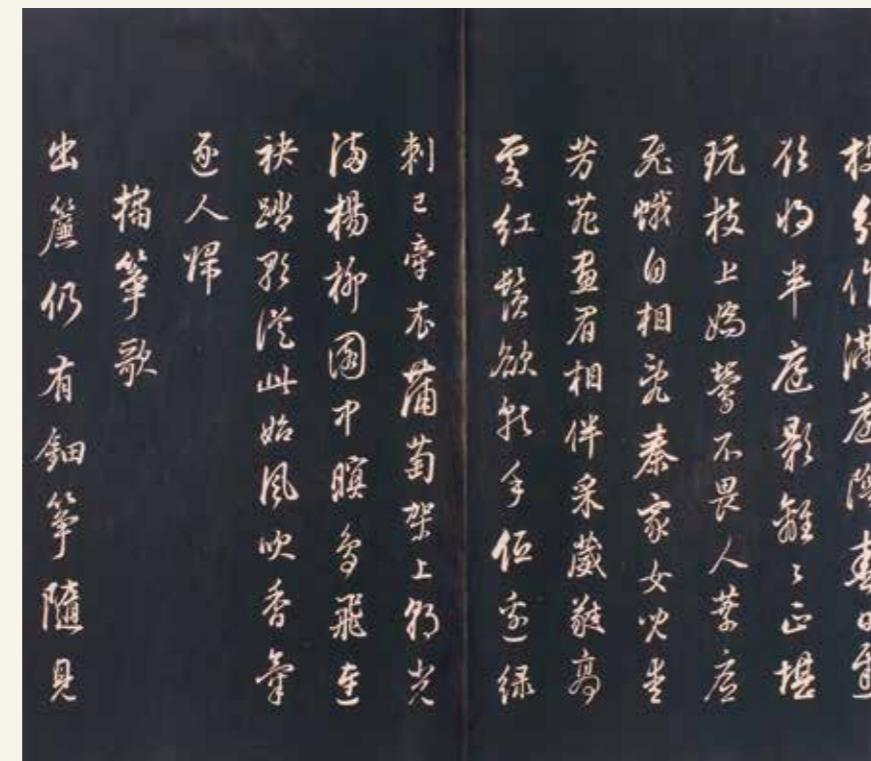
《石渠宝笈》
Imperial Collec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orks (Shiqubaoji)
故宫博物院藏

《石渠宝笈》是一部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





三希堂法帖 第三十册



枝条作满庭，蔽日宜。
佳句半庭影，轻云遮。
玩枝上，嬉萼不畏人。
苔石无晴自相照，秦家女吹笙。
芳花盈首相伴采，蕊散高。
更红粉欲射多，但含绿。
刺史堂衣蒲萄架上初发，
海杨柳圃中。暖多飞至。
秋鸿影流此始风，吹香。
逐人归。
插笔歌
出簾仍有鉢，筆隨見。

《三希堂法帖》

Sanxitang Rubbing Album of Model Calligraphy Treasures

故宫博物院藏

《三希堂法帖》全称《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令梁诗正等编次皇家内府所藏自魏晋至明代著名法书三百余种，刻石五百余块，名之为《三希堂法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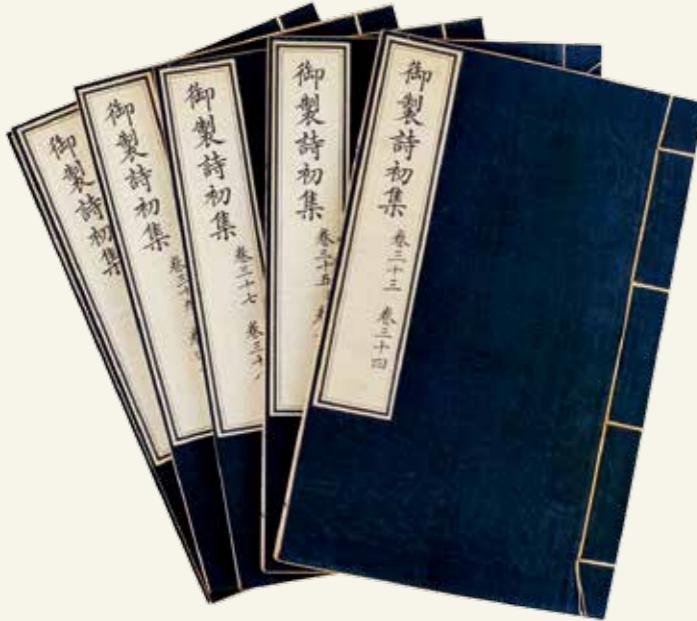


乾隆帝《写生小景四种》

Four paintings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自18岁开始学画，最初专画花鸟，后来各种题材、技法都有所尝试。其画构图简明，以小写意为主，总体成就不高。



乾隆帝《御制诗初集》

First Poetry Anthology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御制诗共分六集，收录诗作四万余首。诗文多为理政、巡幸、宴飨、读书、玩赏等活动中的即兴之作，虽文学艺术性不高，但体现了乾隆帝对汉文化的喜好、追慕。



乾隆帝《御制文初集》

First Prose Anthology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御制文共分九十二卷，计一千多篇文章，涉及天文、地理、政事、经史、人物、艺术、经济等极其广泛的题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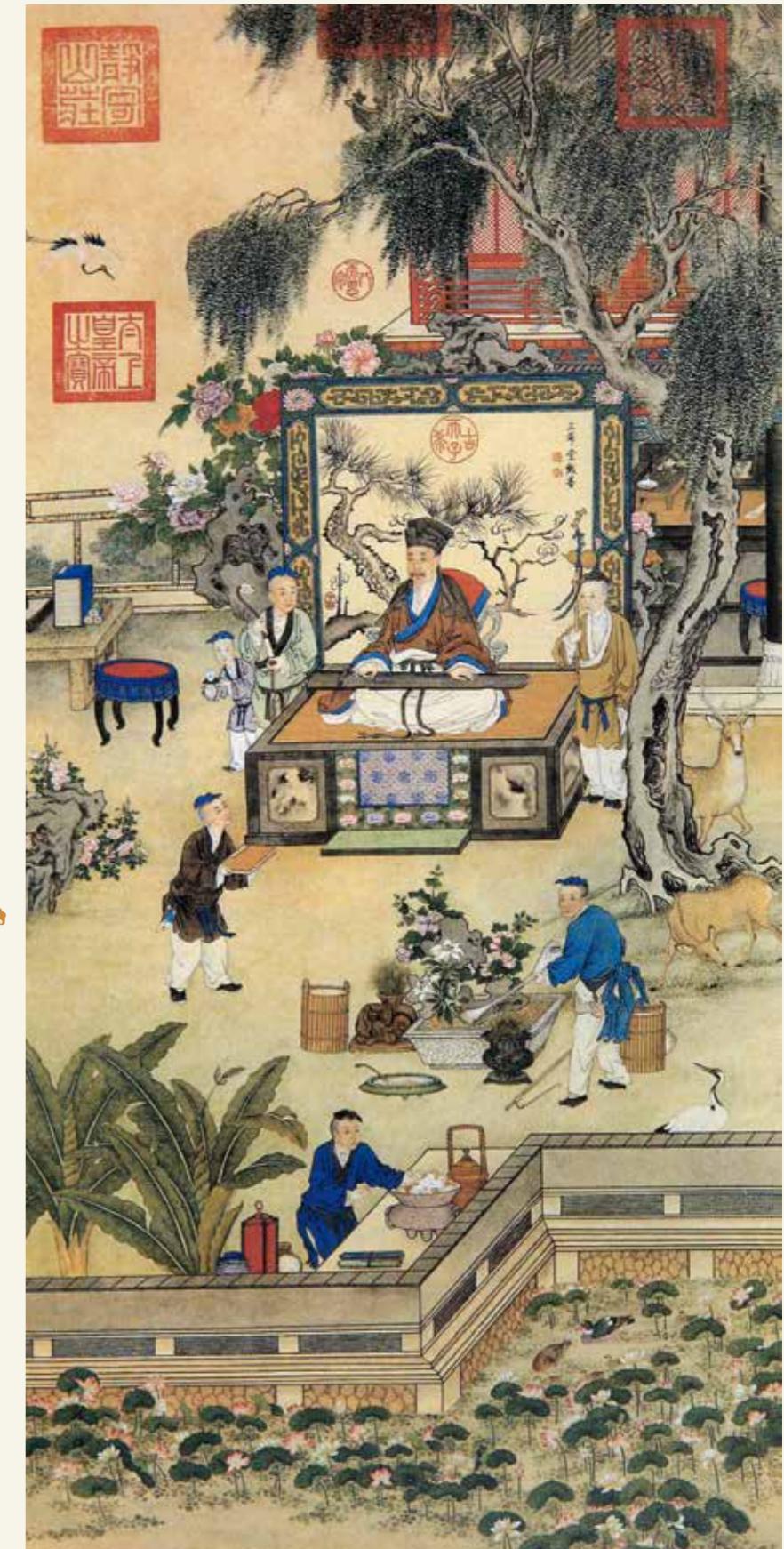
乾隆帝熏风琴韵图

Qianlong Emperor's portrait

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依据内府所藏古画改绘而成的乾隆帝仿古行乐图。画中乾隆帝化身为汉族文士，松下抚琴，观花品茗。乾隆帝强调此类虚拟图景是一种“丹青游戏”，故画中的屏风上有“三希堂戏墨”字样。



上

明窗开笔

Lucky Words Written by Emperor

清帝从雍正年间开始，仿民间习俗举行元旦『明窗开笔』写吉字。元旦（大年初一）子时，皇帝在东暖阁明窗设案，置寓意大清疆土、政权永固的金瓯永固杯，注屠苏酒，点『玉烛长调』蜡台，以笔端刻『万年青管』、笔管刻『万年枝』的专用笔，写下对新一年的希望与祝福。写好的吉字则放入专门的黄匣内封存，要求子孙不许开看。雍正帝第一次明窗开笔时，在朱笺上分别写下的吉字是『春韶介祉，开笔大吉』和『一人新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民安乐业，边尘永息，大吉大吉』。

开笔之后，清帝还要将时宪书象征性地浏览一下，寓『授时省岁』之意，偶尔还会题诗吟咏，称『元旦试笔』。



金瓯永固杯

“Eternal Territorial Integrity” gold cup

高 12.5 厘米 口径 8 厘米 足高 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嘉庆帝元旦开笔吉字

Lucky words written by Jiaq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故宫博物院藏

元旦试筆

咸池浴景曜光鋪元會共沐萬國趨恭已
求寧極六合單心圓易奉三令金祝穀都祥
姻景仙木駢羅瑞色扶恰值貴山東侍子李廣洋
入侍即遣歸仍厚賜之便教九操式鴻臚
乘風御天子移第勒莊先往阿卜
策龍回歷歲久一敬益斟勦日醉設琴委衣
寒宇酒年盤与傀休嘉辟墮濱鵠徑萬
樂惟曰歲久一敬益斟勦日醉設琴委衣
壬辰北方履華筆在川西佛口者詔陳初
顧二聖成禽福莫稽

甲午元旦

舊乳剛應節芳蘭靜夜瑞沐鴻濤千載啟鑑
四達路支以乘時占起中官忙祇勤屬厥去歲
庚寅止歲年躬久而敬是宜尼詞臨在皇

己未歲月序

乾隆帝元旦试笔御制诗

Poem written by Qianlo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纵 22.3 厘米 横 9.2 厘米 (左) 横 18.3 厘米 (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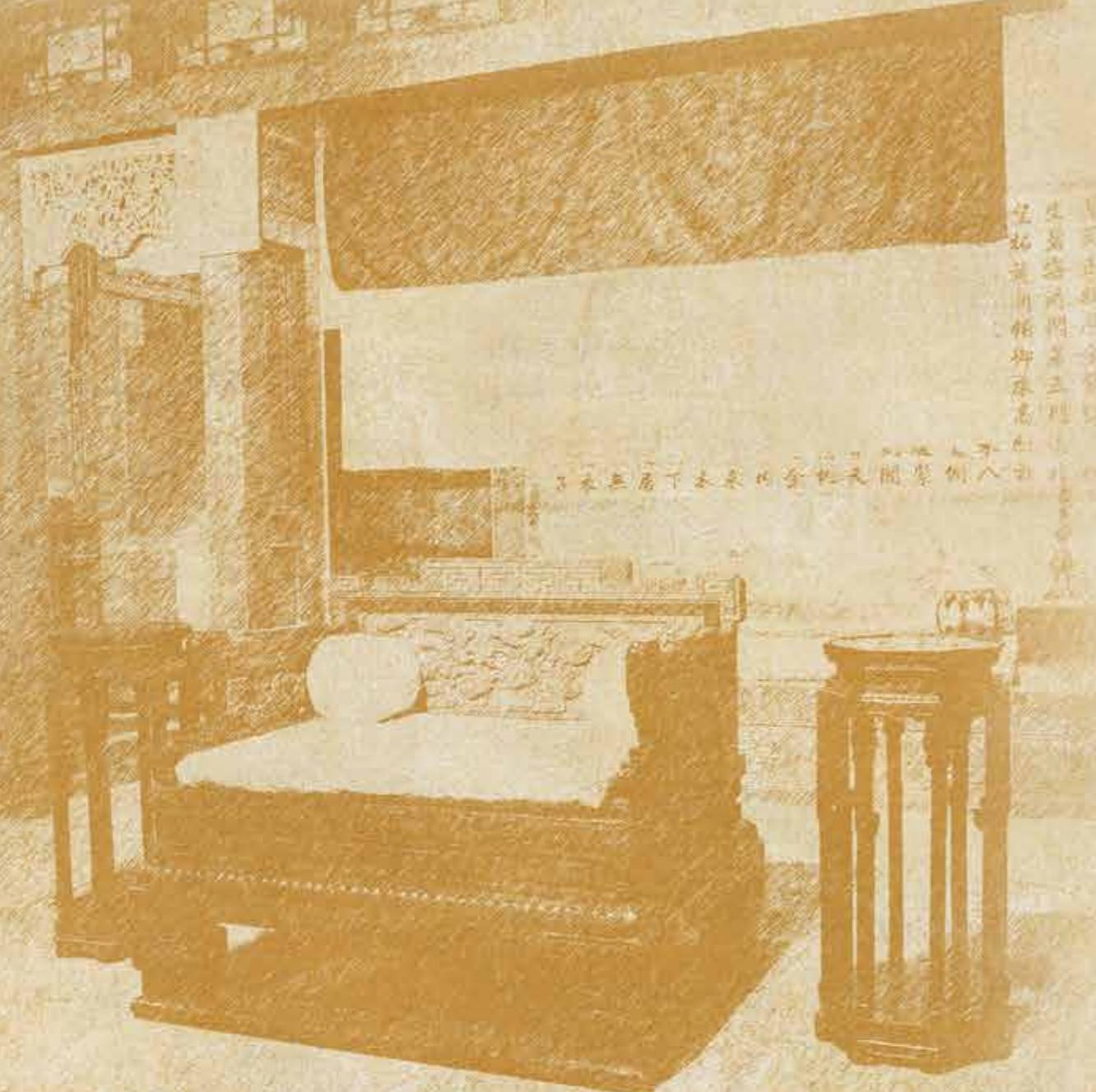
X

垂帘听政

Dealing with State Affairs behind a Screen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次年病故于避暑山庄，6岁的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除掉了辅政八大臣。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慈安、慈禧两宫太后正式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开始了晚清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时代。

同治十三年（1875）十一月，亲政不足两年的同治帝去世，慈禧太后指定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3岁的载湉入继皇位，是即光绪帝。慈禧太后以新君年幼为由再度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
油画像
Oil painting of
Empress Dowager
Cixi's portrait
故宫博物院藏

慈禧太后（1835—1908），叶赫那拉氏，隶属满洲镶黄旗。咸丰二年（1852）入宫，封懿贵人。咸丰六年生载淳，次年晋封贵妃。载淳即皇帝位后，尊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同治、光绪朝，共垂帘听政23年，实际控制晚清朝政达48年之久。

同治帝便装像
The Tongzhi Emperor
in informal dress
故宫博物院藏

同治帝（1856—1875），名载淳，咸丰帝长子。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同治帝亲政。次年十月患病，御医诊断为天花，十二月初五日病逝于养心殿东暖阁，年仅19岁。





光绪帝读书像

Portrait of the Guangxu Emperor

故宫博物院藏

光绪帝（1871—1908），名载湉，醇亲王奕譞次子，由慈禧太后指定，继承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举行亲政大典。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失败后，被囚禁在瀛台，慈禧太后训政。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病逝。次日，慈禧太后去世。慈禧太后去世前指定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帝位。

紫檀嵌碧玉雕云龙宝座椅

Zitan (sandalwood) throne chair inlaid with jade

长 122 厘米 宽 85 厘米 高 10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粉彩云蝠纹冠架

Famille rose head dress stand

底径 15 厘米 高 2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款青花缠枝花蕉叶纹瓶

Blue and white vase with flower scrolls and Yongzheng reign mark

底径 12 厘米 通高 3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黄地青花八宝勾莲纹象耳瓶

Yellow ground and blue patterns vases with elephant shaped ears

底径 9 厘米 通高 4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云蝠五谷丰登图如意

Green jade *ruyi* ornament

长 36.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砚
Green jade inkstone

宽 14 厘米 长 19 厘米 高 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紫檀木笔筒
Zitan (sandalwood) brush pot

径 18.5–15.5 厘米 高 17.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象牙管“万国来朝”紫毫笔

长 2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镀金跑人水法转花钟
Gilt copper automaton clock

高 9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镀金牛驮瓶花表

Gilt copper cow with a vase and clock on its back

高 5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绿色天华锦迎手

Green brocade wrist rest

高 1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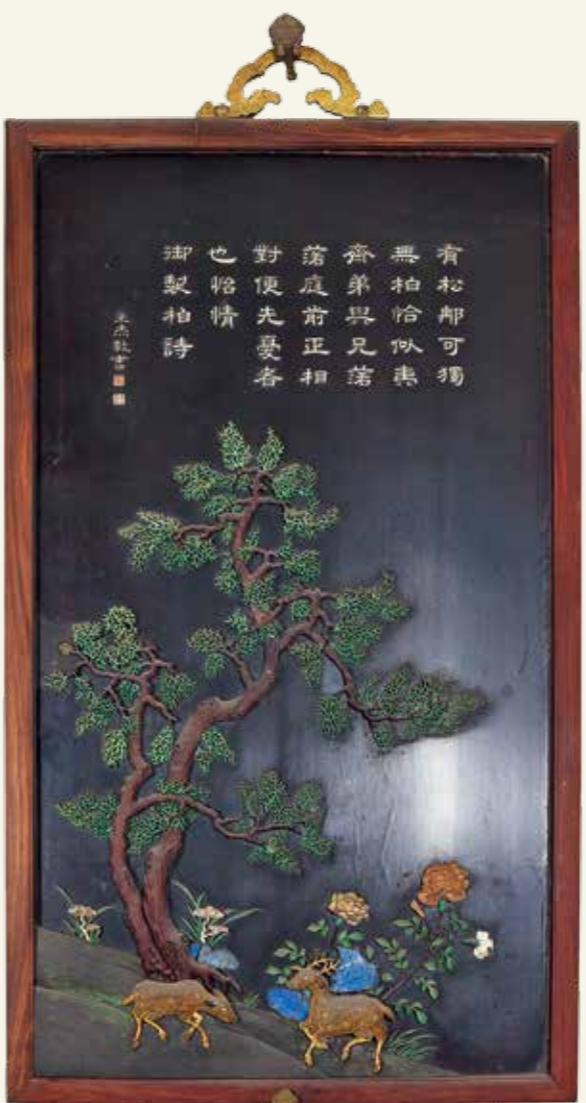


紫檀木边座碧玉云龙纹插屏

Green jade table screen with *zitan* (sandalwood) frame

长 22 厘米 宽 48.5 厘米 高 5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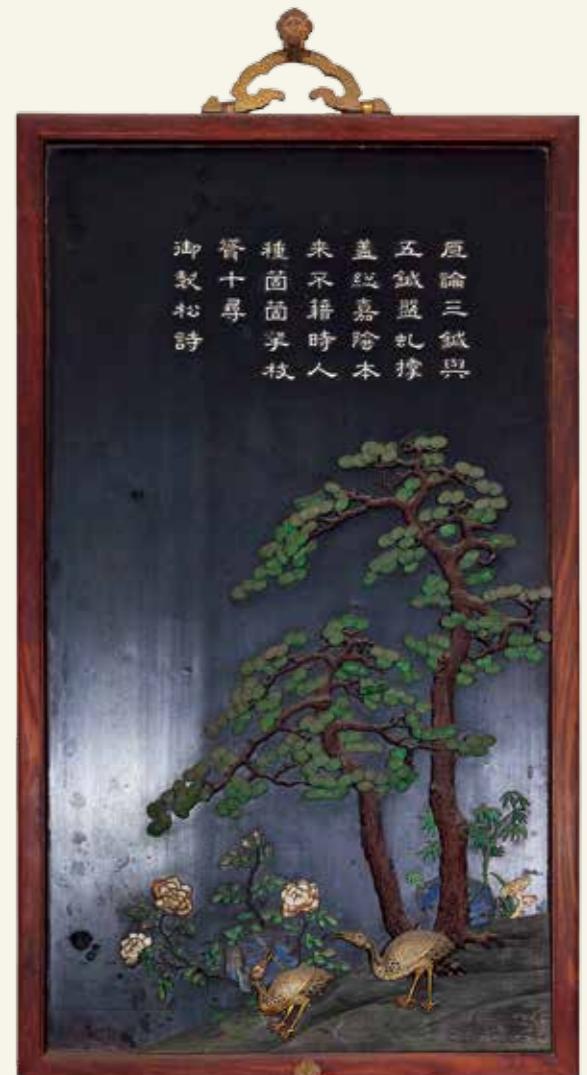


紫檀木边镶牙鹤鹿图挂屏（一对）

Hang panels with stained ivory images (a pair)

纵 87.5 厘米 横 5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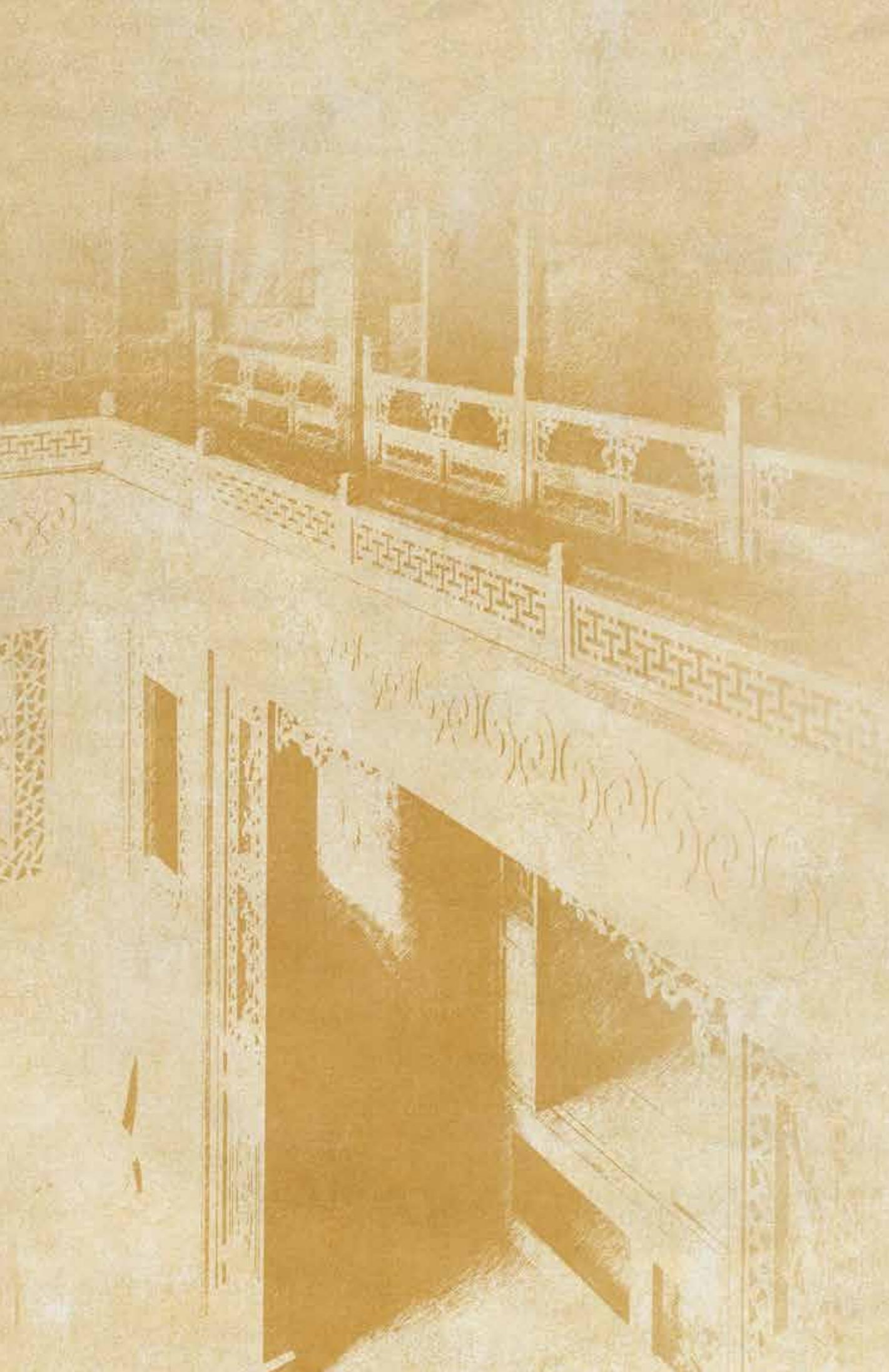
八

仙楼佛堂

Hall for Worshipping the Buddha

此处初为长春书屋，乾隆十一年（1746）改建为乾隆帝专用的修行密法的仙楼佛堂。佛堂以紫檀木七层无量寿宝塔为中心，呈曼陀罗格局，宝塔从一层通到二层，楼上绕塔南、西、东三面壁上供奉以五方佛为中心的组合唐卡，供桌上供奉佛像、佛龛、供器等，其中的佛像又以上乐王佛为主。

乾隆帝笃信藏传佛教，数十年倾心研习佛学，平日更是以写经自修。乾隆朝，清宫佛殿模拟西藏寺庙神殿布置，几乎涵盖了西藏神殿中的所有神像、神器；从西藏经青海、内蒙至京内外，增建了许多喇嘛庙，编译了大量的藏传佛教经典。佛堂建筑、法器以及制度化的佛教活动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乾隆帝堪称清朝诸帝中对藏传佛教信仰最诚、研究最深、利用最好的皇帝。







乾隆帝写经像

The Qianlong Emperor transcribing Buddhist Sutra

故宫博物院藏

包金顶银上乐坛城

Samvara mandala

宽 30 厘米 高 5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上乐王佛
Copper statue of Samvara
高 1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上乐王佛
Copper statue of Samvara
高 1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銅鎏金上樂王佛
Gilt copper statue of Samvara
高 29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銅鎏金上樂王佛
Gilt copper statue of Samvara
高 21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铜空行佛母

Copper statue of Dakini

高 16.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拉玛佛母

Copper Buddhist statue

高 1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噜福尼佛母
Copper Buddhist statue
高 1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堪楂拉希佛母
Copper Buddhist statue
高 1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泥四臂观音菩萨
Clay statue of four armed Avalokitesvara
径 2.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泥金刚菩萨
Clay statue of Vajra Bodhisattva
径 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梵铜金刚亥母
Statue of Vajravarahi

高 16.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鎏金绿救度佛母
Gilt copper statue of Green Tara

高 27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梵铜密迹金刚
Statue of Guhyasamaja

通高 3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梵铜威罗瓦金刚
Statue of Vajrabhairava

高 3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鎏金吉祥天母
Gilt copper statue of Palden Lhamo
高 2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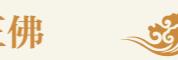


铜鎏金勇保护法
Gilt copper statue of Mahakala
高 2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黑石三大明王——上乐王佛
Buddhist deities: Statue of Samvara

高 4.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黑石三大明王——威罗瓦金刚
Buddhist deities: Statue of Vajrabhairava

高 4.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黑石三大明王——密迹金刚
Buddhist deities: Statue of Guhyasamaja

高 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鎏金毗卢佛
Gilt copper statue of Vairochana

高 32.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銅鎏金無量壽佛
Gilt copper statue of Amitayus
高 20.6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銅鎏金嵌松石蓮瓣式圓盒
Gilt copper round box inlaid with turquoise
高 14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銀鍍金嵌松石八寶——
輪、螺、傘、蓋、花、罐、魚、腸**
Ashtamangala inlaid with turquoise
高 13.5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画珐琅勾莲纹五供

Five sacrifice offerings with painted enamel design

炉高 9 厘米 蜡扦高 22 厘米 双耳瓶高 1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嵌珐琅饕餮纹五供

Five sacrifice offerings with champlevé enamel design

双耳三足炉高 20 厘米 飞凫蜡扦高 32 厘米 狮驮花瓶高 4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穿珠堆绫雅曼达嘎像轴

Portrait of Yamantaka

外框纵 96 厘米 横 6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穿珠堆綾密迹金剛像軸
Portrait of Guhyasamaja
外框纵 96 厘米 横 6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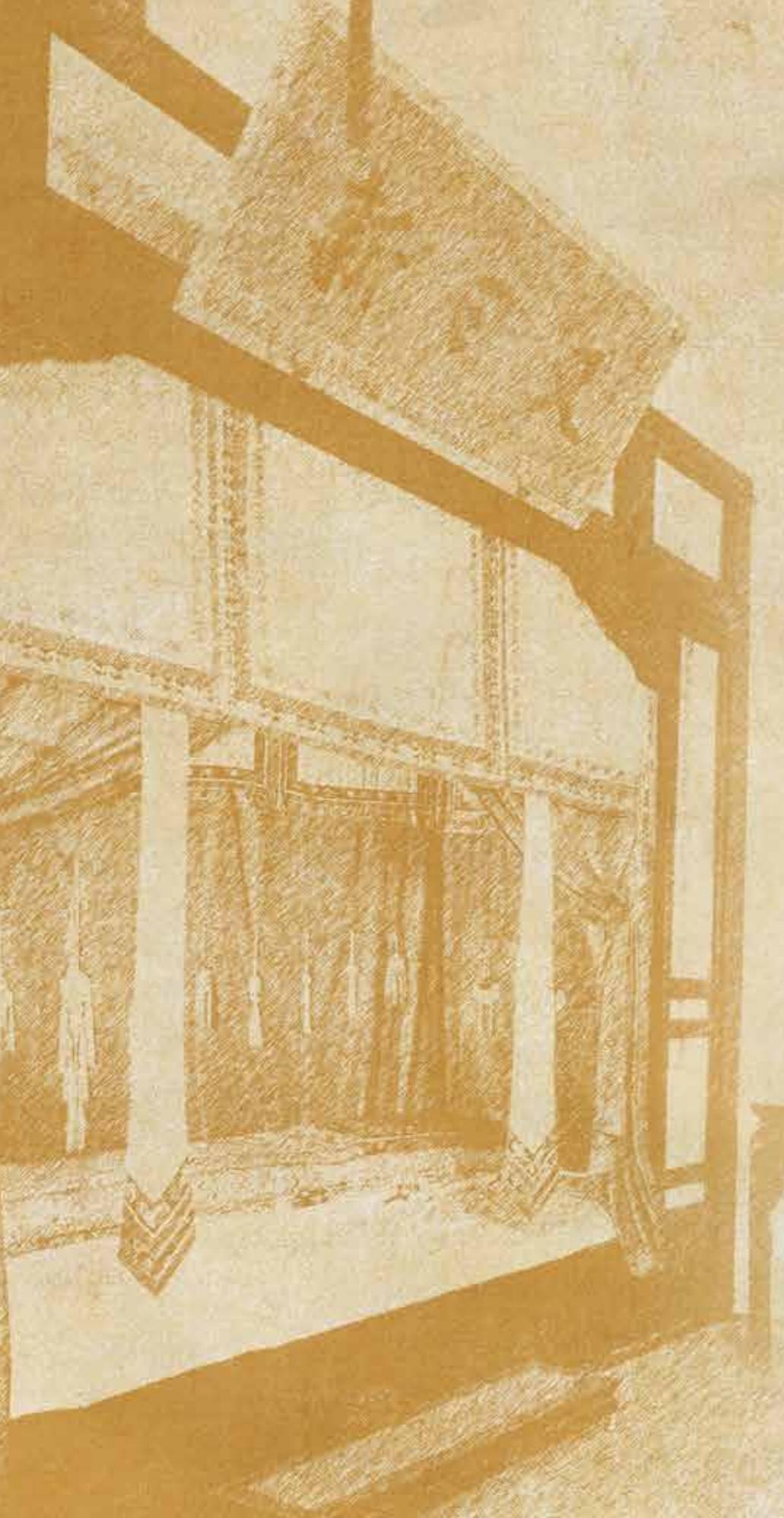


穿珠堆綾上乐金剛像軸
Portrait of Samvara
外框纵 96 厘米 横 6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九 后殿

Backyard of the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养心殿后殿区域以穿堂与前殿相连，共五楹，是皇帝的休息之处，也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唯二处中国皇帝的卧室。清帝们往往于入冬至来年春天居住在此。东稍间楠木雕花龙床上方悬『又日新』匾。西边一间是梳洗、更衣、饮茶之处，北墙上悬『天行健』匾。这两块匾皆为慈禧太后所题。





雍正款斗彩五伦图提梁壶
Doucai teapot with loop handle and Yongzheng reign mark

高 14 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五伦”是古代儒家所倡导的处理五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并拟之以五种飞禽，即以凤凰、仙鹤、鸳鸯、鹤鸽、黄莺分别象征着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壶腹部绘上述五种飞禽各一对，并衬以山石、牡丹，壶底有“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

在雍正帝生活起居、治国理政的养心殿，恰好是“五伦”全都具备的空间。如若雍正帝在万机之暇，执此壶品茗，“五伦图”定会引起他的许多感喟——在他众多兄弟中，只有怡亲王允祥能公忠体国，堪称“古今第一贤王”，其身影也经常出现在养心殿。很多时候，雍正帝要造办处置办的物件，都是在养心殿里直接交付给允祥去办理。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帝只召弘历（乾隆帝）一人到养心殿吃肉，这不仅体现了“父子有亲”，人们还揣测雍正帝已经决定立弘历为储君了。皇帝，特别是像雍正帝这样秉性的皇帝会有朋友？雍正帝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雍亲王的朋友很难成为雍正帝的朋友。



白玉太平车

White jade tool for massaging

长 11.5 厘米 轮腹径 1.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白玉带盖葫芦式鼻烟壶

Calabash shaped white jade snuff bottle

高 7.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蓝地描金盖碗

Blue glaze lidded bowl with gold tracing patterns

长 16 厘米 宽 11 厘米 高 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掐丝珐琅

八宝勾莲纹圆盒

Cloisonné enamel round box

高 7.2 厘米 径 7.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白玉、碧玉象棋子
White jade and green jade chess pieces

棋子径 1.8 厘米 厚 0.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白玉、碧玉围棋子
White and green jade go chess pieces

棋子径 1.5–1.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款窑变灵芝式笔筒

Flambé glaze brush pot

高 11 厘米 底径 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麒麟吐书鹤鹿图山子

Green jade carving with auspicious unicorn image

长 11.5 厘米 高 6.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御题“瑞石古洞”青玉山子

Green jade carving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s poem inscription

高 20.6 厘米 宽 19.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碧玉兽耳衔活环光素尊
Dark green jade *zun* vessel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10 厘米 口径 3.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碧玉雕天鸡尊
Dark green jade *zun* vessel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1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掐丝珐琅勾莲纹活环瓶
Cloisonné enameled vase

口径 2.5 厘米 高 1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青玉云耳螭纹双连有盖尊
Green jade *zun* lidded vessels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1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黄地青花
缠枝莲纹尊

Porcelain *zun* vessel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45 厘米 底径 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蓝哥釉花口花觚
Blue glaze *gu* vase

口径 9 厘米 高 17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玛瑙松椿式花插
Agate flower vase

高 1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红白玛瑙刻诗桃春花插
Red and white agate flowers vase

高 5.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御题褐斑白玉浮雕“九松图”插屏
White jade table screen

高 24 厘米 宽 1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珐琅四方灯（一对）
Painted enamel lanterns (a pair)

高 8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碧玉刻乾隆御制诗葵花式盘
Carved jasper plate with poem verse

径 5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祥開麟趾

十

体顺堂

Hall of State Satisfaction

体顺堂位于养心殿后殿东侧，曾名『隆禧馆』、『绥履殿』、『同和殿』，光绪初年始称『体顺堂』。体顺堂是皇后在养心殿的居所，咸丰帝的慈安皇后、同治帝的皇后、光绪帝的皇后都曾在此居住。

清帝在养心殿生活起居，除非在帝后生日、年节等特殊日子，日常都是皇帝独自用膳；侍寝的后、妃也不在后殿过夜，故在后殿东西两侧有后、妃的临时住房。





咸丰帝所书“福”字

Chinese character “fu” written by the Xianfeng Emper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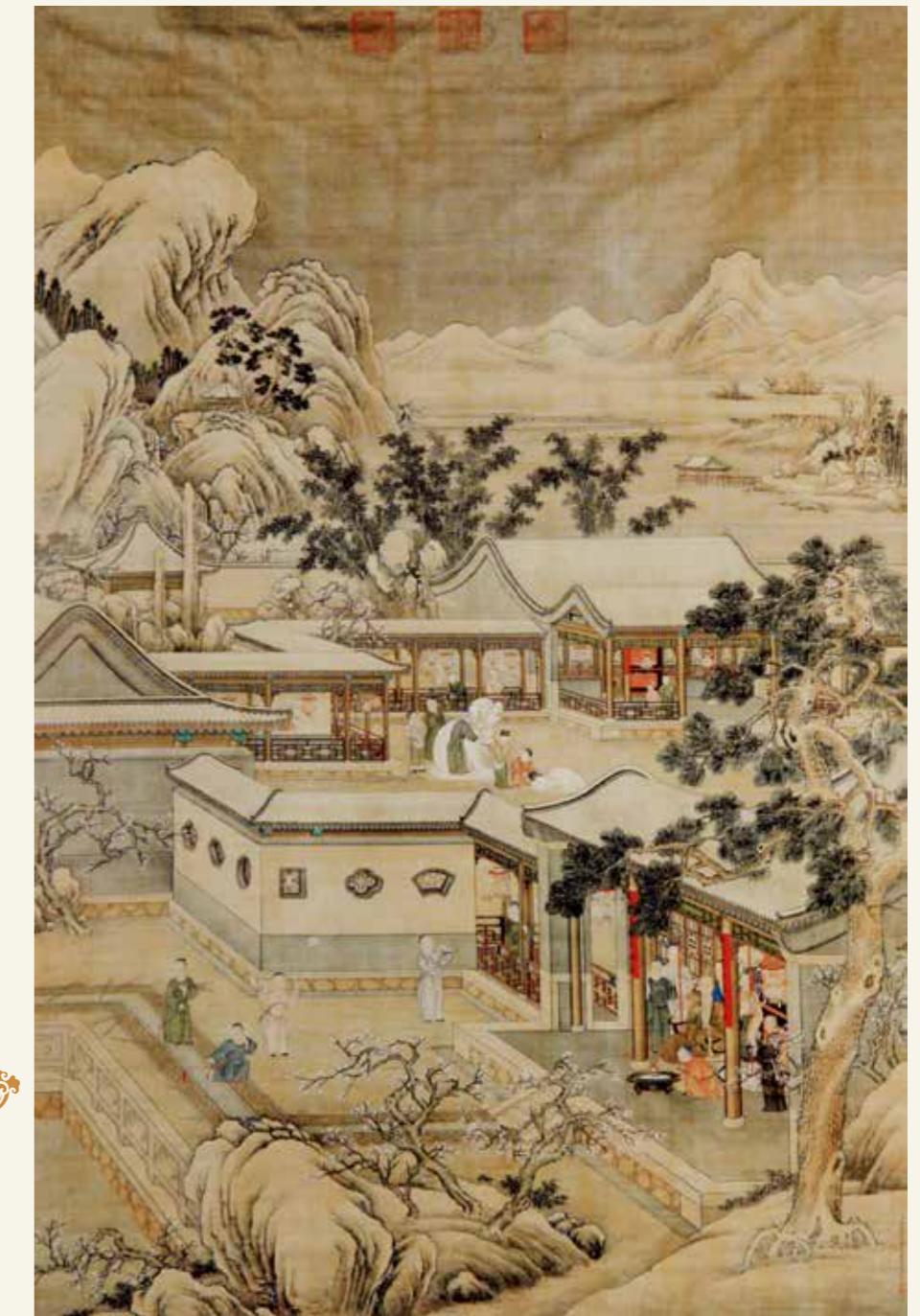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岁朝图

The Qianlong Emperor celebrating Spring Festival with his family

故宫博物院藏



进入腊月，清帝就开始写“福”字。惯例第一个“福”字挂在乾清宫，其余张贴在宫内各处，或分赐给王公大臣。此习俗开始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皇帝写“福”字的时间定在每年的十二月初一，地点在漱芳斋。大臣们视获赐御书“福”字为莫大的荣耀。乾隆朝的大臣王际华，在内廷年久，一共得了二十四幅御笔“福”字，于是把家中厅堂取名“二十四福”。皇帝写“福”字时，领受的大臣半跪在御案前，太监捧着写好的“福”字从大臣身上过一下，谓之“满身福”。

岁朝指农历新年元旦到元宵节这段新岁年节，而清宫的岁朝往往要延续到正月十九日。图绘这期间各种节庆活动的作品都称为“岁朝图”。目前存世的乾隆帝与一些孩童同享天伦之乐的岁朝图至少有四幅。

据记载，如冬日遇瑞雪，会于养心殿的庭院中堆雪狮、雪象，喜兆丰年吉祥。此幅岁朝图中即绘有此景。



孝贤皇后
Xiaoxian Empress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元年（1736）二月二十二日孝贤皇后生日，八月十三日乾隆帝生日，乾隆帝都同皇后等在养心殿后殿共进早膳。

帝后生日的早膳有寿意菜、寿意点心、盘肉、拉拉、各色小菜等，所用器皿包括珐琅碗盘、金碗碟、金匙箸等。除夕日，乾隆帝也是在养心殿同皇后等共进早晚膳，于晚晌还在后殿摆酒膳一桌。此外，会在端午、中秋两节添加粽子、月饼。

诞辰忌辰单

List of days of birth and death

故宫博物院藏

此名单悬挂在养心殿内，记录每个皇帝诞辰及帝、后忌辰。诞辰则派大臣行礼；忌辰则要求官员穿素服，是日宫中早、晚膳不食荤。





红漆描金福寿纹桃式攒盒

Red lacquer snack box

口径 50 厘米 底径 40 厘米 高 16.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珐琅白猿献寿图桃式九子攒盒

Painted enamel snack box

口径 37–38.5 厘米 底径 38–39.3 厘米 高 12.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掐丝珐琅花卉纹火锅
Cloisonné enamel hotpot

口径 22 厘米 底径 15.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掐丝珐琅“万寿无疆”碗

Cloisonné enamel bowls

径 15.3 厘米 高 7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银“甲子万年”元宝式火锅

Silver hotpot
长 24 厘米 宽 26 厘米 厚 1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锡瓜式一品锅

Set of tin-made tableware for hotpot

径 40 厘米 高 3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掐丝珐琅三果纹“万寿无疆”高足盘
Cloisonné enamel plate with high stem
盘径 20.5 厘米 高 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道光款里白釉外黄地粉彩缠枝莲蝠纹碗
Famille rose bowl with Daoguang reign mark
径 1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白玉光素盖碗
Greenish white jade bowl with lid
径 10.9 厘米 高 7.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同治款黄地粉彩朵兰纹盘

Famille rose dish with Tongzhi reign mark

径 22.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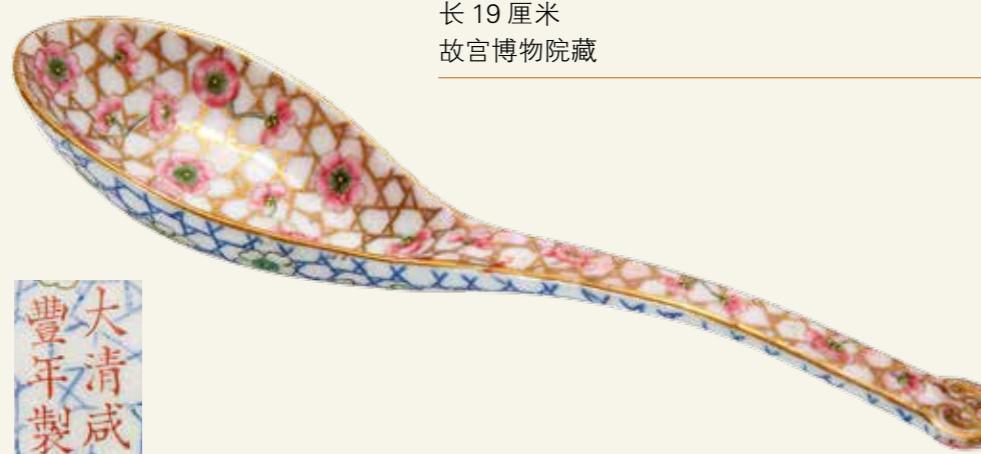
年同
製

紫檀镶金头玛瑙嵌金银箸

Zitan (sandalwood) chopsticks decorated with gold, silver and agate

长 29 厘米 宽 0.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咸丰款粉彩冰梅纹匙

Spoon with Xianfeng reign mark

长 1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银镀金箸

Gilt silver chopsticks

长 25 厘米 宽 0.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铁鞘牛角柄铜叉

Copper fork with iron sheath and horn hand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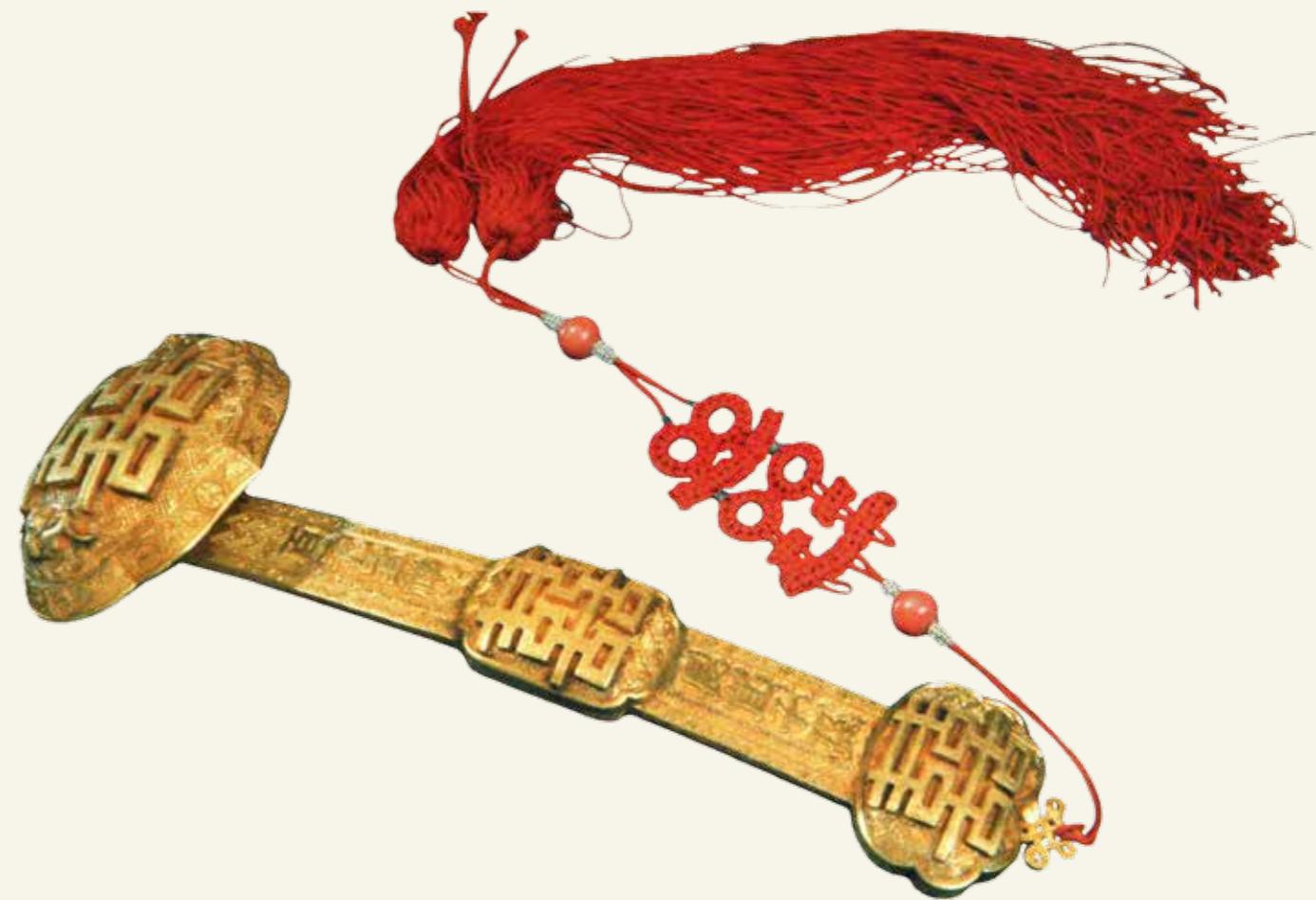
长 2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翠柄雕勾莲银镀金二齿叉

Gilt silver fork with jadeite handle

长 23 厘米 宽 0.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喜字金如意

Gold ruyi ornament

长 28.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六日，光绪帝大婚。历时三天的大婚典礼后，光绪帝回养心殿居住，并举行相应的仪式——皇帝升养心殿明殿宝座，皇后近前跪递金如意，皇帝赐皇后金如意。养心殿内各处的陈设、用具等也相应地更换，多绣饰龙凤、双喜、百子等图案。



银双喜字圆盒（一对）
Silver round boxes (a pair)

高 7 厘米 径 10.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燕喜同和款红地金彩喜字六节圆盒
Six separated round boxes with one overlapped on the other

高 24 厘米 径 1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竹背挠
Bamboo back scratcher

长 4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棕拂尘
Fly whisk

长 4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珐琅花卉瓜瓞纹唾盂

Painted enamel lidded spittoon

通宽 14.3 厘米 径 9 厘米 高 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荷花式花插

Lotus shaped green jade flower vase

高 19 厘米 宽 1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莲式花插

Lotus shaped green jade flower vase

高 2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镂雕仙人乘槎
Openwork green jade raft
长 20 厘米 高 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荷叶式洗
Green jade brush washer
in the shape of lotus-leaf
口径 16 厘米 高 6.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白玉磬
White jade chime
宽 14 厘米 高 1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子母狮
Green jade mother lion and lion cubs

高 12.6 厘米 宽 25.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麒麟献瑞卧牛
Green jade crouched buffalo and qilin

高 6.4 厘米 宽 12.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掐丝珐琅勾莲纹双龙耳藏草瓶

Cloisonné enamel vase for holy herbs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16.5 厘米 口径 1.6 厘米 底径 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掐丝珐琅勾莲纹双狮耳藏草瓶

Cloisonné enamel vase for holy herbs

高 17 厘米 口径 1.9 厘米 底径 6.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冬青釉葫芦瓶

Pale green glaze calabash shaped bottle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43 厘米 口径 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镀金镶嵌料石累丝长方盆玉石菊花盆景

Gilt copper filigree pot with jade chrysanthemum

高 6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镀金镶嵌料石累丝长方盆玉石石榴盆景
Gilt copper filigree pot with jade pomegranate
高 5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镀金嵌珐琅六角四明钟
Gilt copper table clock with Champlevé enamel technique
高 4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镀金蓝楼转水法广钟
Gilt copper table clock

高 4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镀金镶银片八角座钟
Gilt copper table cl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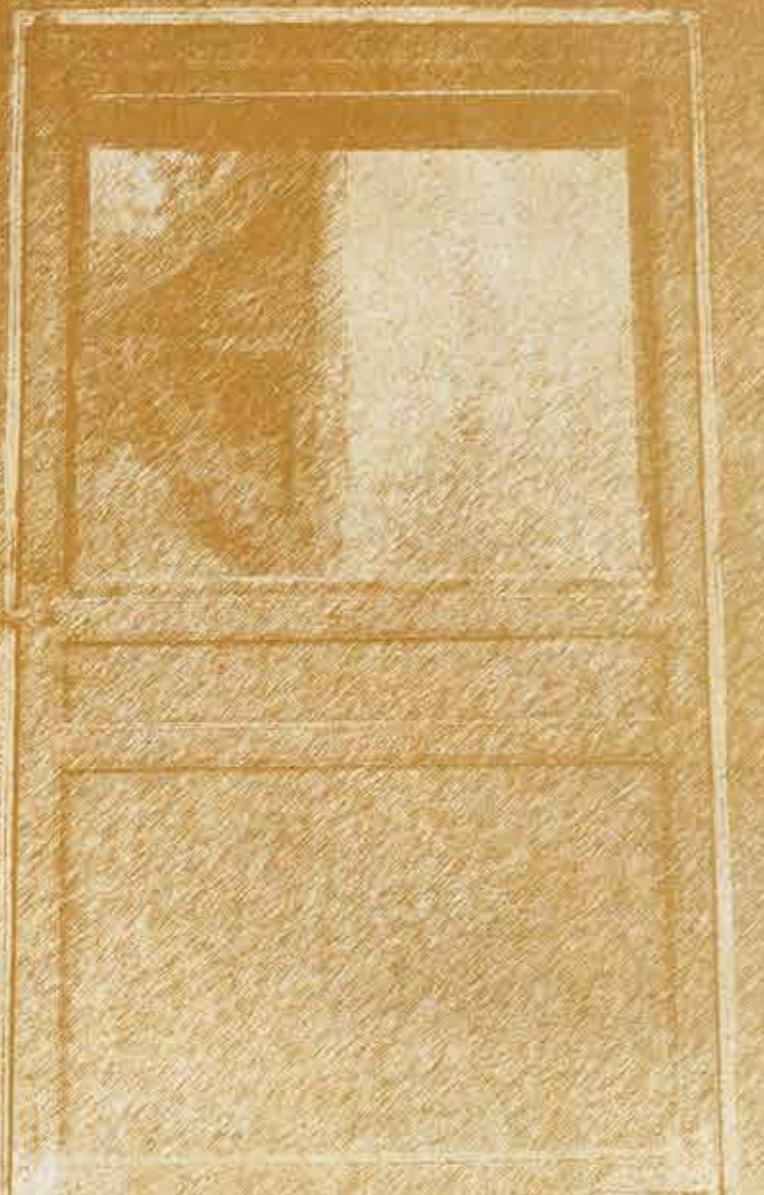
高 3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十一

东围房 燕喜堂 西围房

Hall of Festive Joy

燕喜堂位于养心殿后殿西侧，曾名『臻祥馆』、『平安室』，光绪时改为今名。同治初年，为方便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曾住在燕喜堂。体顺堂、燕喜堂南侧各有一排东西向的围房，称东围房、西围房。燕喜堂、东围房、西围房都是后宫嫔妃们的临时住所，在东西六宫还有她们各自的正式住所。如光绪时，珍妃住在西围房，她的正式寝宫是东六宫的景仁宫；珍妃的姐姐瑾妃住在东围房，她的正式寝宫是东六宫的永和宫。





嵌牙甸漆梳妆台
Ivory inlaid dressing table

高 16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十二美人图》之照镜
Looking into the Mirror

故宫博物院藏





紫檀木镂雕人物花卉纹绣墩

Zitan (sandalwood) stool

高 52 厘米 径 3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仿古铜彩镂空如意

Ruyi ornament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长 4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嵌玻璃錾铜镀金三角带表冠架

Gilt copper head dress stands inlaid with glass decorations

高 24 厘米 径 2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银镀金鹤式蜡扦

Gilt silver candlesticks

高 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款蓝料光素直口瓶

Blue glass vases with Yongzheng reign mark

高 2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七宝烧酱紫地月季图短颈撇口瓶

Bottle with Chinese rose pattern on dark purple background

高 20 厘米 口径 11.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冬青地粉彩瓜蝶图蒜头瓶
Famille rose bottle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高 27 厘米 底径 7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铜烧蓝嵌料石勾莲双耳海棠式花瓶料月季盆景
Potted Chinese rose with enameling technique

瓶高 27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鎏胎珐琅筒式盆碧玉万年青盆景
Cloisonné enamel potted evergreen

高 5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天工匠意 皇家造办 ——养心殿造办处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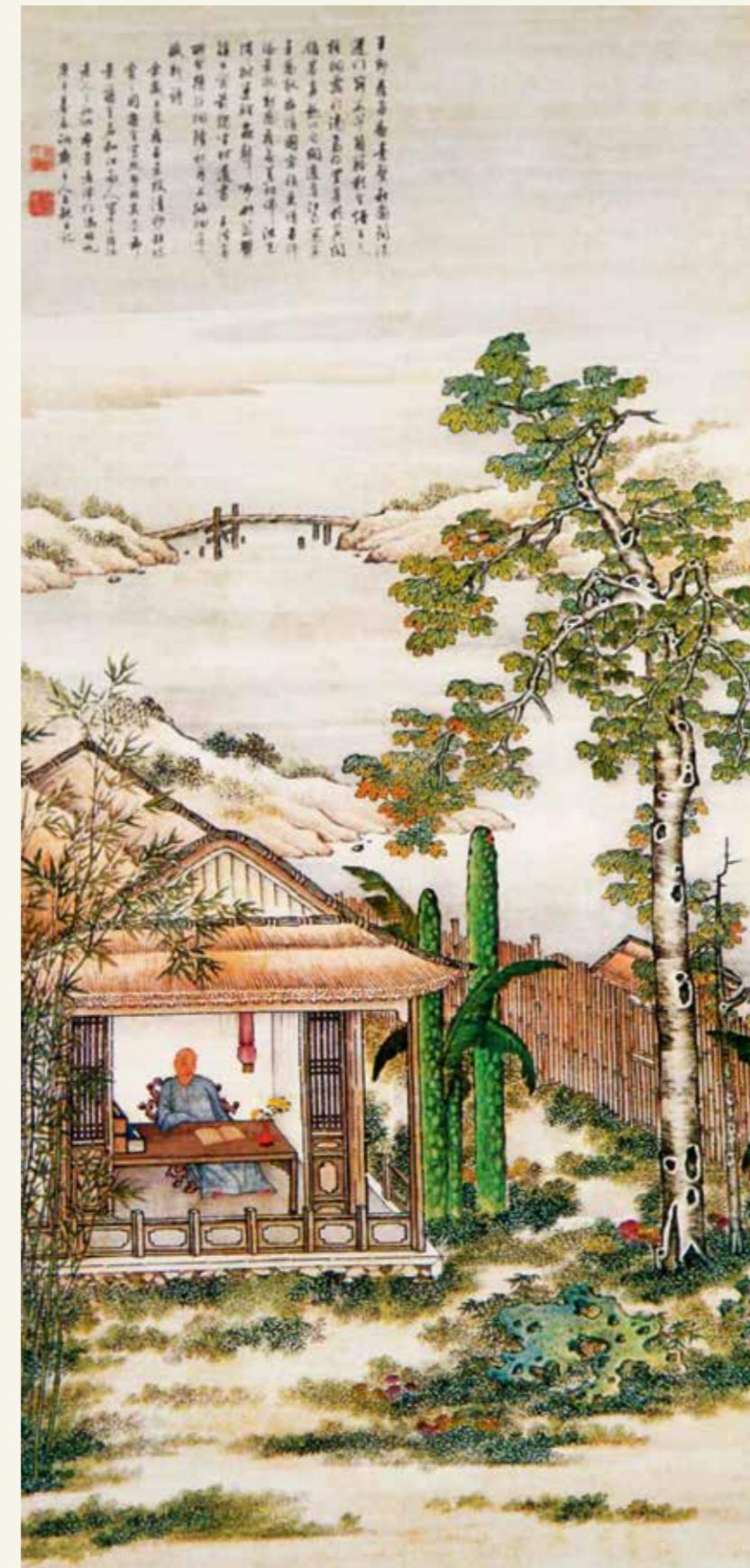
清宫养心殿造办处始创于康熙初年，是执掌宫内器用制造的机构。造办处初设于养心殿，后移至慈宁宫茶饭房，故习惯称养心殿造办处。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初制，养心殿造办处，其管理大臣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增设笔帖式一人。三十年奉旨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匠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俱移出，在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三十二年，造办处设立作房。三十五年奉旨设立玻璃厂，隶于养心殿造办处，设兼管司员一人。三十六年增设监造二人。四十二年增设笔帖式一人。四十四年奏准武英殿造办处匠役人等俱移于造办处……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六十一年奉旨将监造等俱给伞上”¹。

造办处荟萃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其所造器物的类型、工艺、材质、造型、纹饰等体现了皇家的礼仪、审美等需求，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最高成就。

¹ 此处资料主要参考、引用自朱家溍、朱传荣选编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怡亲王允祥像
Portrait of Yunxiang
the Prince Yi

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造办处名义上隶属内务府，总管内务府大臣只是二品衔，而造办处另有特简管理造办处大臣。该职务往往是一两位亲王或者在内廷行走的一品大员来担任，便于皇帝直接指挥。造办处对中央六部和各省总督、巡抚行文用“咨文”或“知会”，表明造办处与这些衙门是平行的，显示出了造办处地位的特殊性。

雍正时，怡亲王、庄亲王、裕亲王等曾任管理造办处大臣。其中怡亲王允祥的审美标准最高，其管理也最为全面、具体，经常秉承雍正帝旨意，安排相应活计及提出具体要求。如雍正元年(1723)四月初七日，怡亲王奉旨：“着做矮栏杆床一张，长七尺、宽五尺二寸、高一尺二寸，右边扶手上配做楠木夔龙式衣架一件，随帘子。左边扶手上配做楠木夔龙式帽架一件。钦此。于七月二十二照尺寸做得矮栏杆楠木床一张，上配做楠木夔龙式衣架一件、帽架一件、帘子一件，怡亲王呈进。”

雍正款珐琅彩
松竹梅图橄榄式瓶
Olive-shaped enameled vase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帝和康熙帝一样，极为重视珐琅彩瓷的制作，命怡亲王允祥亲自主持造办处珐琅作的生产，任命精通工艺设计的郎中海望、员外郎沈瑜管理具体工作。雍正六年（1728），在允祥等人的努力下，成功烧制出了国产珐琅彩料。

雍正帝对珐琅彩瓷烧造与绘制要求严格，一批著名的宫廷画家如贺金昆、谭荣等，参与绘制珐琅彩瓷器。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郎中海望奉旨：……尔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时务要精心细致，其花样着贺金昆画。”对绘制精美者，雍正帝也会额外加以奖赏。宫廷画家谭荣绘制的珐琅彩“飞鸣食宿雁”鼻烟壶甚得雍正帝的喜爱，特赏谭荣二十两银子。雍正帝也会对某件珐琅彩瓷的用色、构图提出具体的意见，如“所进墨菊花蝶，嗣后少画些……其画青竹茶园，但竹子不宜青色，嗣后青色竹子不必画”。

雍正款霁红釉高足碗

High stem bowl with Yongzheng reign mark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九日郎中苏合讷、司库常保交霁红高足茶元木样一件。传旨：着年希尧照木样烧造一百三十件送来。钦此。本日将木样交年希尧家人郑天赐持去讫。”年希尧曾任江西景德镇督陶官。江西烧造瓷器处由皇帝直接指挥，皇帝旨意则通过造办处下达（上文的苏合讷是造办处郎中），并且由造办处辗转木样，交御窑厂照样烧造。再如（雍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奉上谕：“着寄信与年希尧，将霁红、霁青、钧窑、汝窑小花盆、水丞烧造些来。先做木样呈览，看准时再发去烧造。”



唐英画像

Portrait of Tang Ying

故宫博物院藏



唐英（1682—1756），曾任造办处郎中，长于绘画，尤其擅画美人，继郎廷极、年希尧之后于雍正六年（1728）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唐英潜心钻研陶务，“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接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于物料、火候、生坯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深得雍正、乾隆二帝的赏识。其间督烧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在仿古超古的同时也注重创烧，在釉上彩、釉下彩、颜色釉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唐英还创制很多新奇的品种，如转心瓶、交泰瓶等。



“乾隆御用”款白玉双龙耳托杯
White jade cup with saucer for Qianlong's daily use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平定了新疆地区准噶尔部和回部的叛乱，新疆玉料得以大量进入宫廷，如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年春，和田玉陇哈什河、哈拉哈什河采获玉石进贡的有玉一百五十八块，白玉一块重十二斤。”长期阻碍玉器发展的原料问题得到解决后，清代宫廷玉器发展进入鼎盛期，玉器形制越发多样，玉器皿、大型陈设品不断出现。



乾隆款铜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Sitting statue of Avalokitesvara with Qianlong reign mark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时期是宫廷佛像制作的高峰，乾隆帝本人亲自参与设计督造，如提出修改建议——“四臂观音哈达板了，照释迦佛哈达一样往像里做，还要长些”；指出威积金刚发矮，要长高三分，并御笔画出纸样，交匠作照画样修改。

这一时期的宫廷造像受乾隆帝审美情趣的影响，多以小型为主，采用失蜡法，由中正殿画佛喇嘛及章嘉等大喇嘛画纸样，再拨蜡样，然后交造办处铸造。重要佛像的每道工序都要呈进、御览，反复修改后方才“钦定”。



雍正款黑地描金龙戏珠纹高足杯
High stem cup with Yongzheng reign mark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四年）三月十三日员外郎海望持出黑釉金龙洋瓷把杯一件。奉旨：将此把杯照都盛式做西洋栏杆。将把杯或十二只一盘，足子俱要下稳。盘子或作漆的，或作棕木的亦可。钦此。”造办处郎中海望后来曾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武职一品衔的内大臣。他不仅承担造办处的管理工作，也直接做过很多具体的设计工作，包括漆器、珐琅器、木器和室内装修。做内大臣时，海望仍偶尔做具体的设计画样工作，直至乾隆朝赴任两江总督，才结束其造办处的工作。

郎世宁十骏马图之一

One of the series painting *Ten Gallant Horses* by Giuseppe Castiglione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如意馆传旨：着郎世宁将十骏马图，并十骏狗俱收小，用宣纸画册页二册，树石着周昆画，花卉着余省画。钦此。”由此材料可以看出，许多画作是由清廷中的外国画家与如意馆的画师合作完成的。另外，画中狗、马等多为外国或外藩进贡，清帝让画师照样画好后，呈进、收藏，如此处提及的《十骏图》，其上乾隆御题中即有“乌良海献胡青骢”句，乌良海即乌梁海，当时是外藩蒙古人生活的地方。又如雍正三年（1725）五月，令郎世宁照暹罗国（今泰国）所进贡的狗、鹿每样画一张，“十月二十九日画得鹿一张、狗一张，员外郎海望呈进讫”。





剔彩百子啐盘
Carved lacquer plate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七年)苏州十一月初三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传旨：着海望将啐盘或雕漆，或填漆，或龙凤穿花，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寄字与织造处成做。钦此……于本月二十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木胎画百子啐盘样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交图拉照样做红雕漆啐盘五件，其盘上人物、船只应用五彩之处雕做五彩，于明年二三月间先赶做一件送来，其余四件陆续做得送来。再，盘底刻大清乾隆年制长款，下刻百子啐盘方字样。钦此。”

造办处各作的地点，京内除宫中造办处一带的作坊和画画人在启祥宫、慈宁宫、如意馆、南熏殿等处作画外，景山、圆明园还有许多制作地点。还有许多造办处的制作地点分布在京外，如织绣、瓷器、钟表、玉器、漆器等，由造办处设计画样，或拨蜡样、做木样交苏州、扬州、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等处，由当地最优秀的匠人制作。

养心殿大事记

- ◆明嘉靖十六年（1537），养心殿始建；养心门之南有御膳房。膳房的西南建有无梁殿，是明世宗炼丹处，现已无存。
- ◆天启年间（1621—1627），魏忠贤改遵义门内北向房和膳房为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的办事衙署。
- ◆清顺治十八年（1662）正月初七日，顺治帝病逝于养心殿。
- ◆康熙初年，设造办处于养心殿，负责造办各种御用物品；康熙帝曾在养心殿内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学。
- ◆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考试旗人官员翻译，命大学士明珠、提督麻勒吉等至养心殿阅卷。
-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驾崩。十二月初九日，雍正帝从乾清宫东庑苦次移居养心殿，在此守孝二十七个月。
- ◆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一子时，雍正帝于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开笔”，在朱笺上分别写下吉字“春韶介祉，开笔大吉”、“一入新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民安乐业，边尘永息，大吉大吉”。
- ◆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帝召弘历（乾隆帝）入养心殿食肉；召科尔沁达尔汉亲王、和硕额驸罗卜藏滚布等入养心殿谕勉。
- ◆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召理学名臣蔡世远入养心殿讲《大学》。
-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令人搀扶方苞至养心殿，慰问并赐茶芽。

- ◆雍正年间于养心殿东佛堂佛龛之右，供奉康熙帝、孝恭仁皇后神位，此后嗣皇帝照此一例供奉。
- ◆乾隆元年（1736）五月初一日，乾隆帝在养心殿引见新科进士。
- ◆乾隆初，乾隆帝将养心殿温室改名“三希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收贮于此。
- ◆乾隆十一年（1746），将长春书屋改建为乾隆帝专用的、修行密法的仙楼佛堂。
- ◆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令造办处将养心殿明间所挂轩辕镜收拾一新，并清洁龙匾。
- ◆乾隆十七年（1752），令内廷匠役清洁、养护养心殿仙楼佛堂内的紫檀木无量寿塔。
-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乾隆帝八十万寿圣典，养心殿搭盖天地香亭洋漆戏台，陈设桂花等。
- ◆乾隆五十九年（1794）八月，乾隆帝谕御膳房要厉行节俭，称包括四个妃嫔及诸皇子、皇孙等，并军机大臣、上书房、南书房以及侍卫章京等分例，御膳房每年花费银三万余两，比之前明已大为核减。
- ◆嘉庆三年（1798），于养心殿举行元旦宴亲藩之礼。
-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在养心殿居住时间最长的皇帝——乾隆帝病逝于养心殿。
- ◆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二十一日，名将额勒登保至养心殿行抱见礼。
- ◆嘉庆九年（1804），乾嘉两朝名臣王杰奉恩谕，自故里陕西韩城来京，扶杖入宫门。嘉庆帝召见于养心殿。
-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天理教教徒林清等人攻入紫禁城，旻宁（道光帝）在养心门手持鸟枪击毙暴徒。
- ◆嘉庆二十三年（1818），重修养心殿。
- ◆道光五年（1825）十月，养心殿西围房安设床罩，先期令人堪舆。同治年间改换养心殿内檐装修，也令人堪舆相度。
- ◆咸丰二年（1852）春，召醇亲王奕譞入养心殿题御笔画。

- ◆咸丰五年（1856），召参赞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至养心殿御座前行抱见礼，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僧格林沁献纳出师时所颁赐的参赞大臣关防、讷库尼素光宝刀。
-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逝于避暑山庄，载淳继位。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
- ◆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于养心殿三次召对直隶总督曾国藩，询问减裁湘军及曾氏兄弟情况。
- ◆同治九年（1870）十月，以直隶总督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赴任前召见于养心殿。
-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同治帝亲政。两宫皇太后、同治帝在养心殿召见王公大臣，谕以尽力辅弼、力戒因循。
-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病逝于养心殿东暖阁；两宫皇太后在西暖阁召见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王公大臣，颁布懿旨：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嗣皇帝。随即迎新帝入宫，于养心殿谒见两宫太后。
- ◆光绪二年（1876）二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奕訢、翁同和等，举行皇帝正式开始读书的启蒙仪式。
- ◆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太后于养心殿召见章嘉呼图克图，并召至座前拉手垂问。章嘉按旧例给光绪帝递哈达佛。
- ◆光绪十六年（1890），重修养心殿。
- ◆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初七日，日本付见贞爱亲王至养心殿谒见监国摄政王载沣。
-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率宣统皇帝在养心殿发布了清室退位诏书。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结束。

结语——走出养心殿

『养心贵有为！』

从雍正帝移居养心殿至清帝退位，一百八十余年间，清朝由极盛而渐衰，终至国门洞开、疆土离析，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其间清帝们在同样的殿宇内生活起居、治国理政，都强调恪遵『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祖训和『乾纲独断』的家法，但时事不同、最高统治者的性情禀赋各异，在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下，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线路、帝国的命运和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因素紧密相关。

换言之，能正确审时度势而又有锐意改革的魄力，还要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不辞辛苦，这样的帝王才算做到了『人治』的极致，也才能开创王朝的盛世，如雍正帝——一个以改革和勤政著称的皇帝。乾隆帝则反复提出帝王要『有为』——由『养心期有为』到『养心贵有为』。从王朝盛衰与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养心殿里的『有为』也只能借由改革和勤政来实现。

然而，对养心殿里改革和勤政的期许只能系于皇帝一人，这是『惟以一人治天下』的必然结果。其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这又是经过历史反复印证的现象。因此，历史的发展需要走出养心殿。

